艺文洋海

7

1980

灣仔之西　（速寫）　　魏斐天　作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9 2026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七期 目錄

封面設計：劉世仁 題字：劉海粟

論壇・談苑

被損害與被侮辱的民族文學 木令耆 四
鍾理和的悲劇 葉如新 二〇
我所認識的新進女作家張潔 鄧國治 一四
魯迅佚文《我的父親》與《莊子》「無怛化」 張向天 九五
暢銷書與電影 錢歌川 一一五
我看《城堡》 谷旭 一二八

劇本・小說・散文

璇璣圖 趙紫宸 七四
每一分鐘都快樂 雙翼 五六
寶貝丈夫 伊犂 六一
夢醒，在醫院裏 陳不諱 一三七
啊！沙漠……（之四） 李黎 六六
三十年後（二十） 聶華苓 四四
大嫂生日這一天 凌冰 一〇五

成田之美　松　謐　一〇九
父親　新鳳霞　一一二

散文詩・詩

一朵小花（外二題）　舒　婷　九八
拾回的記憶　陶　然　一〇二
江南抒情　洪三泰　二九
山水　蔡其矯　三二
少女的夢　洪　荒　三四
這時候應該讚美啼唱的鷄　原　甸　四一
睡（外二首）　曉　鋼　三六
自畫像三幀　秦　松　三八
往事何須憶　歐外鷗　一二一
巴蜀風情　雁　翼　一二二
雨　中　申　一一九
從前有一個國王（童話詩）　襄　汀　四二
想像　鄭遠安　一二四
寫在戰爭時期的詩　古　弦　一二六
寄盲樂師　康靜城　一二五
絳秋詞草　李學鑫　一九
望雲樓詩鈔　曾敏之　五五

絕句四首　艾　岩　二一八
三訪西樵　懷　焰　九四
小詩六首　駱南僑　四〇

譯文

騎兵上校（阿根廷）H·A·摩利那作　李昕譯　一三二

外國文訊

著名作家埃斯莫夫自傳續集出版　米　一　筆　六五
世界詩壇點滴　馬利·米一筆·童曼　七三
海明威未面世詩集和書信集　泰　毅　三一
在馬耳他和阿根廷的中國書展　艾　常　一八
保加利亞一部描寫心理的小說　馬　利　一〇四
《駱駝祥子》新英譯本做到信達雅受讀者嘉評　米　一　筆　七二
馬來西亞舉辦馬來詩歌收集競選　禾　子　一〇八

畫頁

雛（彩墨）　劉世仁　封面
上埃及舞（國畫）　楊之光　封底
灣仔之西（速寫）　魏天斐　封二
春山雨霽（水墨）　黃　來　封三

被損害與被侮辱的民族文學

木令耆（寄自波士頓）

民族間有少數民族，文學上有主流與支流文學的分別；並有「少數文學」之存在。歷史上台灣文學中的漢文文學可被稱爲「少數文學。」

最近由台灣籍友人贈閱的一套《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才發現台灣文學在日本佔據下所放的怒花。這套文集蒐輯了日據時代的漢文作家之作品，一共五集，分有小說選集二部，詩選集一部，賴和先生全集一部，和文獻資料選集。主編者李南衡。這集子經過三年的搜集，整理，經過許多前輩文人的介紹述說，而至出版。據編者的序中，將有日文創作的作品選集，編爲《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潭集）》。

李南衡畢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一向對台灣基層文化有濃厚的興趣，並編《學前教育雜誌》，每期都有他介紹台灣民俗文化的文章。他建立明潭出版社，和自經營出版《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潭二集。他是一個脚踏實地的文化工作者。

李南衡在編後記中將日據台灣五十年分成兩個階段：

一，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爲止；這是武力抗日時期，義民義軍無時無地不在抗日，有案可查的死傷台灣同胞就達一萬人以上。著名的抗日事件如一九〇七年的北埔事件，一九一二年的林杞埔事件，一九一三年的羅福星事件，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所死亡的烈士義士不計其數。

二，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雖有少數抗日暴動，大致屬非武力抗日時期。在這期間，有啓發會，新民會，同化會；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衆黨，農民組合，台灣自治聯盟，工友聯盟等民族運動組織。從日本到台灣出版了一些月刊，半月刊，旬刊，週刊，日刊，由台灣青年會創辦了《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等等。《台灣新民報》却由雜誌而成爲報紙。《台灣民報》，《新民報》的目的爲爭取民權，灌輸民族意識，表達民心，和鼓吹新文化運動。

經過啓蒙時期，台灣新文學走入一九三〇後的建設期，而出現了文藝雜誌《南音》，《先發部隊》，《第一線》，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創辦了《福爾摩沙》文藝刊物。一九三四年，全台灣的文藝愛好者成立了台灣文藝聯盟，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其後又有《台灣新文學》雜誌，這是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高峯。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產生的運動，可能是由北京留學生張我軍在台灣民報引起的導火線。他在《台灣民報》發表了幾篇攻擊舊詩，舊文學的文章，提倡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其後又有賴和與楊雲萍加入的新文學陣線。

到一九三七年四月，日本統治當局禁止漢文欄的出版，自此，盛行一時的《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兩份雜誌相繼停刊，漢文作家無處發表創作，有些作家去了中國大陸，有的去南洋，有的便即此停止漢文寫作。

李南衡認爲在這期間的漢文作家，以他們的教育背景，應該同樣可以寫作日文作品，但是他們偏偏選擇了中文來寫作。用中文來創作，其實

這就是反日抗日。其中最顯著的作家可推賴和先生。賴和是台灣最高學府——台北醫學校畢業生，但是他終生的著作，連一篇日文作品也找不出來，據李南衡的看法，這樣的現象決然不是偶然的事情。

賴和是一個民族意識極重，又與民衆社會認同的知識份子，他又是當時文學青年的師範，因此李南衡將他的作品《賴和先生全集》收爲第一部，以向他表示敬仰的懷念。

賴和在一篇雜文（隨筆）中寫到：

「想想看：你這個自己是什麼人物？值得清算？政治上有你插嘴的餘地？經濟界有你立足的處所？有貢獻科學的發明？有激動思想的議論？……在咱這地方至少也須有：擁護道德的呼喊，拯救貧窮的善舉……雖然被在旁的日本人疑作小偷，教坐近我的他的奧樣（日語，太太）小心着，但是爲着藝術的愛護，受些寬枉有什麼相干。還有呢？我曾講了幾句大話，赫呆愛護道德的善人，氣死口說道德的强盜。也曾放過錯屁，激嘔不少食飽山珍海味的貴人。

從以上的一段可看出賴和是具有社會意識，反抗虛僞假以倫道的壓迫者的武士，也可說他是台灣新文學的魯迅。他不但是作家，也是一個醫生，白天忙於看診病人，夜晚却從事寫作。如前已說，他只用漢文寫作，絕不用日文。他的作品相當豐富，約有一千頁左右，大部份是小說，也有舊體詩，新詩，評論雜感等等。

他的小說共有二十篇，都是二萬字以內的短篇，均用白話文，如《浪漫外紀》（1931）《豐作》（1932）《惹事》（1932）《赴了春宴回來》（1936）等等。

他的小說多帶社會性質的諷刺。在《不如意的過年》中，一位查大人自我陶醉，自認爲偉人，但又苦於新年沒人來進貢，乃藉打小孩來顯威風：

「幸喜有馴良的人民，可以消費他由怒火所發生的熱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

「怎地一點點聰明亦沒有？經過我一番示威，還不明白？官長不能無些進獻，竟要自己花錢嗎？」

《赴了春宴回來》也是諷刺聖人的寫照，一羣聖人新舊知識份子在咖啡館裏充風雅：

「吃過晚飯，總覺得失掉了什麼似的，心頭空空虛虛的，只是悶，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侍們的脂粉味，才算把空虛填平。」

賴和善於寫平民，新舊紳士，和日本統治者。他的平民又多半是農民，平民也是與日本統治者發生直接關係的台灣民衆，不比新舊知識份子，生

活在與外界無關的，閉門自守的小圈子天地。他們上咖啡館，下棋，玩古董（《彫古董》）賣江湖醫術（《蛇先生》）。他們的無聊產生自我矛盾的心理。在《一個同志的批信》中，一個自以爲前進的知識份子，經受不起挫折，便會失望，而反復了自私自利的本性。他筆下的工人，如《可憐她死了》中的阿金未婚夫，《一桿稱仔》的小販夫婦，《浪漫外紀》的無業遊民，都是因爲沒有受過教育，無法突破經濟上的桎梏，尤其是農民，無法脫離勞動土地的局限。這些平民的直接敵人是日本統治者的走狗：如警察，收稅官，和作物收購者。

賴和的詩也反映了農民的悵惘：

「徙！徙到他鄉！
徙到那可耕可種
水甘土肥的地方
行！行！
只惜不知方向。」

台灣詩人的詩集是弱小者的悲歌，其中除賴和外，有守愚，虛谷，楊華，文瀾，漫沙，孔乙己，繪聲，守眞，冬雪等詩人。所謂弱小者，並不是指個人的弱小，而是被統治者用强權欺壓下的弱小民族而已。其實每一個詩人採用漢文來寫詩，這選擇便表示了一個詩人的自身勇氣。

楊華的五十餘篇小詩，詩組名爲《黑潮集》。這些詩都是在監獄裏寫的。他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爲「治安維持法違犯被疑事件」被捕監禁在台南刑務所。這組五十多篇名符其實的都是「黑潮」似的洪濤顚簸：

（其三）

時想引黑潮之洪濤，環流全球！
把人們利己的心洗滌得乾淨。
唉！洪濤何日發漫流？

唉！世人何日回頭？

（其四）

本來是個無力的小蒼蠅，
他專會磨拳擦掌。

（其四八）

鐵索雖强，
當着我們熱熊熊般心火
也要溶解。

（其五十一）

我要從悲哀裏逃出我的靈魂，去哭
醒
那人們的甜蜜的戀夢！
我要從憂傷裏擠出我的心兒，去填
補
失了心的青年的胸膛！

楊華雖在獄中，可是在他的詩中只看到壯烈的氣概，一些不向環境低頭，一些不向强權畏縮，永遠堅持着他的積極性質。但是在日本統治者的鞭民政策下，他終於被滅亡了。

楊華身世的資料不多，從台灣老輩作家口述中，只知他家境赤貧，身體弱而多病，自小苦修自學，任教過私塾，在新文化運動開始時，就不斷努力搜求祖國的新文學作品，一生以中文創作，他也是一抗日志士，曾經屢次被傳詢，扣押，日警稱他爲「不穩份子」，到了一九三六年，在不停的摧殘下，貧病交加的迫亡時日，他竟絕望，懸樑自盡。

楊華的遺作，也有兩篇小說，曾刊載一九三五年的《台灣文藝》雜誌上——《薄命》與《一個勞動者之死》。他的《晨光集》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的作品，也刊載於《台灣文藝》，共有小詩五十九首，纖緻的詩體，在創作方式上很受冰心小詩體裁的影響。如下：

（《褐色的草舍》）

狗吠人客，
鷄母呼雛，
褐色的草舍三兩間，
綠色的垂楊四五株，
樸素，
蕭疎、
一幅古畫，
一節新詩。

前兩三句仍脫離不了台灣本境的農村景物，從「綠色的垂楊四五株」逐漸步入詩境的形象，更達到古典詩的意味中。他的《心絃》集，是一共有五十二首的的詩組。其中也有冰心式的小詩與古典文學之情韻：

（《心弦》其四十七）

秋月中，獨自凭欄，
飄蕩着一縷的情思，
像沙沙的輕烟。

（其四十四）

我第一不願聽的，
是曉來破夢的殘雨。

這短短的兩句，出奇的有力，道破許多讀者有共鳴的感覺。楊華的纖膩，在這兩句中却變爲一種輕柔的抗議！

在他的《小詩十二首》我們看到更近冰心的詩體：

（其五）

含愁的花草呀！
我問你：
「是爲着落日？
抑是爲着殘秋？」

（其六）

燈火上闌市，
天色近黃昏，
絲絲的雨
像在織我的新愁。

這一首中，使人想起「燈火闌珊處」，和「爲了新詞强說愁」，看出受了辛棄疾詞的影響；也看到李商隱詩的一點影子。楊華的詩是脫離不了漢文

詩的傳統的。他也是日據時代台灣的重要詩人。

虛谷的詩有散文風格。他原名陳滿盈，筆名虛谷或一村。畢業於明治大學，參加台灣文化協會，著有小說多篇，和《虛谷詩集》。

他的《草山四首》雖然是詩作，但如果不分行，也可作散文讀：

（其一）

深谷底的烟夜，
是大自然的命泉，
它盡日夜奔流着，
發出它懶洋洋的微吟。
清冷冷的幽泣，
似在告訴它不願意離開這大自然溫
　暖的懷抱，
向充滿着萬惡的人間去哟！

他的貢獻却在他的小說。他的小說：《無處申寃》，《他發財了》，《放炮》等描述農村，官與民的關係，在《他發財了》有以下的對白：

巡查：「這是什麼酒？白鹿（日本清酒牌名）嗎？」

老婆：「我們有的統統是白鹿，只有二矸（二瓶）玫瑰露，是牛車人柯豬尿送來的。」

巡查：「柯某兄送玫瑰露嗎？還有什麼沒有？」

老婆：「還有小小四隻鷄。」

巡查：「這二件東西，值不上三四圓，哼！這畜生，眞便宜了他，前番坐牛車被我撞見按法辦他，他至少也要賞了幾個巴掌，再罰金二元，別的都不必說，只這一頓打就足以抵當三四圓了。」

老婆：「咳！台灣人曉得什麼？不過是因爲在我們的管轄內，又是瓜葛，不得不數衍了事。依我想，不如莫做人情，打他一頓，倒覺快活，也可以顯顯我們的威風！」

巡查：「不對！不對！現在的台灣人，不比從前那樣好打了。我們做個人情：第一我們有利益，第二他們歡喜，並且風聲也不外揚，眞是一擧兩得，再好也沒有。」

老婆：「呵呵！你說有理，但是收這樣物，倒不如收現金較好呢。」

在「無處申寃」却又有這一段：

「那巡警名叫岡平，原是一個好色之徒，每見了有幾分姿色的婦女，他就百計圖謀，靠着他的威權，被蹂躪的女子，沒有一個敢呼聲氣。」

在《放炮》中：

「大人！我是犯得何罪？你總會無分會，起手就打？」

「你這東西，還敢多嘴？」拳起脚落，把個劉天打得跌倒又起，起了又跌。

生活在統治者的惡棍下，虛谷的小說篇篇跑不出「大人」「巡查」的威權暴行，可是他却拿起筆桿用漢文寫出了他的苦訴。

楊守愚生於一九〇五年，歿於一九五九年，本名楊松茂，筆名有守愚，村老，洋，翔，丫生，靜香軒主人等。他畢業於彰化第一公學校，參加了台灣文藝聯盟。他是台灣新文學漢文作家最多產的一位，小說著有《赤土與鮮血》，《斷水之後》，《碰壁》之一，二，三，《升租》，《移溪》等。新詩有《人力車夫的叫喊》，《時代的巨輪》，《長工歌》等。他也是在寫作技巧較成熟的一位作家。

他在《嫌疑》中有這幾句：

「……我還躺在床上做夢，忽然聽到一聲帶日本腔的台灣話在喊我的名，『起來！』

當我穿好了外衣，我這小小的一間書齋兼用的臥室，已擁擠了許多巡警。

『你就叫做啓宏麼？』那是警部（約當今天的分局長）向我問的，雖然本來是一張和藹的面孔，倒也裝扮得很凶，這也許就是他們所謂的尊嚴吧？

『現在就要搜查你的家宅。』

在《顚到死（？）》：

「這幾天來，巡查大人又在捉小販了！這眞教那些窮苦的小百姓叫苦連天起來。……

巡查大人呢？他又是生來好管事的人，一天裏專心一意地想和不中用的窮苦的小百姓爲難；那怕你有四隻眼睛，八條腿，也顧不到，跑不脫他的羅網。……」

守愚是一個帶有風趣，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被迫害的生活在他筆下描述的有若人間笑劇。本來喜劇也就是悲劇的反射，悲劇中含有人類愚蠢的因果，守愚便幽默的詼諧一番。

在他的詩《人力車夫的叫喊》他寫到：

在這殺人的不景氣，
已不是隨隨便便，
更不是容容易易。
況加上了「都，都，都」的
自動車（汽車）聲一響，
越弄得一天全無生意。

守愚是一大衆化的詩人，骨子裏血液內全體會到小市民勞動者既無能，又基本上愚儒的盲動，他以詩人智者的眼睛看清楚事物，却用的是平民化的口語，在他最成功的《長工歌》他質問爲人做牛馬，到底是爲誰？又到底爲的什麼？對做牛馬的人他並不是沒有同情心，他理解他們的血汗生活，却提出基本人生問題。

長工歌：

自問這一年，
曾否疏懶過？
一共三百六十日，
要獲得一元五角
回去買些糧米

手忙脚亂，
何嘗一刻敢偷惰？
一年四季，
不論風雨，
不計寒暑，
工作那得一時無；
竭盡牛馬的氣力，
一任
風吹，
雨打，
日炙，
到病倒。
日未出時工作起，
工作到日落，
一天作工十二小時，
艱難苦苦，
直到人家塊（在）圍爐，
還不免
女哭寒來兒喊餓。
唉！

我的頭家呀，
猶是嫌我不勤勞!?

守愚瞭解問題不在勤勞，問題不在有否工作，有否勞動的能力，問題在於一個基本上剝削人民的制度，與其勞動，反而支持了這腐敗壓迫人民的制度。在他另一首《詩》中，他說：「我想想人同是一樣的人，貧富這麼懸絕，苦樂這麼不均，唉！這樣一個萬惡的社會呀！誰不懷恨？」在《人是應該勞動的》他提出下列的問題：

人是應該勞動的，
勞動，可望快活地生存。
這是否一句實話，
現在？唉！竟教我發生許多疑問？

守愚的作品最富思想的探索，不僅是描述痛苦，他對痛苦提出「問號」！他也認清了農民的命運：「豐年，租一直地高昇！失收，是一絲也不同情。欠租呢？起耕！」他的詩有勞苦者的臉容，這臉容不僅是血汗臉容，也是一個人生馬戲班子小丑的臉容，滿副愁容，各種愚蠢懦弱的行動却引得滿場觀衆的嘲笑！守愚的詼諧是他對人生絕望的面具，在小丑的滑稽形態中，看到絕望的慘笑，哭乾了淚眼的慘笑。他曾寫到：「人已沒却了生存價值——希望也幻做一圈圈艷影」。

詩人文瀾是用土腔寫的《失業花皷》：

爾打皷，我打鑼，
開聲來唱，失業花皷。
……
脫落「西米露」（西裝）
轉換別方針
趁人（學人）走江湖！……

以上的新詩代表雙重革命意義，

一是反對舊詩，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學，這是受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的影響。新詩作者認爲舊詩有太多限制，規則，約束，流俗於附庸風雅，吟風弄月，無病呻吟，沒有切實內容，是貴族詩。並且寫舊詩的人，其中有不少玩弄舊詩來巴結日本總督，官員們，歌功頌德，缺乏詩人的人格。日本政府也利用這些舊詩人來實行愚民政策，愚靡台灣青年。因此寫新詩不但反抗中國舊文化傳統，也反抗日本的殖民政策。

新詩運動要求語言形式自由，要求語言的自然節奏，也要求內容的具體生動，干預生活，要求平民的寫實作品。這些主張更能符合當時台灣青年的要求，因此許多愛好文藝的台灣青年都加入了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這也是台灣民族運動的一支生力軍。台灣的新文學，如同中國大陸，是一種革命運動的現象和結果。台灣比中國大陸早先淪陷於殖民地，他們奮鬥的旅途是迂長的。

現在讓我介紹一下王詩琅，他也是整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的作序者。王詩琅是他本名，他筆名有榮峯，王一剛等。他也用王錦江這名字。他生於一九〇八年，入舊式書房攻習漢文三年，十八歲入總督府附屬公學校，課餘喜讀上海來的小說，書報等。他受中國新思想潮流的影響極深，也參加了各種反日活動。一九二七年「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捕入獄一年多。一九三一年台灣勞動互助社事件又被捕入獄四月。他參加了「台灣文藝聯盟」及「台灣文藝協會」。一九三五年又被拘捕三月。抗戰期間他曾赴上海，廣州等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他返台，任《民報》編輯，《台灣和平日報》主筆，《台灣通訊社》主編，《台北文物》，《學友》主編，著有小說《夜雨》，《青春》，《沒落》，《老婊頭》，《十字路》等。

他描寫台北市民的生活，文字最爲流暢生動，在《十字路》他形容台北市面情景：

「街市上歲暮的氣氛已十分濃厚，達到沸騰點了，你看！這島（台北市）的心臟，殷振華麗的榮町（今衡陽街）京町（今博愛路）一帶充溢滿着人。……這擁擠的街上更加被那些灰的，白的，赤紅的，黃褐的，高大巍峨的官衙，會社（公司），銀行的建築物吐出的男女鬧得多加一層的混亂。」

王詩琅是台灣省當今的前輩文人，他在台灣文化歷史上給與下一代的文人如李南衡，不少啓發。他是爲下一代追索台灣文化「根」的見證人。他在序中寫到：「台灣在一八九

五年乙未割台之前，本是中國大陸的延長，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都與閩粵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大多數的居民本來就是這兩地的移民。日本統治者對此深有認識，所以當割據之初，即竭盡全力，以切斷此關係……。」

在「明集」第五册，《文獻資料選集》內有不少民族性感懷的文章，如醒民寫到：「我們父母爲何住台灣？因爲我們祖先搬到台灣的。……爲着清初明末，不願爲滿清的百姓，……」蔡鐵生又寫到：「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爲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因爲台灣當局的政策，學堂裏不肯教學生的漢文，他們用意很深遠，不用我再多說，大家早已明白了。噫！我們最親愛的台灣兄弟，快快醒來！……」

日據時代的新文學也是漢族（在台灣島上是弱小民族）爲了保持他們文化傳統的掙扎結果。雖然在殘酷的文化摧殘下——禁用中國文字，廢除寺廟，嚴禁信奉中國宗教，和過農曆的新年，並在中，小學校的課程，廢止教授漢文科目，取締漢文私塾。他們不惜犧牲，不畏權勢，組織演講會，報刊，大起反抗殖民地統治者的運動。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政府更施加壓力，台灣民族創設漢詩社，用無抵抗的形式，盡量維持固有文化文字。之後，又倡新文學運動，這是殖民政府意料不到的。張我軍先生在民國十二年由上海返台，爲了提倡新文學運動，在《台灣民報》發表宏論。這是新文學運動的開始。新文學運動對於初學漢語文字的人們，幫益不少，因此日後雷厲風行，不但新文學運動，也有白話文運動（用二十八字的羅馬字母）。但是台灣的民族爲了保留中國文化，拒絕白話文運動；因爲反日統治者的心願是一心一體的，在這氣氛下，也誕生了新文學運動，隨之有日據時代的漢文作品的產生。台灣文學運動的主流，不是日本作家，而是漢文民族的文學運動。

下期特稿預告

新馬華族文學的概念與特徵（專論）　忠　揚

寶劍鋒芒磨礪出（訪問記）　陳煥展

攝鏞乃鮑　　張潔近影

我所認識的張潔

——新進女作家

鄧治國

張潔，這個今年四十二歲的女作家，自一九七八年七月發表處女作《從森林裏來的孩子》以後，連續兩年獲得優秀短篇小說獎，很快成了引人矚目的文壇新星。

一九七九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她的獲獎作品是《誰生活得更美好》（發表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工人日報》上）。評獎會剛開過不久，這幾天，拜訪張潔的人可不少，介紹她這篇作品的文章也不少。我也是在這個時候同張潔作了一次長談。但，我想寫的不是她的得獎作品，我想寫的，是我所認識的張潔。

從看到她的第一篇作品，我便喜愛上這位女作家，她那細膩流暢的文筆，撼動人心的故事和瀰漫全篇的濃濃的詩的、音樂的、畫的意境，使我傾倒，使我讚嘆。

但，我心目中的張潔首先並不是因爲那故事，那文字。我所深深傾倒於她的，首先在於她是一個堅強的女性——從她的作品，從她的談話，我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看不到流行一時的「傷痕」文學的低廻哀傷，也看不到盲目的隨潮「歌德」。她的每一篇作品，幾乎都是對社會和對人們心靈的探索，而作者正是力圖用她的故事來告訴人們什麼是眞、善、美，什麼是美好的理想。特別是她那篇《愛，是不能忘記的》和《懺悔》。《愛，是不能忘記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人類爲之苦惱了幾千年的愛情與婚姻分離的悲劇所進行的一種探討。《懺悔》寫了一位五七年的「右派」心靈深處的「懺悔」，他懺悔，「並不是因爲他做了什麼，而是因爲他不曾做過什麼！」他懺悔自己在壓力面前失去了人的尊嚴，失去了「一種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同一切有特點、下鍼砭的作品一樣，這兩篇作品一出現，於受到廣大讀者祝賀的同時，也招致了許多的誤解和非難，甚至有那麼一些庸俗的人挖空心思地去編排作者的生活，說什麼「這正是她自己的變態心理的寫照」。寫到這裏，不禁想起了《莎菲女士的日記》在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兩次被誤解。遺憾的是，現在是八十年代，是在向「四化」進軍的路上……

張潔，正像她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在傾注她的全部心力，去探索眞、善、美，去追求眞理，去最大限度地表現「人的尊嚴」。她從小失去了父愛，在她不滿週歲時，父親便離開了家庭；母親帶着她，頑強地熬了過來，爲了餬口，母親當過傭人、收發員、小學教師，並且就靠那點有限的薪金，供女兒上了大學。也許正是這一切，使得張潔從小就要強，不甘人後。而她之從一名工業部門的普通

工作人員走上文學道路，沒有天才，沒有奇迹，完完全全靠的是奮鬥，靠的是對人的尊嚴的自信。她一再說：「人是非常尊嚴的。人爲什麼能從類人猿發展到現在，就是因爲人能夠靠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主客觀世界。」「忸怩作態和對男人的依賴感，是不解放自己的表現。女人爲什麼一定就不如男人呢？你在精神上的力量要跟男人一樣强，男人能夠承受的重壓你也能承受。」的確，在家庭生活中，她也有她的苦衷，全家三口，她母親今年七十高齡，而女兒又才十六，家庭的擔子全要她來挑。在家裏，她自己說「既是女人又是男人」，什麼重活累活，都得自己幹。有次趕上地區修房子，蜂窩煤不給送，本來可以請別人幫忙的，但她還是借了一輛手推車自己去推，幾百斤重的煤塊推着上坡，雖是累了一身汗，渾身直哆嗦，但她很得意：「我不想求別人。」現在，她開始有些名氣了，但却更難，也許是千百年殘存下來的封建意識在作怪，社會上對於獨立生活的、强一些的女人總是會飛來這樣那樣的流言，再加上那種並不眞正理解她的作品的讀者的令人失望的捧場，使得她總是「有一種寂寞感」，這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隔膜。但是，「作爲一個尊嚴的人，莊嚴的人，你是强大的，你完全能夠戰勝環境。」她這樣堅信，她也以自己的作品去努力向讀者作這個說明。

她的這種「尊嚴」也表現在嚴肅的、一絲不苟的寫作態度上。她不喜歡趕時髦的題材，她也不喜歡寫「傷痕文學」那種灰暗低沉的調子，她就只寫自己有感受的東西，「你登也好，不登也好，我不能爲了發表而寫作。」「以後我也不想寫時髦題材。我不管時興不時興，我只寫激動我的東西。」她不輕易接受刊物的稿約，她說：「我沒有那種本事——隨便即景編上一篇。我不能那樣做。沒有激動我的事，我就寫不出來。」這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她的《誰生活得更美好》被評上了，我直率地對她講了我的觀感：「我覺得這篇不是最好的。」她說這篇是寫給青年人看的，爲了一種社會責任感，「在考慮其他讀者羣的同時，也要爲青年人寫一些東西。」因此，要考慮到青年人的思想基礎和接受能力——這也許便是這篇作品沒有達到作者其他作品那種高度的原因。講到這裏，張潔說：「我希望對自己更嚴格一些。我不能爲了發表而寫作，一定要努力爭取夠質量才拿出去。」

這就是張潔的寫作態度，也是她的生活態度。看上去，她長得很秀氣，待人又較靦腆，那清秀白皙的臉龐和纖細的眉、修長的手，都給人以一個溫柔的女性的印象；但，

張潔（中）與冰心（左）在文藝界迎春茶會上　楊建能攝

在談到她喜愛的話題時，她有着男人樣的豪放，滿蘊的激情一下子就滔滔奔瀉出來。不了解的人，往往會覺得她太「冷面」，是的，她沒有什麼朋友，她也不善於社交應酬，她不會用如花的笑臉、甜美的語言打動你；但，對於她所深深熱愛的藝術，她傾注了全部激情，她告訴我，她特別喜歡音樂，尤其是交響樂，「一聽音樂，我覺得我的愛人就在音樂裏……」她又開玩笑地補充了一句：「世界上沒有一個丈夫能像文學、繪畫、音樂綜合起來那樣完美……。」雖然是玩笑話，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她對藝術的醉心（不過，恐怕又免不了有人會給扣上「唯美主義」的帽子吧）。她還引了《約翰·克利斯朵夫》裏的一句話：「音樂，你曾撫慰我痛苦的靈魂，你曾使我的心恢復寧靜。」她就是這樣，「生氣、煩惱時，一聽音樂，好像心靈、思想都淨化了，被一些假、醜、惡擠掉的美好的東西又回來了。」她也喜歡繪畫藝術，特別喜歡列維丹的風景畫，她還說，「我還是很喜歡色彩的。只不過沒有時間，有時間的話，我還是喜歡穿着得漂亮一點。」文學作品呢，她喜歡契訶夫、蒲寧、雨果、托爾斯泰的，中國的則最佩服魯迅、老舍、冰心等老一輩作家的作品……。從這些隻言片語裏，我們還是可以感到，張潔並不像她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冷面」，也並不是完全如她自己說的「一點女人特點也沒有」。

她對藝術的傾心，她從文學、音樂、美術中所吸收的養分，經過內心的加工，又全部化爲文學語言而傾寫出來，從她的作品裏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作者對人類心靈的美的追求——對眞、善、美的追求。我很喜歡她這段話：「我

以爲，人類還是有共同語言的——這就是對眞、善、美的嚮往。爲什麼貝多芬的音樂馬克思也喜歡，列寧也喜歡？這就是共同的東西。對眞、善、美的追求，正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的追求，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就是一個人類追求眞、善、美的過程，人類社會就是靠這個追求而不斷前進的。」是的，張潔的作品正執拗地體現着這種追求，雖然她的作品可能一時不會被所有的讀者所理解、所接受，但我相信，她所寫的理想和美，終將被歷史證明是對的。

也正是出於這點，張潔把寫作看作是她同讀者的心靈交流，所以她不注重結構或所謂章法，不搞一些花招，而是如實記下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對生活的直覺感受。這就使她的作品帶有一種親切的味道，文字淡淡的，但正是在這淡淡的文字中寄托了作者深深的情意。

這就是我所認識的張潔，我心目中的張潔。她執着，她追求，她嚮往，她是一個堅強的女性。但願我們能夠有更多的堅強的女性出現——爲了四化，爲了對眞、善、美的追求！

一九八〇年四月於北京

在馬耳他和阿根廷的中國書展

艾　常

馬耳他首都瓦萊塔的地中海會議中心於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舉行了第二屆國際圖書展覽。展出的書籍除本國各出版社的書刊外，還有來自英國、中國、利比亞、荷蘭、希臘、伊拉克、南斯拉夫、匈牙利、蘇聯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出版物。這些國家和組織的出版社展出書籍達十五萬册。四天的書展期間，觀衆逾三萬一千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那批來自非洲好多間大學的代表。

馬耳他總統安東·普蒂基和教育部長菲利普·穆斯卡特都前來參觀書展。馬耳他總統是個詩人，所以對書展很有興趣，總統本人的詩集也在會場上展出。

馬耳他總理明托夫也參觀了書展。會場上的中國書展館還當場將一册《中國風光》贈給了他。

阿根廷於四月十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了第六屆稱爲“作者和讀者的書籍”的國際書展。這個書展是由阿根廷的作家聯盟與其他有關文化團體聯合舉辦的。有十五個國家的出版社出版的書籍在會上展出。

中國第一次參加了這個書展，共展出約四百册的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出版的書籍。

除阿根廷軍事委員會中的兩位成員，即陸軍總司令和海軍總司令前來參觀中國的書展館外，阿根廷總統何塞·拉弗爾·維德拉也撥冗蒞臨，並稱：“這是我將訪問中國的一個序曲。”

外國文訊

絳秋詞草

（舊作四首）

李學鑫

滿庭芳

潮劇在滬滙演，姚璇秋以《紗窗會》一齣載譽。《紗窗會》即《珍珠記》之一折也。

激志瑤箏，移情金管，烏衫又見璇秋。（潮劇稱青衣爲烏衫）萬人如海，越調共秦謳。唱徹珍珠舊曲，傷心處鉛淚紛流！訴恩怨，空憑苔帚，紗隔夜窗幽。　昂頭！當此日，天迴地改，雨潤風柔。看百花齊放，紫姹紅稠。却喜東風正好，西風瘦，蕭瑟縈愁。君知否？湘橋漲綠，春滿古潮州。

憶舊遊

荒年苦食。君量傷香、頻餽膏糖助飧，隆情堪賦。請此寄謝，兼訊作詩請公。

正春回舊國，煙漠橫林，浮野青平。甚匆匆只在，川沙路脊，歇浦津亭？故人念我寒素，珍貺幾曾輕？算前度桃花，劉郎復記，還忘多情！　頻頻。問鄉訊，對江村社鼓，曉鴈初鶯。儘蓼茸蒿筍，孤酒腸字胆，文陣詩城。卅載相期湖海，華髮各星星。但暗憶天南，吟朋嘯侶無悶生。

百字令

悼陳蒙庵。君爲臨桂況蕙風入室弟子。

閉門覓句，算君恩報了，荷花顛頷。五十年來聯綴恨，銷盡羊裙紅翠！辨樂千緡，馳文百軸，曾買胡琴碎。婆娑枌榆，里人空向垂淚！　我也江海餘生，廿年羈旅，況此身如寄。晉韻唐情凝撫遍，落落輸君臨字。快雪停雲，筆床棐几，傳寫千秋意。蕙香一瓣，修文何限天地？

臨江仙

海上遇吳華重賦贈

雪後園林誰主？相將佇歎春遲。陽回葭琯漸憑吹。霜天留凍雀，獨樹挂寒枝。　難得芳菲世界，江山花柳無私。重逢旋賦送君詩。清揚非舊國，名士喜新詞。

鍾理和的悲劇

葉如新

當人們談論到台灣的文藝創作和出版都相當蓬勃的時候，便會同時注意到兩個情況。其一是不論從全面看還是從某一位作者看，通常是量逾於質。出版文藝作品，閱讀和學習創作，都蔚爲風氣，一般而言，這到底是好的氣象，但是出版的商業味道濃，創作的名利觀點重，就不可能不影響到作品的質。其二是，「蓬勃」還是十來年的現象，這大概和這個時期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更早一些時候，情形就冷漠得多了，出版固然很少，創作更不容易。

提到鍾理和的遭際，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現在重視台灣鄉土文學的人，把鍾理和列入早期的拓荒者之一。例如談到五十年代西方病態文學在台灣泛濫的時候，王拓說：「但是，在當時這樣的社會風氣與文學風氣下的台灣文學界，仍然還有一批頑強地、固執地堅守在他們生長的土地上，以他們生活的鄉土爲背景，眞誠地反映了他們所熟知的社會與生活現實，早期的作家如吳濁流、鍾肇政、鍾理和……。」①何欣說：「這幾年來，新秀作家中很多着眼於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農民生活的反映，洗盡西方不良影響的鉛華，在這聲浪中，早期的一向被忽視或未予以重視的作品獲得重新評價的機會，因此許多舊日的作家又被討論了，討論中强調的是它們充滿的强烈的社會意識。首先是鍾理和先生。」②一九七六年，台灣遠行出版社出版了張良澤主編的《鍾理和全集》八卷，引起了較大的注意，算得上名重一時了。然而，這距離鍾理和的因貧病交迫而去世已有十

六年。

鍾理和與吳濁流，都是在台灣土生土長，而又跨過了日治時期和台灣光復時期的作家，他們是台籍作家的第一代，有強烈的代表性。

鍾理和，一九一五年出生於台灣屏東，祖籍却是廣東梅縣人。小時候，只在日治時代的小學高等科畢業，又隨塾師唸過一年半漢詩文，便沒有再讀中學，而成爲業農的父親的助手。十八歲，全家遷去美濃鎮的尖山，經營農場。

在這個期間，他非常喜歡讀小說，從傳統的通俗演義開始（他讀的第一本小說是《楊文廣平蠻十八洞》），以至祖國五四時期的作品。對文學作品的愛好，使他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對海峽彼岸祖國大陸的憧憬，以及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十九歲的時候，他愛上了同姓的而比他年長的女工鍾台妹，受到客族社會習俗和家庭的反對，掙扎數年，得不到解決。他認爲必須離開家庭獨立，才可以婚姻自主。一九三八年，他遠赴東北，到了瀋陽，進入瀋陽「滿洲自行車學校」，學會了司機的技能。兩年後，回到台灣帶了鍾台妹「私奔」去瀋陽。

戀愛和結婚這一段過程，對鍾理和是很不平凡的經歷，在他的作品中，有相當分量以此爲題材。

台妹生了孩子之後，鍾理和要養妻活兒，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十分困難的。爲了生活，他後來遷居北平，在日本機構充當傳譯員，收入有所改善。但是認識到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民族的暴行，做了三個月即辭職，改做煤炭零售，主要由妻子負責，他把精神放在寫作上。一九四五年由北平馬德增書店印行第一本中篇小說集《夾竹桃》。而這也是他生前唯一出版的單行本。

抗戰勝利次年，鍾率全家回台灣，在屏東的一家初級中學做代用教員。只做了半年，便因肺病被迫停職，入松山療養院醫治。這一場病歷時三年，割去肋骨七根，總算挽回生命，但自此身體虛弱，又負債累累，家計極爲困苦。「出院後，過着半療養、半寫作的生活。台妹獨撐家計，餵豬、上山打工，甚或偷砍造林，一家六口賴以仰生。鍾理和此時已覺窮途末路，又不忍撂下可愛的妻兒。……次子立民九歲因病夭折，長子鐵民因營養不良而摔成駝背，眼看一家殘破

若此，骨肉分離，痛不欲生……。」③這種慘況，說明了五十年代的台灣，即使是有一定才華的知識份子，處境是很不妙的，大概也不只鍾理和一人。也許，鍾理和還有一點幸運，因爲在一九五四年，《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發現」了他，陸續刊登了他的一些作品，開始受到人們的注意。一九五六年，以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獲台灣「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長篇小說第二獎（沒有第一名），於是名重一時。可是，這本「成名作」却找不到人出版，而生活亦無法解決，只能在小鎮上做「代書」的工作，以謀升斗。到了一九五九年，健康無法支持，連這樣的工作也做不下去了。一九六〇年，肺病宿疾暴發，咯血而死。

據說，在死前，他對兒子鐵民說：「吾死後，務將所存遺稿付之一炬，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笠山農場》不見問世，死而有憾。」④這自然是十分激憤的說話，因爲盡焚遺稿和仍然希望《笠山農場》出版，本身就是矛盾的。也許正是這種無告的呼號引起了同情，鍾理和去世之後，一部份台灣文化人在出版和介紹他的著作上做了相當大量的工作。

這當然首先是六十年代台灣在「經濟起飛」的條件下，文化出版事業有了發展的可能，同時教育的逐步普及也使書刊有較大的銷售量。但是，文化人之間有一種從「相濡以沫，相吁以濕」出發的互相關懷，在台灣來說，還是好的風氣。其中說不定也有互相標榜的作用，却也不必深究了。

鍾理和逝世是八月四日，他的遺著中篇小說《雨》九月一日起發表於《聯合報》副刊，這當然得力於負責編輯的林海音，她是屬於早期的台灣女作家，作爲文藝性副刊的編輯，她有條件也熱心於讓年青一代或無名的作者有露臉的機會。一九五九年她開始發表鍾理和的作品，並且建立起通信的友誼。「到理和的第三篇作品《草坡上》刊出後，讀者就有了反應，我連續收到陳火泉和陳永善（即陳映眞）兩先生致作者的信，……後來他陸續投稿，我們才直接通信，直到他去世。」⑤《雨》的連載，連同鍾理和逝世的消息，加上對他艱苦中創作的介紹，引起了一片悼念之情。同年十月，林海音和鍾肇政、文心等人發起組織「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先出版了《雨》的單行本，次年出版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其後在台灣文壇上陸續有所介紹。到一九七六年由張良澤編定的《全集》八册出版，却是鍾理和逝世十六年後的

事了。

張良澤編過《吳濁流全集》和《鍾理和全集》，看來在介紹早期台灣省籍作家，提倡鄉土文學上，不失爲有心人。他起初並不認識鍾理和，主要是讀到一些作品，覺得喜愛，及至知道這位作者逝世，又了解到所處的困境，有所感觸。一九六二年，他特地去拜訪遺屬鍾台妹和她的兒女，所見的情形是：

> 走進土塊砌成的暗闇房間，才知道這是祖產僅餘的一間倉房。一張竹床，一張破被，牆塊挖個洞當爐灶。此刻我才眞正領略「家徒四壁」的意味。
>
> 時值除夕，我們在理和的遺像前「圍爐」。竹桌上，一盞煤油燈，照着一羣弱小遺孤的臉。女主人把僅有的年菜全部端出，挾給我一個荷包蛋，我豈忍下嚥？切成四塊，分給鐵民弟妹們，當時最長的鐵民高中三年級，最幼的鐵華二歲，小小年紀已很懂事，他們互相推辭，及至蛋黃流出。此情此景，不禁想起鍾理和晚年作品中，常描寫平妹（即現實生活中的台妹——引者）偶而煎個蛋捲兒，在孩子們集中的目光中，挾給剛出院養病的丈夫，做父親的不忍吃下，又挾給孩子；母親又從孩子的碗中挾給丈夫。看着，想着，我不禁熱淚盈眶。⑥

張良澤說，他從這個時候開始，決心要爲鍾理和做一件事：整理鍾理和遺稿，誓要把它全部公之於世。

一九七〇年張良澤在成功大學任教新文藝課程，以鍾理和作品爲教材之一。一九七三年在台大暑期文學研究會發表「鍾理和論」，「其後凡有公開演講機會，無不以理和作品爲話題」，直至出版《全集》。

張良澤的推許鍾理和，甚至把鍾理和推到生前不可能想像的地位，是否恰如其分？有無過當之處？也許人們各有看法。如果從當代中國文藝家的全局看，鍾理和的成就是有限的；局限於台灣，位置自然應當高一點。而說到對早期台灣農村生活的反映，又帶有切身的感受，在意義上當又不同了。張良澤自己怎樣答覆這個問題？他說：

> 很多人懷疑我十多年來孜孜於茲，是否值得？鍾理和將來是否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不管別人如何想法，我只是做我認爲有意義的事情，至於這件事情在世俗眼光中的價值如何，我從不考慮，正如我從不考慮我是爲誰而活的。這年頭大家都喜歡園擠在一堆，爭看大紅大綠的玫瑰花或外地移植進來的名花異卉；然而，我願獨賞路邊的小草，那株小草不論風吹雨打、任人蹂躪，它總是牢牢抓住大

這大致表達了張良澤對鍾理和的評價。一般贊許鍾理和的人，都有基本的看法。如林海音認爲他：「文字樸實無華，不矯揉造作，一如他所表現的感情，是自然的流露。」江玲對鍾理和作品的看法是：「每一篇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都是眞實感人！雖然那時我還不能領會其中的深刻的意義，却一往情深愛上了那樸實無華而且忠厚兼拙的風格。」鄭清文作了這樣的描述：「他的文章，樸實而誠懇，在莊嚴中可以看出作者眞摯的感情。他對文字的使用，是謙恭裏帶有些古樸，一點也看不出華麗的詞藻。」葉石濤則進一步作分析：「鍾理和的作品具有說不出的濃郁氣氛，明艷的色彩，這是他與衆不同的特質；這使他成爲卓越的藝術家，令人激賞的作家。那些特質是由什麼來的？那就是他的鄉土——台灣。」

這些評論，很自然，可能出於對鍾理和身世和遭遇的同情，難免有出自主觀愛好的溢美，但也反映了鍾理和在風格上的特色。比如「樸實無華」，「眞摯自然」，看來是一種公論。然而我們不妨注意陳火泉在《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一文中說的一番話，裏面提到：「我喜歡他的筆調雖悽惘沉悶，但仍有一股悲天憫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憫人，才不尤人。所以他並不發牢騷，也不抱怨。」這就多少說出了鍾理和的創作指導思想。「悲天憫人」而不是自傷，可以說是他的善良，然而「不怨天，不尤人」，却不免使他的作品流於表象的描述，沒有去尋求社會的原因，從而缺乏應有的深度。從這個方面看，葉石濤說鍾理和是「卓越的藝術家」，似乎有過當之處。我們無意貶低這位作家，而是認爲，不太確切的稱譽，對一位作家而言，即使他已經辭世，也還是於心不安的。

我們讀一下鍾理和的作品，也許能說明問題。

中篇小說集《夾竹桃》是鍾理和最早期創作的結集，包括了《夾竹桃》、《新生》、《游絲》和《薄芒》四篇。

作者當時生活在北京城，《夾竹桃》就以北京典型的四合院爲背景，在其中生活着卑微地掙扎着過日子的人們：被親人遺棄了的孤苦老太太；在某大飯店當差、經常要給住客加租的二房東邵成全夫婦；生了一大堆孩子的某棧房跑街的莊景福夫婦；西服匠林大順和他的太太；和林太太積怨而至「不共戴天」、有一子一女的寡婦；在某公司當司機的魯啟

仲夫婦。……作者在院子裏，安排了幾盆茂盛的夾竹桃，於是作爲對照，用這番話表達了他的意念：「人類的通性，以爲開着花朵的地方，便也應須有春天的明朗，健康的生命，人類的尊嚴，人性的溫暖。然而，天知道這院子裏有什麼。這裏洋溢着在人類社會上，一切用醜惡與悲哀的言語所可表現出來的罪惡與悲慘。」

作者在這群人裏面安排了在某機關做事的曾思勉，以及和他同樣住在中院的哲學系學生黎繼榮，他們是特別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人，對身邊的一切人和事採取客觀的、超然的態度，並就此經常展開辯論。曾思勉對於院子裏人們的分析，也許就代表了作者自己的觀點：

> ……他們負着歷史的重擔，像網底游魚。他們在這裏頭或生或死、或哭或笑；後母虐待前妻的遺子；積水倒到鄰院的門口；爲二個窩頭，母子無情，兄弟爭執；窃盜、酗酒、吸毒、犯罪、遊手好閒……。虐待者，和被虐待者，即生者與死者，他們俱同樣受着命運的播弄。何謂命運，折閱來說便是：貧窮、無知、守舊、疾病、無秩序、沒有住宅、不潔、缺乏安全可靠的醫學、教育不發達、貪官污吏、奸商、鴉片、賭博、嫉視新制度和新的東西的心理……。這些，便是日日在蹂躪他們，踐踏他們的鐵蹄，是他們背負的祖先所留下的遺產！⑧

在這裏，完全可以看到鍾理和的「悲天憫人」的心情。很明顯，作者對這些人物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並且竭力地企圖找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但是，作者在這裏所陳述的原因，其實還只是表面現象。我們無意對作者苛求，他不可能使自己超越出當時的認識水平，但是也不能因而否認作者存在着的局限。

作爲第一篇作品，鍾理和是有「野心」的，他企圖剖析北京城底層民衆的處境，描繪一些形形色色的悲慘場景，多少可以使我們聯想起《夜店》。在細節的描寫上，作者的才能是開始顯露的。但是駕馭複雜的關係與衆多的人物並不太容易，所以讀起來覺得是片段的連綴而缺乏支配全局的主綫。同時，過多的議論，往往是概念代替了形象在發言。

鍾理和生活上的困阨和戀愛婚姻遭受阻折，對他有深刻的影響，往往在作品中反映出來。短篇小說《新生》以失業爲題材。一個失業的青年，在家庭中失去了地位，受到冷遇、歧視、侮辱，直到再找到了工作，才得到了「新生」。雖然仍有議論，但人物集中，結構緊密，是一篇成功的作品。中篇小說《薄芒》寫英妹和阿龍的戀愛。他們是兩表兄妹，

但婚事受到英妹父親的反對，結果阿龍發了狂，而英妹則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薄芒》對這一雙青年男女的愛情在壓抑下所表現出來的熾烈，有極爲動人的刻劃，和《夾竹桃》相比，看到了作者在藝術手法上的成熟。

同樣是以戀愛爲題材而結局相反的是短篇小說《游絲》。少女朱錦芝和已經有了童養媳的張先生戀愛，而父親要她嫁縣政府秘書的兒子。她在壓力下幾乎屈服了，終於還是堅決和自己所愛的人在一起。小說的過程比較簡單，因而缺乏必要的說服力，但是作者鼓勵青年男女敢於爭取自己幸福的用心，是完全應該肯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愛，我將依靠它爲光明的指標！」朱錦芝這句話，也許正是鍾理和的心聲。

在其他的作品中，有更多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些帶有半自傳的性質。這些作品雖然題材比較狹隘，可是由於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眞摯的感情，所以更有動人的力量。

《貧賤夫妻》寫「我」住了三年醫院之後回家的情形，相信是鍾理和生活過程的寫照。一場重病，家中財產蕩然無存，妻子平妹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養大兩個孩子，到「我」回來之後，經濟更爲困難。爲了維持家庭，平妹跟着盜伐山林的人到山中去「揹木頭」，這是「犯法」的事，但也無可奈何。終於有一天，這些人被林警追捕，平妹跌到小河裏，身體擦傷了，却幸而逃脫。文字寫得樸素、平淡，平淡中蘊藏着深厚的愛。像平妹的這一段話：

「人家都說你不會好了，勸我不要會她，不如留起來母子好過日子。可是我不相信你會死，」過了一會兒之後她又文靜的開口：「我們受了那麼多的苦難，上天會可憐我們。我要你活到長命百歲，看着我們的孩子長大成人，看着我在你跟前舒舒服服地死去；有福之人夫前死，我不願意自己死時你不在身邊，那會令我傷心。」⑨

很平凡的語言，但正是眞情的流露，有點傻氣，就是沒有什麼矯飾，能夠打動讀者的心。《同姓之婚》也是以自己爲題材，寫這對夫婦由於是同姓結婚，不但自己，連孩子都成爲被揶揄、攻擊的對象。一個很簡單的故事，却使人深覺潛在着封建意識的沉重壓力。

在短篇小說集《雨》中的篇章，大部份是這一類作品。作者是絮絮地訴說自己、妻子、兒女的不幸，比較可貴的是

文字總帶點樂觀，帶點希望，即使是自我開解，强顏歡笑，也使調子不至於太灰，這是可貴之處。例如《復活》，寫兒子宏兒因家庭窮困，負擔過份的勞動，九歲便夭折了，父母心中有無可補償的痛苦。後來再生了鞏兒，他們寧願相信他是宏兒「再世投胎」，「讓古老的信仰來麻醉自己」，這裏寫出了純樸的感情。

但是，爲什麼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者說，就是鍾理和的一家，即使在「光復」後的台灣，會過得如此辛酸？作者也許是不知道，也許是有意識地迴避，可惜已經不可能直接從作者得到解答了。

獲得「文藝獎」、也是鍾理和唯一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仍然是「鍾理和式」的題材。背景是日治時期和光復初期的台灣農村，主要人物是一對情侶，他們的艱苦奮鬥成爲貫串着作品的綫索。作品的主要矛盾還是同姓之間的戀愛，青年劉致平愛上了少女劉淑華，他們遭受了極大的困擾，終於是雙雙離家出走。不用說，在這一對戀人的軀體上代入了鍾理和、鍾台妹的靈魂。

作者在《笠山農場》原稿附有自序，裏面說到：

> 像本書所處理的問題——同姓結婚的問題，究不知它是新還是舊，據作者所知，似乎前此並沒有人在這方面提起過。由這一點來講，問題好像還是新的；實際它在我們今日的社會上却是相當普遍而尖銳。問題是「古已有之」的，祇是在我們那「老死不相往來」的靜的農業社會情情地溜開了，却把它單獨撇在那裏，讓我們的青年去吃苦頭。它之新，祇在處理上而已。時在今日，當全世界都在推行農業機械化和利用原子能改良品種，而我們却還停留在「同姓不可以結婚」的階段裏，寧非可歎？可恨？它之新，作者是否可以引以爲榮呢？⑩

《笠山農場》成書於一九五五年。使我們奇怪的是，「同姓不婚」過去無疑曾經存在過，可是到了現代，這個「禁區」基本上已衝破了，想不到在五十年代的台灣却還是那麼嚴重，以致鍾理和反覆以此爲主要題材，這說明台灣在意識形態上的「現代化」存在相當大的問題。

但是，《笠山農場》在藝術上標志着鍾理和的新里程。結構雖然不複雜，人物却相當衆多，處理得脈絡清楚，描寫尤爲細緻，它的得獎，是有理由的。

如果鍾理和有較好的生活條件，讓他能夠繼續生存、繼續寫作，可以相信，他應該有更大的成就，然而這一切隨着他的貧病而死消失了。

張良澤發現和欣賞鍾理和，他不只從文藝的角度給這位不幸的作家評價，還着重在其爲人來立論，頗有黙語重心長。因此，摘引張氏在《總序》中這一段話作結束，也許是適當的：

> 戰前的台灣作家，無論「御用」或「叛逆」，多少總參預殖民時期的社會運動或文學運動，惟獨鍾理和黙黙地自修與寫作；戰後的台灣作家，得意者棄筆從官從商，失意者封筆隱遁，惟獨鍾理和堅持文學的立場，黙黙地投稿，黙黙地掙扎。他飄泊一生而從未服過一年以上的公職，潦倒一生而從不以文學爲安身立命之工具；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識，從未以日文寫作；精湛的中文造詣，從不寫阿諛奉承的作品。因此，無論戰前或戰後，都少人知道他；但凡知道他的人，無不喜愛他，欽仰他。

鍾理和不以自己的遭遇爲悲劇，但誰能說，他不是在悲劇環境下的悲劇人物呢？

附註：

①王拓：《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

②何欣：《三十年來台灣的小說》

③張良澤：《鍾理和全集．總序》

④同前書。

⑤林海音：《追憶中的欣慰》

⑥張良澤：《鍾理和全集．總序》

⑦同前書。

⑧鍾理和：《夾竹桃》五十七頁。

⑨鍾理和：《雨》第五頁。

⑩鍾理和：《笠山農場》二九〇—二九一頁。

江南抒情

（六首）

洪三泰

雨

淡淡的烟霧，小小的水珠，
在縹渺的太空裏沉浮。
猛然，那條通天的閃電，
昭示着一條新的路。

江流、大海和銀湖，
聚集着多少青春和生命的音符！
奔流、澎湃和嘆息，
不會烟消雲散，不會乾枯。

笋兒芽兒苗兒的甜夢裏，
有追求新生的驚呼。
它們的每一個細胞，
都是水分子的寶庫。

理智和情感在催促，
生命和愛情在疾呼。
熾熱和寒凉給予陶冶，
巨雷和閃電開劈坦途……

綠

雨，終於來了，
帶着大海的聲威江河的脚步。
爲了人類也爲了自己，
在一切有生命的地方粉身碎骨……

春姑娘到江北去了，
這裏還晒着偌多綠裙。
山野和平原看見了，
悄悄地穿着，多麼合身！

江河也穿起它奔跑，
從峻嶺直跑到海濱。
大海披着它起舞，
浪濤是泛起的布紋。

整個江南都是綠的，
都晾着春姑娘的衣衫，
從春夏晾到秋冬，
從夏秋晾到冬春……

螢火

像是燃燒着生命，
帶着永恆的光明。
却沒有熱量和電能，
呵，暗夜裏各自明滅的燈。

即使是一點發光的輕塵，
也算是同沉夜抗爭。
它引我遠眺夜空，
凝視哪整夜閃亮的繁星。

月夜

甜酒般的愛情，
泡在月光裏會更濃更醇。
戀人都有幾分醉意了，
像在眞誠的祝福裏對飲。

不要那飲血盟誓，
也不用淚雨洗刷心靈。
彼此扣一扣心弦，
聽到對方清晰的心聲。

月光那樣潔白、純眞，
愛情更應是磊落光明。
經得起如水月光的洗禮，
也受得住似火烈日的煅熔。

晨

長夜愁息的已經清醒。
長夜沉思的已經清醒。
只有熱戀於夜行者，
此時才悄悄進入夢境。

晨，睜着明淨的眼睛，
檢閱着一切生靈，
包括甜睡者、失眠者，
和徹夜爬行的小蟲。

晨，屬於早醒的人，
爲他們昭示光明。
送給他們的禮物，
是幸福、愛情和青春。

那熾熱刺眼的光綫，
挑破了小蟲的夢境。
它牽動千萬縷陽光，
搜索着每一點暗影。

花路

順着花路，
我攀上花山，
花雨落在我的身上，
花香是噴湧的泉。

叫一聲玫瑰、牡丹、杜鵑，
應者有喇叭、野菊、山稔。
一樣的精神抖擻，
一樣的英姿笑臉。

我想起美麗的花城，
這兒是花的泉源，
順着花路流動的，
是花的潮水，花的波瀾……

花山和花城相連，
花路是繽紛的彩練。
我們不要花花世界，
但要五光十色的花園。

——一九八〇年五月六日

海明威未面世詩集和書信集

秦　毅

美國著名小說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未曾面世的詩作和書信已在美國陸續滙編出書。

去年冬季，美國的哈考特·布賴斯·左瓦諾維茲（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出版了海明威第一本自定的詩集。書名《海明威的八十八首詩》（Ernest Hemingway 88 Poems）。收入其中的四十七首是海明威過去未曾發表過的詩作。這本集子還附有插圖，由尼科拉斯·杰羅基安尼斯（Nicholas Gerogiannis）編纂。

爲了紀念海明威今年誕生八十週年，美國的查理斯·斯克拉普納子弟出版社（Charles Scribner's Sons）計劃於今秋出版《海明威書信集》（The Letters of Ernest Hemingway）。負責編纂這本書的是寫《海明威傳》的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文學教授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卡洛斯·貝克博士（Dr. Carlos Baker）。收入的書信約八百封。

外國文訊

山水

蔡其矯

天遊一覽台

紅日從大王峯前升起
照耀岩上的樹枝
雲海緩慢舒展過來
羣山和九曲溪一派青翠
你站立在石欄杆旁
你週圍更光輝
啊，青春，我愛你！

半輪明月浮出暗雲
映射着空山和靜水
四圍的夜氣包裹林木
點點燈光在溪邊明滅
你在平台上舞蹈
如雲中飛天女
啊，青春，我愛你！

桃源洞口

屏峯帶水是桁櫚山，
聳崖臨溪有桃源。
天生的幽境最奇處，
兩面夾壁一綫天。

避秦人已遠，
憂思聚復散。
若要領略深沉的美，
尚須逕入百丈岩。

燕江

薄霧的早晨
小小竹排站着魚鷹
你是多麼沉靜。

大雨滂沱中
江上勇敢的艄排人
飛般在淺灘暗礁中穿行
你是多麼凶猛。

月光下
一點兩點的漁火
朦朧中好似涼氣流螢

你又是多麼清冷。

美麗而貧窮的燕江呀
山間走過多少起義的人馬
岸邊留下多少情人的脚印？

勇敢又熱情的燕江呀
萬山叢中兩條水
滙成一股江流
走過千年坎坷的路程！

多難而光明的燕江呀
衆多的橋和衆多的電站
正預示着未來的山城
蓬勃的生命！

閩北叢山

高山接雲，
半嶺有木板小屋，
羊腸小路，壁立陡坡，
千層梯田萬層樹。

深谷流泉，
岸上有綠竹千枝，
似金陽光，如銀霧氣
一片濃蔭一片水。

菠蘿山上

姑娘拿着砍刀站在山崗上，
背後是一片早霞的紅光；
黑夜在山坡還沒有完全消失，
但她全身已照耀了朝陽。
那砍刀的光芒射到菠蘿的尖刺，
那葉上的露珠反映在她眼裏；
當陽光從她身上擴展整個山崗，
她突然看到前所未有的奇迹：
那滿天的紅霞落在山坡上，
而金黃的菠蘿却鋪滿了天空。

花香

淡青色的小花，點點如雪的小花，
把芬芳從牆裏向外四溢，
溫馨，素靜，和平，清新，
在這金色的黃昏。
你是在思念着誰？
那含蓄了一天的熱情，
那積累了一天的相思，
到晚來實在按捺不住了，
你到底要把這香撲撲的心意
奉獻給誰？
我舉頭在牆上看到你，
低頭又在欄杆的蔭影裏發現你，
你依舊是那樣：
半開半合，
欲言猶止。

少女的夢

洪荒

你純潔的白帆
升起　在風中
如海鷗的翅膀
滑過藍色的天空
去採摘
七彩的虹
遙遠的夢

夢裏浪花
是情人的百合
奉獻於你的前胸
無垠的大海

鋪開綠色地毯
迎你登上
輝煌的王宮

但人生的旅程
烟霧濛濛
平靜的水面
蟄伏暗礁崢嶸
美麗的笑紋
隱藏險惡的暴風

驟然天低雲黯

風　捲起大海
海　站成山峯
激流　漩渦
鯨魚的大口
無底的黑洞
來不及　留下
求救的呼喊
驚恐的面容
茫茫海上　失去
你的芳踪

風平　浪靜
漫天星辰
睜大搜尋的眼睛
找不到
你的帆影
滿海潮汐
都是召喚的聲音
聽不見
你的回應

問岸邊飛濺的水珠
可是你的清淚
點點滴滴
灑落無窮的苦痛
聽沙灘空空的貝殼
在風裏嗚嗚低鳴
可是你在傾訴
未曾結果的春夢

而海依然笑着
瀟灑而從容
溫馨如開花的草原
輕柔似飄拂的春風
吸引更多白帆
越過千重浪峯
苦苦追尋
永遠不圓的彩虹

一九八〇年六月於香港

睡

（外二首）

親愛的，移開你的手臂
我不習慣　也不需要
枕着它入睡
不要流連於
絲一樣的纏綿
不要沉緬於
網一般的陶醉
留一些給深邃的星空
留一些給涼涼的泉水
睡是力的積蓄
不要讓青春
枉在情焰中憔悴

親愛的，移開你的手臂
白晝間的噪聲休止了
只有夜風在吹
我願你的夢是偉岸的陸地
永遠有鮮花盛開　羣鳥高飛
我願我的夢是深深的海洋
永遠高揚遠航的帆桅
陸地和海洋不可分離
讓我倆在夢中相會
睡是生的萌動
永遠讓生命的美酒
盈溢新生活的金杯

親愛的，移開你的手臂
讓我向你道聲「晚安」
吻一下你的眉心
倦意襲來　哦　眞想睡

曉鋼

一瞬

我想把指針
撥停在這一瞬：
你的目光充滿柔情
你的雙臂向我展開
你的嘴唇傾吐熱切的話語
你的熱吻使我醉倒你胸懷
——千萬不要再
用手指摸索我的衣扣
那將會把這一瞬間毀壞

愛不能毫無保留
就像花瓣保留一絲馨香

就像冰雪保留一片銀白
就像水晶保留自己的晶瑩
就像母親珍存自己的母愛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人
每份愛都是獨立的愛
除却光環　撕破輕紗
終止了追求
破壞了美也破壞了愛

保持青春的嫩花
不受攀摘
保持鮮活的友情
與歲月同在
直到我們髮脫牙落
這份眞純的友誼
依然潔白

呵　不要解開我的衣扣
不要破壞美
不要毀了愛

光明

——給一對盲人夫妻

你們比常人更需要光明
多麼想睜開眼來看看自己的愛情

每當路上遇到你們的身影
我心裏總在分享你們的蜜意柔情

縱然有黑暗遮目
但愛的光環籠罩心靈

你們是憑感覺生活的
你們會更深地感受到愛情

你們假若在黎明中行走
她就是你指南的辰星

你們假若在黑暗中迷途
他就是你引路的明燈

驕陽當空的炎炎夏日
她是你頭上的一片綠蔭

飛雪漫天的酷寒嚴冬
他是炭火熏暖你的心境

秋風裏你們肩膀倚着肩膀
風聲也顯得格外動聽

春雨中你們手兒携着手兒
雨點也顯得格外動情

呵　溫暖幸福無暇的愛情
沒有嫉妒猜忌的小蟲嚙蝕心靈

腦子裏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假如我雙目失明，心中是否有光明？

一九七九年九月

自畫像三幀

秦松

一個人的速寫

他不耐於成爲一株靜止中的樹
雖然　偶爾因風起也發出一種
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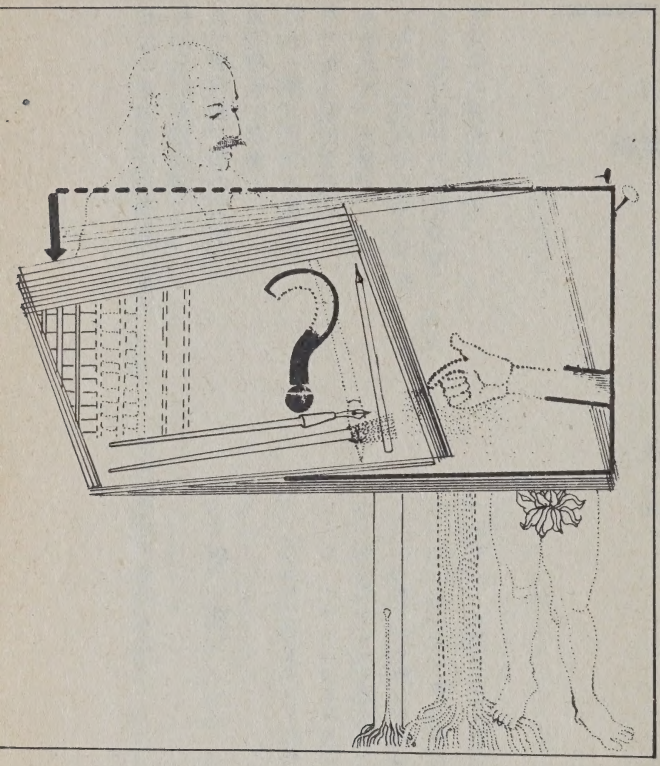
他說　讓他成爲一條河流
穿過大地的動　靜　起　伏
越過空谷　曠野　田疇　沙丘
恆不停地向前奔流　永不回頭

播下他的歌　在他流過的兩岸
如水流灌溉着兩岸的田畝
冬天　他把他乾涸的河床
交給人們去踏出一條路

他說　他不是浮在水面上的浮橋
即使以鋼鐵來裝飾更無可能
他知性的左手和感性的右手
都要發言　如河流要唱出他的歌

在他木訥的體內蓄滿了火源
在他的心中老是翻騰着
一塊水落石出的巨石
如滾動在他體外的驚濤急浪
打破砂缸之後才冒出火星

燎原的火紅是他的形貌
在傳統的山水之間
如果一定要他選擇
不是洪水　就是火山



秦松造像

一匹文明的野獸

我！我是存放在冰窖裏的
一團火！我是包容在肉體內的
一塊鋼！我是掙脫傳統樊籠的
一匹文明的野獸！

姚慶章畫

鋼來自火的鑄鍊
火來自我的本體
如果冰窖凍不死我
焚化冰窖成燃燒的油泉
噴向每一株不死的火苗

如果白色的化石壓不倒我
突破樊籠的野獸之我
奔出一條灑滿自己鮮血的
血紅的路！直到在荒野上
躺下

一幅人體風景

在我思想的頭頂上
飄垂着一座秋收的髮林
給你來擧起伐木的刀斧

在我口的湖濱生滿鬍鬚的草葉
給你來散步和踐踏
在我眼與眼之間的天空
通過呼吸的鼻樑上
懸起一顆母星和四顆子星
新月掛在我的手背上
如握起的一把鐮刀
太陽從我挺直的頸項上升起
火的語言從我的喉管噴出
從我體內運動的河川
從我體內血活的火山

附記

此三幀「自畫像」，是我去年八、九、十月，三次不同時間草成的。現把這三首短詩集中在一起，可以比較眞實完全的看到自己。一個「人」加一匹「獸」再加一幅「風景」，就等於是目前的「秦松」了。

我這樣去看秦松不知是否比別人去看秦松要清楚客觀一些？也許並不客觀，不過毫無保留却是眞的。

一九七九，三，卅一，
補記在紐約

附圖是好友畫家姚慶章爲我作的「秦松造像」，並此向他致謝。

一九八〇，二，十五，
又記在紐約

小詩六首

（澳門）駱南僑

鏡　子

是美就反映美
是醜就反映醜
時時呈現新面貌
從不保留舊印象

橋　樑

架設在急流上面
一點也不自高自大
爲把兩岸接通
你甘心情願受踐踏

掃　帚

地板乾淨了
便退居於角落
你默默地等待着
下一次的使命

橡　皮

一次又一次地
抹掉別人
到了最後
也消滅了自己

汽　球

吹得再大再大
並不寬宏大量
連表面紮上一針
你也氣得馬上爆炸

風　箏

不管飛到哪裏
總離不了手中綫
妄想無限度高升
你就要一落千丈

這時候應該讚美啼唱的鷄

原甸

眞是可尊敬的倔强者
當萬物都把黑引之爲習慣
並認定爲是現實的必然
獨有牠不知疲倦地引伸着頸
擺動着高昂的頭顱
頂着一抹漆紅的冠
在有限的空間
撥着黑暗……

眞是可尊敬的淸醒者
當一切的生靈都躭於沉睡
並認爲安睡是生命的第一意義

獨有牠滾動着懷疑的眼珠子
疲倦了　只半拉着眼皮
擺個不倒的姿勢
互換着瘦削的指爪　睡而立
一隻夜蟲在箭遠的草間蠕動
立刻鼓起牠全身警戒的羽翼……

眞是可尊敬的預言者
眞是可尊敬的先知
相信顏色有七彩的繽紛　而不止
　於黑和暗
相信昏睡只是刹那　而不是永恆

相信光正在地球的另一面斯殺
相信受創的落日
在廣邈的宇宙邊陲
已止着俯衝的墮勢……

人們
聽我說：
這時候應該讚美
　啼唱的鷄……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

從前有一個國王

（童話詩）

襄汀

從前有一個國王，
一天早上在海邊眺望，
憤憤地握緊拳頭，
對着遠方思量。

初升的太陽，
照耀着遼濶的海洋，
水面上五色繽紛，
美麗的圖畫蓋在海洋之上。

這景色國王無心欣賞，
一心想跨過海洋，
把對岸的田莊，
變作自己的牧場。

國王命令兵將，
正要渡過海洋，
忽然風起浪高，
把國王的兵將阻擋。

國王生氣了，
高聲命令太陽：
「快把海面晒乾，
　把海水都吸到天上！」

太陽搖搖頭，

笑國王太荒唐：
「我不能幫助惡人做壞事，
　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

國王吼叫起來：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可太陽若無其事，
根本不賣國王的賬。

國王暴跳如雷，
命令炮手開炮打太陽，
霎時間烟霧瀰漫天空，
烟霧裏看不見太陽。

國王哈哈大笑，
以爲打下了太陽；
一會兒風吹烟散，
太陽的光亮越來越强。

國王氣得把炮手殺掉，
自己開炮打太陽，
炮烟熏瞎了他的雙眼，
却說打下了太陽。

國王又哈哈大笑，
讚美自己本領强，
笑炮手無用，
喜太陽遭殃。

他把寶劍一揮：
「跟我衝過海洋！」
滾滾巨浪撲來，
一下把他埋葬。

太陽在微笑，
海洋在歌唱，
對岸人民在愉快勞動，
就是少了一個殘暴的國王。

一九八〇年三月

三十年後（二十）

——歸人札記

聶華苓

北京（一九七八年五月卅日——六月十八日）

景山下

——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插曲

我終於在北京看到詩人蔡其矯了，在政協委員蔡鍾長先生家裏。蔡老先生和老伴兒、媳婦、孫女住在景山下。一走進門就看見園子裏開得爛漫的鳳仙花。好多年沒看見鳳仙花了，從花到人，我立刻覺得親切起來。

我們在客廳裏喝印尼咖啡，一面談話。

蔡老先生告訴我們，他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五一年住在印尼泗水；五一年回國後便當上了政協委員；幾個兒子媳婦在五九年由印尼回國；現在兒子們都在國外。

「常回來看倆老嗎？」

「啊，常常回來！有時候一年回來兩次。」蔡老先生指着書桌玻璃板下的照片：「那都是我的兒子、孫子，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印尼。」

蔡其矯告訴我們，他也是從印尼回國的。一九三八年，他才十九歲，回國後就逕直去了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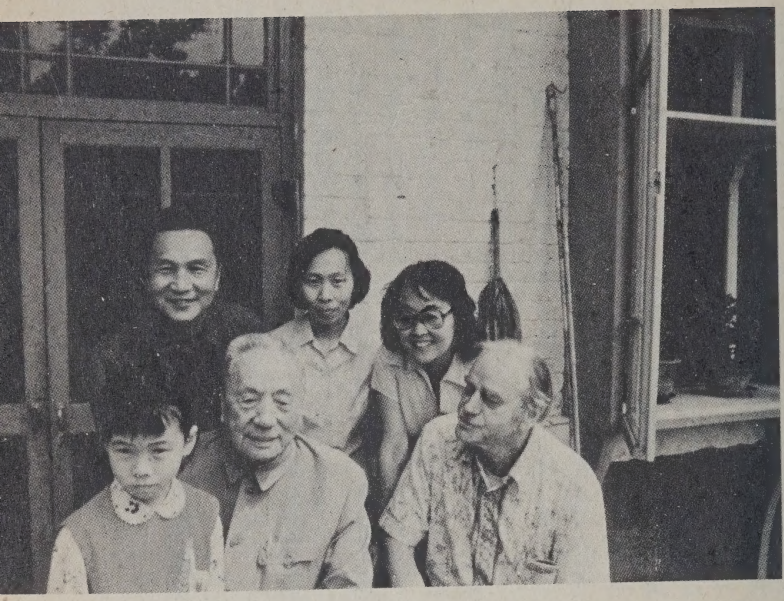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你在延安嗎？」

「不在。我在河北解放區工作。」

「一九五七年左右，你在哪兒？」

「我從一九五二年起就在北京中央文藝講習所教創作。丁玲是主任。一九五七年以後就沒教了。」

「爲什麼呢？」



在蔡鍾長家——北京

「中央文藝講習所停了。」

我心裏明白：一九五七年百家爭鳴，接着就是反右運動，丁玲、艾青、馮雪峯和許多作家、詩人受到批判；蔡其矯的詩也被批評成「脫離政治，放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熱衷於追求資產階級藝術趣味和表現資產階級美學理想，迷戀腐朽的形式主義。」從那以後，蔡其矯似乎沉默了。

「你還在寫詩嗎？」我問他。

「當然！一直在寫！」他肯定地說。「我現在正在整理，我的詩可以出三本書。」

「丁玲現在哪兒？」

「在山西。」

「她還在寫作嗎？」

「我相信她還在寫！」蔡其矯的口吻更堅定了。「一個作家，一旦拿起了筆，永遠不會放下的！」

我怔了一下。「我完全同意！就是我們在海外的作者，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旦拿起了筆，也是欲罷不能。」

我們談到老舍骨灰在八寶山安葬儀式，談到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聯執行委員擴大會議，談到黃永玉的畫，談到郭小川的詩和意外死亡，談到即將復刊的雜誌《萌芽》、

《文藝學習》、《新觀察》、《作品》等。

「我的詩就要在《作品》登出來了。」蔡其矯告訴我。

「好極了！艾青呢？」

「他的詩《紅旗》已經在上海的文滙報登出來了。」

他口吻平靜，一字，一句，很簡單，但你可以感覺到這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的關切和對未來的信心。

我在七十年代初偶然發現了蔡其矯的詩，那正是中國文藝「三突出」時代。就因爲蔡其矯的詩沒有什麼「突出」，我到處找來他的詩讀了。大概是七四年左右吧，到愛荷華的東歐、西歐、非洲、亞洲、南美的作家們想知道「中國這些年來到底有沒有好作品？」

「我們看到的中國詩和小說千篇一律！叫人厭煩！」他們對我說。「簡直看不下去！中國有那麼豐富的古典文學！李白，杜甫，他們的詩既古典也現代！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詩！超越了時間與空間！那麼精致的文學遺產對中國當代詩人就沒有影響嗎？爲什麼我們看不到好詩呢？」

爲了回答這一問題，我選譯了艾青、公劉、李白鳳、邵燕祥和蔡其矯的詩，在每週一次的文學討論會上朗誦了出來。那些全是一九五七年以前的詩，包括蔡其矯的《榕樹》：

我想再也沒有一種植物，能像它那樣
充分表現我故鄉的性格。
它的青銅一樣四處伸展的糾纏的根，
即使最堅固的岩石也要被分裂，
但是慈祥的長鬚在空中飄蕩，
却愛撫般地拂弄着光明的大氣；
它的枝柯豪爽地讓許多生命棲息，
低處有寄生的弱草，高處有安巢的雄鷹，
它巍立在路邊向下伸出四圍的手臂，
好像要把地上萬物都一齊向高空擧起。

那些詩立刻引起了各國作家的熱烈反應，認爲中國還是有好詩人！他們對於《榕樹》的反應：

「《榕樹》意象强烈！很有力量！」

「《榕樹》就是中國！」

「《榕樹》沒有政治口號嘛！但也是政治性的！讀了那首詩，你簡直就看到了中國人！何等磅礴的氣魄！何等深遠複雜的歷史背景！何等向上的精神力量！那豈不是比政治口號還叫人佩服中華民族！」

「《榕樹》所寫的不止是中華民族！」埃及作家說話了。「而是任何歷史悠長、文化豐富的古老民族！」

「中國現在有這樣的詩？」南斯拉夫詩人懷疑了。

「《榕樹》什麼時候發表的？」

「一九五七年。」我回答。

「那詩人現在還有詩發表嗎？」

「好像沒有。」

「爲什麼？」南非詩人對作家創作和發表的問題特別敏感。

「因爲他的詩不是明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南斯拉夫詩人幾乎肯定了。

我笑了起來，心想：南斯拉夫詩人竟是中國詩人的知音！

「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阿根廷作家問。

「啊哈！」南斯拉夫詩人的口吻透着點兒自負，有點兒「孺子不可教」的味道：「這是你們崇尚歐美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譬如超現實主義，是你們崇尚這種文學潮流的人沒辦法了解的！其實呀！你們南美作家倒是應該搞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東歐作家都笑了。

南斯拉夫詩人笑過之後，又繼續說下去。「你們跟着歐洲的文學潮流跑！你們和自己的社會現實脫了節！」

「對不起！」阿根廷作家打斷了他的話。「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來自蘇聯。」南斯拉夫詩人說。

「大致說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要從社會主義的觀點，爲社會主義國家建設而歌唱，爲教育人民而寫作。」

阿根廷作家現在可笑了。「我覺得那比超現實主義還要超現實！」

「我很想知道，」我說。「南斯拉夫的作家是否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原則？」

「說來話長。」南斯拉夫朋友笑了一下。「二十世紀的詩人無論在那兒也不好做！南斯拉夫的文學在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有個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佔優勢，那是從抗戰文學發展出來的。大概在一九四五年—四八年之間吧，詩人歌頌英雄，歌頌戰士，歌頌工人，熱情洶湧。寫個人情緒的抒情詩是不受歡迎的。一九四九年，在第二次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大會上，就有作家提出了問題：他們認爲作家必須對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負責任；但是，作家也有忠實於自己的責任。到了一九五二年，在第三次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大會上，就有作家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提出疑問了。有位叫 Miroslav Krleza

的作家竟大膽地說，在文學領域裏，沒有什麼比『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更爲反馬克思了！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些作家被稱爲『社會主義美學主義』；那意思是說，他們的作品迴避南斯拉夫眼前的現實，可以說近乎逃避的文學。於是批評家要他們用批判的眼光來正視現在這一刻的現實。但是，Miroslav Krleza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作家的苦衷：『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主義多麼美麗，一切過錯都可以就手一推，推給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在社會主義之下，過錯推給誰呢……』」

所有的作家都笑了！

「有一點我必須指出來的，」南斯拉夫朋友繼續說下去。「一九四五年以來，我們的國家始終承認作家必須要有藝術的自由；狄托早就强調這一點。藝術的自由在南斯拉夫是可以討論的。作家的問題是，如何兩者兼顧：滿足創作者對於藝術自由的需要，同時也滿足一個歷經憂患的新興國家的需要。我們可以說南斯拉夫詩人有兩個聲音。一些詩人熱烈大叫：『現在呀！現在！』另外一些詩人平靜地說：『該是聽聽我們的詩的時候了。』我們的詩是充滿了活力的，大致說來，我們的詩有兩個大主題：一個是對人生、宇宙的探索；另一個是：『天呀！南斯拉夫的歷史：我們對它該怎麼辦呢？』」

「漪瀾堂畔晤艾青」補記

知——知——知——

我突然站住了，看見北海白色的塔尖。池子裏的荷葉送來一片涼爽的綠，柳條飄啊飄的。太陽就要落下去了。

知——知——知——

「知了！」我叫了起來。「艾青，知了！你的知了！」

「知了！」安格爾也停住了。「艾青！你寓言裏的知了！知了的叫聲眞是單調！」

艾青、高瑛、蔡其矯、薇薇、藍藍和我——我們全笑了。

知了在艾青的寓言詩《蟬的歌》中叫個不停，清晨的朝霞，曬得人發悶的太陽，下山的太陽，上升的月亮，它全歌唱！八哥一聽見它的歌就覺得厭煩，因爲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

知——知——知——

「眞是巧！今天見到你，就聽到知了！」我對艾青說。「你還有一首寓言詩《養花人的夢》。」

知——知——知——，一聲聲遠了。我們向着碧照樓

艾青

走。

「你知道艾青那首寓言詩怎麼寫的嗎？」高瑛問我。

艾青望望她，好像是說：「很久以前的事了！還有什麼可說的？」

「講吧！」我對高瑛說。「《養花人的夢》怎麼寫的呢？」

安格爾、薇薇、藍藍、甚至蔡其矯，都用熱切的眼光催促高瑛。

她笑笑。「有一天，有人請艾青吃飯。主人家有個花園。艾青一走進去，就看見了滿園的月季花，非常好看。但是，一個大園子，只有一種月季花。艾青對主人說：『你怎麼只養月季花呢？太單調了。』他就寫了《養花人的夢》。」

「滿園的月季花只是一種『單調的熱鬧』」我對薇薇、藍藍解釋。「養花人夢見許多花走進了園子：睡蓮、仙人掌、白蘭……不同的花有不同的特性。月季花也突然感到寂寞了，希望和衆姊妹一起開放。」

我們就那樣子在夕陽下邊走邊談。每個人都有掩不住的喜悅：那一刻我們都盼望了很久了。

「我以爲見不到你們了。」艾青說。「但我相信我們

遲早會見到的。」

「眞的嗎？我們倒沒有把握。」我手裏正拿着他送給我的《紅旗》——艾青二十年來發表的第一首詩。「你過去二十年寫了詩沒有？」

「寫！寫了很多！」高瑛說。「文化大革命時候統統給人拿走了。最近幾天他也寫了很多詩。」

「這些詩都會發表嗎？」我問。

「會發表的。」艾青肯定地說。

「許多編輯來向他要詩。」高瑛說。「晚上十點以後還有編輯找上門。」

我想起來北海之前在艾青家裏的情景。我們坐下談了幾句話，高瑛就對艾青說：「喂，你把最近寫的詩拿出來看看嘛！」艾青遲疑了一下，打開書桌抽屜，拿出一疊詩稿，向我們輕輕揚了一下又放回抽屜，那股嚴肅的柔情，就像母親從搖籃裏抱起久別的嬰兒。

我問到他們在新疆的生活。

「王震把我們調到新疆去的。」高瑛說。「別人以爲是放逐，其實，艾青在那兒很好，還是師級幹部。他在那兒寫了很多詩。」

「要是你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間，也許就遭殃了。」

「對。」高瑛點點頭。「周總理通過王震，很保護我們。」

「但是，戴上右派帽子也不好受吧！」

「哎！」高瑛搖搖頭，沉默了一下。「艾青的右派帽子在六一年摘掉了。」

太陽落下去了，天邊還剩下一抹淡紅。兩三個年青人坐在湖邊椅子上，柳枝在他們背後輕輕飄起。

我們在碧照樓陽台上看到湖上最後的夕照：水天一片深深淺淺的紅。燕子在雕花樓簷下喁啾着飛來飛去。我們在那一份彩色的安靜中沉默了。

「這些燕子在這兒做巢。」蔡其矯說。「每年回來，仍然會找到它們的老巢。」

「我希望再回來。」我說。

「我們來寫一首關於燕子的詩吧！」安格爾說。

「好。」蔡其矯微笑着。「中國古典詩裏就常常有燕子。」

艾青靠着陽台欄杆望着湖上，沒有作聲。

我們進屋圍桌坐下的時候，安格爾舉起酒杯。空氣突然嚴肅起來了。我們全舉杯站了起來。

「我和華苓、薇薇、藍藍，飄洋過海，到了北京，又穿過錯綜複雜的古老胡同，終於在今天見到艾青、高瑛和

蔡其矯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刻！我們必須慶祝！乾了這一杯吧！」

「我以爲見不到你們了，」艾青舉杯的手有點兒顫抖。「但我相信我們遲早會見到的。」

每個人將酒一仰而盡。

「我來講個笑話吧！」安格爾坐下說。

「好！」

「幾年以前，赫魯曉夫去愛荷華和美國其他城市，然後從巴黎坐火車回蘇俄。第一天晚上，他老婆問：『尼基達，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呀？』赫魯曉夫把手伸出窗外，立刻又收了回來『我們到了東柏林。』他老婆說：『你怎麼手一伸出去就知道是東柏林呢？』他說：『因爲有人立刻吻我的手。』火車向東開行。第二天晚上，他老婆問：『尼基達，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呀？』赫魯曉夫把手伸出窗外，立刻又收了回來：『我們到了華沙。』他老婆說：『你怎麼手一伸出去就知道是華沙呢？』他說：『因爲有人立刻向我手上吐了一口痰。』火車繼續向東開行。第三天晚上，他老婆問：『尼基達，我們到了什麼地方呀？』赫魯曉夫把手伸出窗外，立刻又收了回來：『我們回到莫斯科老家啦！』他老婆問：『你怎麼手一伸出去就知道回家了呢？』他說：『因爲立刻有人把我的手錶偷走了。』」

我們笑了一陣。

艾青說：「我也來講個笑話吧！有一天，一個人吃完酒席回家，很不快活，妻子問他爲什麼。他說：『桌上還有一塊紅燒肉，我沒有吃。』妻子說：『爲什麼不塞在嘴裏呢？』他說：『嘴裏還有一塊！』『那就把嘴裏那一塊吞下去好啦！』他妻子說。他說：『喉嚨裏還有一塊呀！』」

天已經黑了。我們沿着湖邊小路向外走。一對年輕人還不忍離去；他們拉着手坐在柳樹下。

「這是我到中國來看到的第一對情人！」安格爾像個傻小子看見大人親熱一樣的高興和好奇。「我這個美國佬到中國來也變了，看到樹下那對年輕人也一驚！怎麼可以在黑夜的公園裏手拉手呢？」

我拉起他的手。他哈哈大笑。我們手拉手走出了北海彩色的牌坊。

回到華僑大厦，我們繼續談下去，彷彿重逢的老友，有談不完的話。安格爾談歐美現代詩；他對艾青的詩也提出一些問題。

「艾青，」安格爾說。「一九五七年，你爲什麼受批判？」

艾青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恐怕你們知道的比我自己還多。」

「他堵住耳朵。」高瑛笑着說。「我就給他耳朵穿個洞，從洞裏塞進去給他聽一些。」

我笑說：「那樣也好。全知道了，人受不了！艾青說得很對，別人對他的攻擊，我們比他知道的還多一些。我在美國把攻擊他的文字找來許多看了。那種一棍子打死人的作風，叫我們在外面的人很寒心，就是想回來也不敢回來了！」

我們談到智利詩人聶魯達；他在五四年曾邀請艾青和許多國家詩人去智利慶祝他的生日；艾青說那次的詩人聚會實際上是爲了促進世界和平。我告訴他，我很喜歡他《在智利的紙煙盒上》那首詩，曾經譯成英文，在愛荷華的國際作家討論會上朗誦後很受歡迎。那首詩輕輕巧巧地寫出了嚴肅的主題，既諧且壯。

在智利的紙煙盒上，
畫着一個自由神，
她雖然高擧着火炬，
却只是一個黑影；
爲了做商標，還是廣告，
讓給自由神一個地盤，
只要幾毛錢就可買到，
抽完了也就煙消雲散……
紙煙盒被扔在路邊，
我用脚踩，你來吐痰，
不管是事實，還是象徵，
自由神只是一盒紙煙。

蔡其矯笑咪咪地坐在那兒，不大講話，很專心地聽我們談，高瑛遞茶給他，叫了幾聲「蔡先生」，他也沒聽見。在他靜靜的喜悅中，我感到他對艾青鑽石般閃亮堅實的友情，在「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年代，那種友情當比鑽石還珍貴吧。

他們午夜離去。蔡其矯在走道上回頭向安格爾連聲說再見，絆在垃圾桶上，幾乎摔了一跤。

「小朋友，怎麼搞的？」艾青笑着在蔡其矯背打了一下。

「小朋友？蔡先生五十多囉！他呀！」高瑛在艾青背上也打了一下。「盡欺侮蔡先生！他們有三十幾年交情了！」

× × × ×

第二天，也就是離開北京的頭一天，我們又邀艾青和高瑛到華僑大厦來相聚。他們倆人都帶來了詩。高瑛頭天晚上回去就要寫詩，她借燕子而抒情，將那份情送給了我和安格爾。艾青帶來他在新疆寫的詩《燒荒》和《帳篷》；告訴我們那兩首詩將在《廣東文藝》登出。我們又是一番高興，那心情就像大戰中「捷報頻傳」。艾青的處境像嚴寒的荒原，春暖花開，冰雪消融，綠意一點一點露出來了。

「艾青，你是哪一年去延安的？」安格爾問。

「一九四一年。」

「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一九四二年。你在那一年寫了《尊重作家、了解作家》，是嗎？」

「我是爲其他作家而寫的，並不是爲了我自己。」艾青說。「我很受尊重。我到延安，是周總理安排的。到了延安，毛主席請我吃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他寫信徵求我意見。我提出意見，他又來一信，說把我意見都看了，作了些更改。他要見我。我去見他的時候，在桌上記筆記。桌子不穩，我準備拾起一塊小石子把桌子墊穩。我還沒動手，他就連忙走過去，拾起一塊小石子，把桌子墊好了。我去見他，因爲延河漲水，他特地派人送一匹馬來。那時候，馬是最高等的交通工具……」

「那些信呢？」我問。

「文化大革命時候，紅衛兵燒了。」

「啊！」

「我後來要求到前方去。毛主席又寫信給我，說，到前方去很好，但不宜太遠，最好留下，學習馬列主義，再到前方去，才能了解人民中階級鬥爭關係。」

「毛澤東讀了你許多詩嗎？」安格爾問。

「不知道。」

「我們譯了一些你的詩，」我說。「還有其他一些詩人，譬如蔡其矯、孫靜軒、李白鳳、流沙河……也譯了一些小說，譬如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從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還有其他一些小說。哥倫比亞大學就要出書了。」

「我有二十幾本各國文字的詩集，裏面有我的詩，文化大革命時候，全給人拿走了！還有許多詩稿，也拿走了。」

我嘆了口氣。「眞是一場文化浩劫！」

「我一直很樂觀。」艾青說。「我寫過一首詩，裏面有一行：太陽是最守時的。我喜歡太陽。」

在華僑大厦飯桌上，從美國回國探親的一對年青人提出海外的中國人寫作的問題。艾青認爲海外的中國人不可能寫國內的事，只有寫海外各種各樣的中國人。我說很對；我認爲偉大的中國作品將來必定產生在中國大陸和台灣。中國從來沒有這麼多作家流落海外；中國三十年來的特殊政治情況才產生了這種特殊現象，以後恐怕不會再發生了。海外的中國作家在中國文壇上也有些作用，但是，我們畢竟是離根的人，沒有土壤——那黑黑肥沃的中國土壤來培養。我們寫作，努力寫作，文字成了我們的「根」！唯一可以抓住的「根」！然而，就是文字那個「根」也一天天脆弱了。

「高瑛，」安格爾說。「你嫁了一個詩人，和詩人生活很不容易，是嗎？」

我知道安格爾所想到的是艾青二十幾年的憂患。

高瑛笑了。「艾青是個好人。其實呀，是我欺侮他，在人面前我讓着他一點。」

飯後，我們又回房聊天。

「艾青，戴右派帽子，是什麼滋味？」我笑着問。

「我戴了右派帽子，但是人民看到的是我這個人，不是頭上的帽子。六一年我右派帽子摘掉了，收到了三百多封信！全爲我高興！一般人還是很好的。四人幫時候，我去一專賣外文書的書店，那時候需要介紹信才能買外文書。在門口，書店的人不讓我進去，要介紹信！我沒有，就把看病的卡片給他看。『艾青！好，好！你進去買書吧！』我去付帳，又要介紹信！我又沒有！又把看病的卡片拿出來。『啊！你就是艾青！好！你付帳吧！』」

「我們家一直沒斷人。」高瑛說。「好多好多人來看我們！」

「今天下午，又有人到家裏來了！我說，不行，我非走不可了！他們才離開。」

「艾青先生，」薇薇、藍藍一直在一旁靜靜地聽着。現在薇薇講話了。「您認識丁玲嗎？」

「認識。我從法國回國以後，在我被抓進牢裏之前，一天，有四個人到我住處開會，那時正是胡也頻被國民黨活埋之後。四個人之中，就有丁玲，好像還有夏衍，還有馮雪峯。夏衍我們也很久不見面了。」

艾青就那麼談着，一杯龍井，一支香煙，娓娓道來，半世紀的滄桑，超越了時空，沒有恩怨，沒有激情了。詩人遭「劫」後的淡泊坦蕩倒叫我心酸了。

一九八〇年春雪溶化時，在愛荷華完稿。

望雲樓詩鈔

曾敏之

過曲江張九齡舊祠

鴻飛何慕事蒼涼（註）千古高才記曲江
日暮薰風吹武水　可堪惆悵辨祠堂

註：張九齡遘李林甫之陷害，曾在《感遇詩》中有「今我飛冥冥，弋人何所慕」之句。

遊別傳寺懷澹歸

別傳古寺似關雄　聳峽浮嵐雲幾重
聞道澹歸雙履健（註）節撙文采見高風

註：明末有澹歸和尚因抗清失敗，隱於丹霞山之別傳寺，有詩云：「萬里飄蓬雙履健，十年回首一僧衣。」

訪畫家吳灝約遊蘭圃

不見吳君久　知常晝掩門
揮毫忘世味　春夢不聞鶯
簾捲詩箋秀　燈前課藝頻
何當尋舊圃　買醉共傾襟

乞吳灝畫竹

幾枝勁綠娟娟靜　更喜拂雲細細香
乞得翠筠霜染色　衡門長夏自生涼

丁巳立秋與吳有恆江萍二兄共敍於五山席間賦此

十載茶山又五山　秋風初度大庾關
尊前話舊人差健　共把黃花展笑顏

遊雙溪一首

舊爲雙溪古寺，今成別墅。一九七五年春作。

雙溪早已破禪關　烟鎖重門鎮日閑
正是天南春漠漠　花開無語老空山

雙翼

每一分鐘都快樂

一

無盡的樂趣和信心從她內心迸發出來，隨時隨地，無窮無盡。這就是她對生活的態度。如果你曾經認爲她只是過於天眞和富於幻想，只要和她在一起，不一會兒，你就把這份評語收起來。因爲你會受到她的感染，也像她一樣對生活充滿樂趣和信心。

二

她認識他已經很久了，但只是普普通通的同事。忽然，她在電梯裏對他說：

「爲什麼你從不約會我呢？」

他楞着，她就說：「那麼我約你。」

她說：「明天是週末。我們到海邊去。」

沒有哪個小伙子能夠拒絕她。她，那麼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女孩子。她漂亮的，很漂亮，然而誰見到她都會認爲漂亮在其次，因爲她有更大的魅力，很難形容這魅力哪裏來。也許因爲她的每一顆細胞都充滿青春活力，放射出青春的美。

她就和他在海灘上了。

她游到浮台，越過去。遠離海灘。然後仰臥在海波上。她充滿樂趣地說話。

「我的家其實在這裏，我的生命在這裏。多麼藍的天，多麼藍的海水，我不想走了，我不想有任何變化了。一切在這一刻就凝固下來，再也不變，那多麼美，那多麼好。」

她的話是癡話。

「可以嗎？我們就這樣不動了，不回去了。」她對他說。她說話的語氣十二分稚氣，十二分認眞。她那稚氣使你不能板起臉孔來向她認眞，她的認眞又使你不能笑她稚氣。

他感到她的話有魔力，他快要依她的咒語凝結成石頭，而海水凝結成碧玉，天空凝結成藍水晶，一切都以完全的美保留下來，定型，固定於十全十美的形式。

她又叫着他的名字，說：

「誰說人生不是充滿樂趣呢？你得追求，你得爭取。你追求什麼，就得到什麼。這一刻，我們追求到了多麼美的境界。」

她眞是入迷着。

你不能去與她作對，戳破一個美妙的境界對你有什麼好處呢？對她說：「這只是暫時的，人不能永遠處在這樣的境界，一上岸，一回到現實生活中去，你又得面對說不盡的煩難。」別！別！別這樣！這樣說有什麼用？況且還是她說的是，（她用詩人的感情在說哩）她對，你該學着她。

海沒有凝固成碧玉，而他們終於也倦游，躺在海灘上。太陽下山。沒有夕霞，西沉的太陽看得清清楚楚，好大的盤子，血紅，瑪瑙做的？那是奇景，把整個海灘都染成神話境界。她說了：

「咱們在這裏享受黃昏，整個天地在努力作畫，爲咱們作的，不是麼？我們一秒鐘也不能放過，別辜負天地造化。」

她說話低聲，咕噥着，像夢話。她的夢話非常美，叫他人也入夢。

別忘記，她的話又永遠那麼認眞，叫人不能不認眞的。不能認爲她多幻想，而要醒悟過來：人生就該這樣認眞幻想。

她是詩。

三

那麼一次約會就足夠叫他惶惑不安了。

他身材高大結實，五官端正而神態嚴肅。健碩的身材

是來自刻苦的鍛鍊。他自小處在逆境。家裏太窮，兄弟姊妹太多。中學幾乎讀不成，因爲像他那樣家境的人，讀完小學就得開始做工。而他立志要讀書。父母沒有能力支持他，他自己掙錢交學費。他像其他去做工的兄弟姊妹一樣，每月也交錢支撐這個家庭。他除了上學，還去做工，時間不足夠，因此掙的錢有限。但他省儉。他還要擠出時間做功課。這樣非要有鐵打一般的身體不行，他就又用種種可行的方法鍛鍊身體，眞把自己鑄打成鐵了。同時也鑄就他那總是嚴肅的神態，還有寡言的性格。踏實，不易接受幻想。

他決不是沒有注意到同事中有個美人兒。然而從來不覺得與他有關。

她却突然來襲（也許正因爲他一點也不表示出對她注意和羨慕）。她的種種觀念，對他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因而竟完全失去了防禦能力。她那種稚氣的、而又認眞的幻想，她那種不用任何理由就產生的歡樂，對他來說是個完全不可知的世界。

不可知的世界在他面前展開。

他奇怪，世界有這樣的一種境地。

四

「你這個人非常認眞，太過認眞。」她說。

那是第二次約會。還是她主動的，她要他陪她到太平山頂散步。一個週末下午。

她批評他太認眞時，帶着笑的，輕鬆，而且只是突如其來，好像想到就說。她說話永遠是這樣子。你看自然界的山泉，從來都是像這樣自然地汩汩流出的。

她說：「你就不能開懷地笑笑嗎？」

她說：「試試看，現在就笑一笑，爲我笑一笑。放懷地笑。」

他忍不住笑了，嚴肅的臉綻開笑容。

她說：「笑的時候雙眉還是嚴峻的。你這個人！」

她說了許多話。繞山頂的路很長，可以走一個多鐘頭。她的話也就很多，差不多都是她說的。

「我喜歡使每一分鐘都快樂。

「你要快樂，你就能夠快樂。強求就會失去快樂。我有時候幻想，我會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愛走就走，愛跳就跳，愛唱歌就唱歌，渴了，喝一口清溪水，疲乏的時候，往草原上一躺，看藍天，看白雲。會有小鹿小羚羊跑過來，在我身邊徘徊。那眞有意思，無憂無慮。——你的眉又嚴

峻起來了，我看出你的眉在批評我天眞，幻想。然而我那麼想了，我覺得那麼想是快樂，爲什麼不想呢？我不强求，我不日夜去求實現它。沒有條件就不强求。這樣我快樂。但是有條件我又不放過，這樣我也快樂。現在，來！」她跑到那一小片草地上，躺下來。「我能在這裏舒舒服服地躺下來，我爲什麼不？也是草，也有草香，也是白雲飄飄的天空。你也來，唏，多美！」她閉上眼，長長的睫毛爲她那帶幻夢的眼鈎出輪廓，美。美在其次，她舉止言語都那麼自然，令人感到她就是大地的女兒。她是屬於這裏的。

她又說了。

「你寫詩嗎？你不寫詩？寫吧。爲我寫一首詩。這時候我感到需要有人給我寫一首詩。——不寫也就罷了。我們不要作聲！讓一切沉靜吧，沉靜也是詩。我們享受這沉靜的音樂。」

她又說了，那是走在樹蔭下。

「快樂嗎？我快樂。

「那邊海面上，有一道白線，也許有遊艇，有人在滑水；那很遠的地方，看不清楚了，也許有鄉村別墅。有人在鄉村別墅過他們的假日。這都是美得很的享受。我有錢的時候會這樣做，你有錢的時候我會要你請我。然而我們現在沒有錢，我們花一元五角的車費到山頂來，同樣過很美的一天。——我說你不是有錢人，你生氣嗎？」

她的率眞，增加了她的話的征服力。

有個流動小販在那邊。她跑過去，買了一包炸蝦片，兩份紙包汽水。

「我請你。好飲吧！嗨，好極了。眞好味，口乾你就知。——一大口的汽水——花五千元的筵席上，又能喝到什麼更好的東西呢？最名貴的酒？在這時候與我換這汽水，我不給換！吃炸蝦片！全世界最好的山珍海味！從一萬浬外連來的蝦，身價十萬元的大廚師炸出來的！嗯！美極了！」

她一點不是做作。她純眞，她把她的人生觀發揮得這樣有魅力。他感到在被征服。

五

這之後，他老在想些什麼。

他在一個音樂會上，見到她和另一個男子在一起的時候，竟然非常不安，一定是妬忌的火在炙他的心了。

不應該有的事。他想，我怎能爲她的事生妬？我有這資格？也許有。

六

認眞地想過了，想了許多許多。

他永遠沒想過要娶一個美人兒。他的條件不具備。但是也要看什麼人。像她，也許不同。她有她的價值觀念，她能夠在任何條件中找到最大的快樂。這不是靠幻想，不是口上說說，她和他在一起的時候是眞開懷，是眞陶醉，那份快樂多到滿溢，多到能夠分出一大份給他。

他想，要是她是眞心……。

而這似乎不必懷疑。一次兩次的約會，都是她主動。她表示得還不夠清楚麼？不必怕窮，人永遠從實際條件出發去找快樂，人就能找到眞正的快樂。

該輪到他來主動了吧。

他還是用他做事認眞嚴謹的態度，做了個計劃。在以後的約會中，他要切切實實地和她討論一些問題，一些他認爲應該取得一致的基本問題。然後，一切順利的話，他將做一件令他自己也吃驚的行動：向她提出婚事。

七

還沒有開口，她却先說了：

「準備給我道喜嗎？」

他又楞了。他向來反應不快。

「我決定遠行了。有個舊同學在地球那邊等我去。他快拿到博士學位了。他可以幫助我在那裏進學校，學點什麼。室內佈置？還是唱歌？」

於是他沒再開口。她剛才說的可不是夢幻般的言語了。然而同樣的歡樂、率眞、自然。

八

你追求什麼，你就得到什麼。

我不强求，這樣我就快樂。

但是有條件，我就不放過，這樣我也快樂。

他零零星星地回想她的一些話。

她也許是對的。人也許都應該是這樣的。她會永遠快樂。她能非常純眞地幻想，又能非常實際地安排她的未來。人也許應該是這樣的。

天空有剛起飛的飛機，飛向白雲。她在上面。他在望着。他並不算是正式送機，因爲他只來到機場外面。他在想人怎樣才能快樂。

八〇、六、十二

寶貝丈夫

伊犂（寄自美國南加州）

林玉鳳是我認識的一班婦女當中，最令人羨慕的一位。首先，她的學業和事業都一帆風順。她在香港一間著名中學修完預科便來美國升大學，大學畢業後毫不費力地進了美國數一數二的一間大學研究院。在研究院才四年，她的導師便通過了她的博士論文，因爲她的論文寫得很有份量。加上她是少數民族婦女，竟被西岸一間名校屬下的醫學院立刻聘任生物系助教，而且校方對她作出默契，在五年內升她爲教授。其次，她在婚姻方面的成功，更令我們「羨慕死了」。她的丈夫李俊文是個模範丈夫，他唸的是美國文學。聽說當她的博士論文正在醞釀期間，他便用全部時間治家及照顧他們的小兒子。他對烹飪很有心得，燒的菜受人人讚賞。林玉鳳由早到晚呆在大學實驗室，忙起來在晚上、週末還要加班。加上她做的血癌研究在美國愈來愈受人重視，一年到頭左一個會議、右一個會議，有時一去便兩三星期，每次未赴會前，又要趕做實驗報告。幸而李俊文把家事弄得整整有條，連一歲半大的小兒愛勵，也從不用她操心。

林玉鳳這個人很直爽，也常常喜

歡在朋友面前吹點牛，讚李俊文如何體貼如何細心。我認識她不久，她便告訴我在大學有很多個男生追她，其中有一位唸醫科的把她追得很緊。他的身材有六呎一吋高，側面看來像格利哥力柏。

「可是，我總覺得他不適合做我的丈夫。」林玉鳳向我解釋說。其實她也有五呎七吋高，除了戴一副近視眼鏡，她的鵝蛋臉配着挺直的鼻樑和那雙很有神氣的眸子，她一點也不難看。「他常常說我不夠女性化。每次我們去聽音樂或吃晚飯，我都得化妝打扮、穿高跟鞋，我覺得很別扭。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寫報告趕晚了，而他又約了我看話劇，我便穿着牛仔褲蓬頭垢面地跑回宿舍門口鑽進他的車內。哼，那晚他只帶我去看了一場電影，怕我丟他的臉呢。自那次以後，我便拒絕見他。他這種人食古不化，人家美國人才不計較衣着化妝。而且他天天跟我談音樂、文學的，自稱書香世家出身，其實他只是附庸風雅。俊文便不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

第一次林玉鳳把李俊文介紹給我的時候，我簡直驚異於她的眼光呢！李俊文大概和她一樣高，可是在男人當中他的個子便顯得細小了。他侷侷促促地把點頭當作鞠躬。他說話的聲音很輕，竟帶着一點點「嬌」味。他看人從不直接盯人，總是斜斜地，或略微眯着眼看，令你覺得他在慢慢地、仔細地品味着你。還有，他長了兩撇八字鬚，不時地用他細長的手指摸觸着，像早年電影當中的「扭計師爺」。我很奇怪林玉鳳放着個現成的英俊醫生不嫁，而選擇了這樣一個外貌不揚的文人。

「我很喜歡看文藝小說。研究科學的人不需要文藝來調劑嗎？」有一次我們談開了，她自動向我解釋。我才不大相信這個理由呢！難道文藝書的讀迷都要和作家結婚不成。

「他比一般男人都細心，都體貼。」她神秘地說。

我當時沒有體會到這話的意義。

後來我自己結了婚，三個月不到，便發覺粗枝大葉的男人不是挺理想的丈夫。他不會記得你的生日，聽說你頭痛他以爲你吃錯東西，早晚用過的牙膏從不上蓋，抹過身的濕毛巾會被丟在床上、髒的衣服當乾淨的來穿，晚上從不準時回來吃飯、週末如果不疲倦便當星期一照常辦公……

我和林玉鳳有時在大學飯堂午餐時談起，我不免把自己的丈夫貶斥一翻。而她總笑眯眯地，把李俊文更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她會得意洋洋地說：「你看，我不是很有遠見嗎？在戀愛的時候，誰會叫你燒飯、吸塵？可是

大部份男人到結婚了，兩眼一閉，家裏髒的、亂的他們一律不顧，眼不見爲淨嘛！吃飯時候，他們以爲一張口，自然有飯送進肚裏去！我的朋友中，十有九個的丈夫都是如此。可是俊文不是這樣的，我一認識他便覺得他與衆不同。」

我連連搖頭，心想現在來聽林玉鳳這一套經驗太遲了。可是她津津有味地說：

「他告訴我，他喜歡燒飯，又喜歡帶孩子，我起初以爲他在扯謊來討好我。後來我去他住的地方看過，又吃了他燒的幾道菜，我就沒話說了。他住的一間大房眞是一塵不染，還擺了十多二十盆各式各樣的盆景。他告訴我每一樣盆景的名稱及個別性格。每一片葉、每一朵花都生氣勃勃的，像擺在花店玻璃櫥窗內展覽似的。他又讓我參觀他的小廚房，竟看不到一滴油漬。那個水壺被擦得油光閃亮，可以當鏡子來照。他做飯的時候，白圍裙貼在前身，牛肉、豬肉「殺殺殺」一下子全被他切做薄片呢。我當時很被感動，眞希望自己能早日在這麼一個乾淨、幽美的環境裏生活着。」

我想起男性的尊嚴這個問題。不知李俊文有沒有因太太事業比他成功而自卑？

林玉鳳大笑，連連搖頭：

「怎會呢？俊文不是這樣的人，否則他也不會跟我結婚。只是，我自己有時在家，太…太專制。你知道的我在學校要指導研究生，手下還有兩個超博士、一個實驗室助手。如果不擺出一副有點威信的樣子，就沒有人會聽我指揮。俊文說我愈來愈不像女人了，哈哈！」

我心想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職業婦女不斷增加，她們有經濟的基礎，就不一定要做賢妻良母。對李俊文這類型的丈夫會需求更大。

這天是李俊文的生日，林玉鳳請了我們，和其他六七個朋友，去她家吃晚飯。李俊文照例是在廚房裏忙個不停，林玉鳳在客廳內陪大家談天、喝啤酒、嚼花生米。她剛去夏威夷開了一星期會議，被太陽晒得略帶棕色的皮膚容光煥發，眸子更奕奕有神。她談着火奴魯魯清澈見底的海，碧綠的山林，發亮的透明的藍天，健美的肚皮舞娘。只聽她說：

「這次本來俊文和愛勵也會去的。可是俊文不會游泳，又怕愛勵纏住我，害我做不了事。他啊，就是太會顧慮、太會想及別人了。我會後多留了一天，在海灘晒了一天太陽。整個人從沒這樣鬆弛過。只難爲了俊文。」

在他們客廳的牆上，不知誰貼上

了一張白紙，上面順序用紅筆簽了很多個婦女的姓名，幾乎包括所有去過他們家吃過飯的女性，她們願意做後備，等待林玉鳳出讓她的丈夫。這時一位男士又在數這份名單，只聽他高聲嚷：「…二十三、二十四！嘩，林玉鳳，你不怕別人乘虛而入，趁你去開會的時候，搶走你的寶貝丈夫？」

林玉鳳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淚。各人都笑了。她很自負地說：「誰啊？誰敢和我打擂台？本人可從沒打過敗仗呢！而且寶貝是我發掘的，未必每位女性都懂得欣賞！」林玉鳳站起來，她故意把兩袖一捲，伸出兩隻絕不纖細的手臂，向在坐的四位女性環視了一週。這時一位叫琳達李的女孩站起來，像要離房的樣子，她大約只有五呎高，比林玉鳳矮了整整一個頭。

「怎麼？琳達，你要和我鬥嗎？」乘着一點酒興，林玉鳳竟帶着江湖女俠意味，笑着挑戰：「你鬥贏我就把李俊文讓給你。」

「不，不。」琳達紅了紅臉，匆忙地往洗手間跑。

各人都笑彎了腰。

我身旁那位粗枝大葉的丈夫低聲對我說：

「也許我們的客廳也該貼一張白紙。」

「做什麼？」

「看看誰自願替我燒飯、洗衣嘛。也許有很多個女的李俊文也不定。」

「你在發白日夢。」我不以爲然地回答。心想在八十年代的美國，他這類男人最不吃香。

有位女士建議李俊文該開班授徒，多改造些男性。另一位男士却說燒飯洗衣是女性的天職，男人學不來。被我們幾位女士把他「噓」鎮下來，他竟被迫跑進廚房躲難。更有人說李俊文的烹飪技術比他寫的小說更容易賺錢，應該開飯店。

晚飯照例是十分豐盛的。有味道十足的酸辣湯，五香燻魚，鹽焗鷄，蝴蝶蝦，素雜錦，麻婆豆腐。我想李俊文比得上大飯店的廚師有餘。飯後，大家啜着李俊文泡的龍井茶，因大家都吃得太飽，有人建議把生日蛋糕押後，先請李俊文拆生日禮物。李俊文於是傍着茶几坐下，很有耐性地，揭開每包紙上面的透明膠紙，又小心翼翼地把包禮物的紙張摺起來。禮物當中有書、有毛巾衣、精致的茶杯、男性剃鬚後用的香水等等。李俊文滿臉笑意，一一向各人鞠躬稱謝。

最後茶几上只剩下兩個大小相同的四方盒子，一個用一塊紅花紙包着，一個用一塊綠花紙包着。李俊文拿起這個搖搖，又拿起那個搖搖，又故意

嗅嗅這個嗅嗅那個，弄得我們的好奇心大增。

「不會是雙包胎吧！」一位叫老張的男士說。

「那會這麼巧！」李俊文說。他終於選了那個紅花紙的打開。在牛皮紙盒內却原來是一共四個蒸籠，他很高興地說：「嘩，這正是我需要的。你怎知道？」他轉頭問林玉鳳。

「你每星期天包餃子，不都在說如果有蒸籠便可以多做別的點心嗎？」林玉鳳得意地說。

「知我心者老妻也！」李俊文讚賞地說。

我們都說下星期天來吃點心。林玉鳳連說歡迎。

李俊文於是打開另一個綠紙包。方盒子內竟又是另一套的四個蒸籠！這幾個蒸籠看來更別致。旁邊還雕了一對龍。只見林玉鳳略有所思地盯着琳達。有人已驚異地大叫。琳達的臉白了又紅，眸子儘望着兩膝。李俊文趕緊把兩套蒸籠放回盒子內，匆遽中竟忘記了多謝一聲琳達！

老張取笑地說：

「李俊文，我們星期天來吃完了兩份點心。」

這次却沒人回答。

從此以後，我未在他們家碰過琳達。林玉鳳也不再在我們面前讚賞李俊文了。我心想，她已懂得「錢財不可露眼」這個道理吧。

——一九八〇年，五月。

外國文訊

著名作家埃斯莫夫自傳續集出版

米一葦

美國最負盛名的科普作家和科學小說家伊賽亞·埃斯莫夫的自傳續集即將面世。書名是 Injoy still felt: the autokiography of Isaac Asimov, 1954-1978. 暫譯爲《回味無窮》。

書評者指出埃斯莫夫在他自傳續集中，像他在自傳第一部《記憶猶新》中一樣，不厭其詳地把他生活瑣事一五一十地記述下來。《回味無窮》是記述他踏出校門進入社會以後的生活。他十分細緻地描寫他等待第一個孩子降臨的焦急心境，和大學教學期間的一切瓜葛。書評者指出，他記述他寫作的經歷的段落是值得細讀的。他在成名以後，仍和初學寫作者一般，時常收到紅色的退稿通知單。

埃斯莫夫於一九二〇年出生在蘇聯。三歲時隨父母移居美國。他的學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的。

他是多產作家，共刊行了兩百多本著作，主要是科學小說，科普作品，但也有一些大學教科書。

啊！沙漠……（之四）

李黎

5 不是海市蜃樓

在新疆的西北有一處地方，那裏有一條河床，夏天天山的雪水融化了，順着河床流下來，河的兩岸便長起青青的牧草。到了秋冬，河床又乾涸了，露出成堆的石子。

那裏的氣候沒有沙漠的酷寒與酷熱，却有沙漠的乾爽。那裏的山上有茂密的樹林，地下埋藏着豐富的煤炭和泉水。

歷史記載：早在大約兩百二十年前，當伊犁將軍上任時，清朝的軍隊也來到了這處地方；從此這裏有了人煙，可是稀疏而寂寞。樹林仍然默默地在山上站着，煤礦靜靜地在地下睡着。雪水每年注滿了瑪納斯河的河床，然後又

乾了。將近有兩百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三十年前的一個秋天，有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軍進了新疆。第二年的夏天，他和一位起義的將軍，兩人來到這個地方，看見這條河，河外的青山，宜人的氣候，還有這重要的西北疆的地理位置。於是他們調來幾十位戰士，挖井、探礦、調查發展條件。結論是：這個地方的條件，適合建成一個屯墾戍邊的指揮中心。

那年冬天，一個不到一千人的兵團來了。尚未解甲的戰士還是行軍的裝備：有大衣的沒有毯子，有毯子的沒有大衣，揹着鐵鍬、十字鎬和步槍，搭起三角篷，鋪上蘆葦和麥草，就開始伐木材、蓋房子、修路基；然後從湖南、上海招請來技術工人；一位工人師傅帶一連戰士徒弟學手藝：木工、建屋、築路、挖煤、燒炭……

全憑一雙手。戰時拿槍打仗的手，勝利後拿起斧頭和鐵鍬墾荒的手。從幾十雙，到一千雙，到一萬雙。現在這個城已經有十萬人口了（若加上郊區農場計算在內，總共約有五十五萬）。現在這裏有西北最大的製糖廠，有生產全國著名的「牧歌」牌毛線的毛紡廠；當然，還有棉紡、果菜、畜牧、造紙等種種生產活動。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這裏還會出現嶄新的農、工、商聯合企業經營方式。

這個地方也在新疆莽莽的大漠中，荒涼的戈壁灘上。然而，這並不是海市蜃樓。

中秋節那天早上，L從烏魯木齊坐兩個鐘頭的車，來到石河子。

「石河子是什麼地方啊？」她在北京時就問人。人家告訴她是個新城，可是怎麼個新法，有什麼特別！却也語焉不詳。「去看了就知道了。」人家說。

一路上都有農田，種着雜糧，有公社聚落，有羊羣，偶爾還有幾隻緩緩踱步的駱駝。無論走到哪裏，壯麗的天山總是矗立在地平線上的一方。

進了石河子市區，寬闊而乾淨的四線大道鋪展在眼前，兩旁和路中央的安全島上全整齊地植滿了樹木。金黃的樹葉在秋陽的映照下分外亮麗。

L看着車窗外的街道，覺得似乎少了些什麼。沒錯啊，這是個中國的城市，可是，爲什麼顯得不一樣？下一秒鐘她就恍然大悟了：多麼空曠而安靜的街道！在中國，城市的街道永遠是與汹湧的人潮聯想在一起的。人，萬頭鑽動的人，摩肩接踵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大路筆直地延伸下

去，秋色寧謐却不肅索，靜靜地襯着稀少的幾輛車和幾個行人。L忽然覺得連空氣都顯得份外清新了。

一位老戰士來看L，給她講述這個地方開發的歷史。他屬於當年第一批來開墾的先鋒部隊，用一口東北口音娓娓地講述這些拓荒者三十年來的奮鬥和曲折。L靜靜地聽着，凝視着他，覺得他看起來是那樣的安詳而平凡。然而新的城市、新的國家，不就是由千千萬萬這樣的人建設起來的嗎？

他伴着L去大農場參觀。石河子的十七個農場全是兵團農場，由原先的部隊轉業的，都還保留着兵團的番號，所以每個農場的名稱全是號數。相信對於原先屬於那個軍伍的老戰士們，在同樣編制的農場裏是會感到十分親切的。

L坐在一個兵團農場辦公廳的會客室裏，聽農場的副政委介紹農場的情況。在座的幾位主人，全是當年開墾這塊戈壁灘的老戰士。他們的臉上全深深地刻劃着飽經風霜的歲月的溝紋。而這些平坦寬廣的大路、這些房舍、這些農田、工廠和學校，全是他們憑着一雙手，一瓦一木的建設起來的。這就是中國人：有了一管槍，他們就去爲自己和下一代的生存幸福奮鬥；有了一把鐵鍬，他們就白手起家開墾建設；到了海外還是這樣：有的只是一些簡單的工具和僅足存活的條件，他們却用高度的智慧和驚人的毅力築成橫貫北美洲的鐵路；有的只是一雙勤奮的手，就開創了成功的事業；有了稍稍良好的唸書環境，就唸成了傑出的學者……。是這樣一個民族，這樣的一種人民，使得L沒有悲觀，更沒有絕望過。

他們走在一望無際的農田之間的小路上。一邊是甜菜田，剛剛收成過，旁邊是玉米田，密密的莖桿長得幾乎有人高。另一邊是棉花田，一朵朵潔白的棉花球帶着棉籽爆裂在枝梢上。L一直以爲棉花樹只生長在溫暖的南方，沒有想到這原本是荒灘的土地上竟然也產棉。聽說這棉樹是特別的品種，比一般棉樹矮。L對農業完全外行，只覺得這廣袤的大農場，比起她曾經參觀過的一些公社農田來，自有一種宏大的氣勢。

聽身邊的人講，這裏新近搬來了農學院；最近常有澳洲和新西蘭的農業、工業代表團來參觀訪問，有交流計劃正在開始進行。L想到澳洲地廣人稀的大農牧作業，條件似乎與這裏很相近，可能是很好的交流和學習對象吧。

他們走到一處路邊停下來，吃農場生產的瓜果。L啃着一只蘋果，回頭一看，不由得呆住了。身後是兩排參天的鑽天楊，旗桿般筆直筆直地矗立着，夾着一條小路，幾乎看不到盡頭。一樹一樹的黃葉，似乎把週遭都染成了金

黃色，待伸到小路的深處，却又成了一片幽幽的朦朧。這樣動人的秋色，使人想到的不是蕭瑟、落寞，而是成熟、豐收，是大自然在冬眠休憩前美麗的晚妝。

經過一處農場的住宅區時，有人想到L可能有興趣看看年輕女孩子的集體宿舍，便領她看了兩處。都是很簡陋的房間，地上甚至沒有鋪水泥，六個人一間，全是木板搭成的床鋪。可是到底是女孩兒家的房間，收拾得明亮整潔，每樣東西都擺得井然有序，牆上掛着圖片、甚至糊着彩色紙條作爲裝飾。很像典型的女生宿舍。

有兩個女孩子剛從地裏放工，騎着自行車回來，看見L這個不速之客，便很親切大方地請她坐在鋪上聊天。L很能體會工作一天下來的疲累，略略談了幾句便告辭出去了。她其實很想多瞭解些她們的生活、她們的想法。她們住得習慣嗎？她們想家嗎？想念昔日的同學和朋友嗎？她們在這裏有知心的朋友嗎？生活上有困難嗎？但她也知道，即使能再多坐一會，泛泛而談也很難談到切身感受的。在異國飄泊了將近十年的L，如果人家問她這些話，她又怎能用短短的三言兩語回答呢？

黃昏時分回到招待所，L獨自坐在房間裏，才又想到今天是中秋節。眞沒有料到，今年會在新疆過中秋。今生第一個在大陸上渡過的中秋是出生那年，這是第二個。中間有多少個中秋，有的愉快，有的難忘，有的寂寞。童年時愛過中秋節僅次於愛過年，記得祖母總要在院子裏擺個拜月亮的供桌，放上線香、月餅、柚子、梨。到了國外，很少去回想這些舊事，有兩回根本忘了中秋節這回事。每年要擺供桌的老祖母早已經去世了，臨終時還懷着一份深沉的遺憾——中秋節所象徵的家人團圓是祖母最大的心願，而這心願直到老人去世都沒有實現。

在動亂的年代中，這種骨肉離散的悲哀，使得祖母一直活在一份深深的寂寞中。L那時始終沒有能去瞭解祖母的心情，反而常因老人的嘮叨而發煩。然而此刻，她獨自在漸漸暗下去的黃昏的斗室裏，由中秋節想到那一直用一種陳舊而嚴厲的方式深愛着自己的祖母，想到祖母幾十年無人可訴的寂寞與哀愁。她到現在才眞正懂得了祖母。祖母苦苦思念了許多年的骨肉親人，L回國來都見到了。可是祖母再也不會知道了。L惘然地想着這種人世間的無可奈何，直到有人來敲門叫她出去吃晚飯。

中秋夜，大漠中的月色似乎份外的好。L在石河子的

夜街上散步。偌大的街道，靜悄悄的簡直就沒有行人。街燈雪亮地照着路邊大幅的宣傳畫和寫着漢、維兩種文字的標語。這樣安靜的城市，人們會寂寞嗎？L想到幾天前在北京見到的一位老詩人，曾經在這個城裏渡過幾乎有二十年的漫長時光。在無數個像這樣的寂靜的夜晚，他會在想些什麼呢？L預備從新疆回北京之後，還要再回去看他，告訴他：「我到過你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對於L，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簡直就可以算是家鄉了。

走着走着，從不遠處傳來轟隆轟隆的聲音。L好奇地循着聲音走去，發現是隔着一堵高牆傳來的，顯然牆裏的一個什麼機關的大院子正在放演露天電影。從音響效果推斷一定是近代戰爭片。激烈的槍砲聲之後，響起了悲壯的大合唱。大概是戰役結束了，正義的一方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可是有英雄犧牲了。

L由戰爭聯想到白天見到的那些老戰士，和他們開墾出來的這片土地。她現在走着的這條平坦的大路，正是那些戰爭中流過血的生還者，再流着汗辛辛苦苦建成的，還有這些房子，這些工廠、農田……。戰爭結束了，另一種新的挑戰等待着他們——能不能把塞外變成江南？能不能把中國歷史上「屯墾」的傳統發展提昇到一個現代的、科學化的新局面？能不能把這富饒的邊疆，變爲內地青年嚮往的新天地，而不再是像古時謫戍流放罪人的大牢？能不能把這裏發展成工、農、牧俱全的拓荒者的天堂？

能不能？老戰士們邁出了第一步，創業之後的守成和發展，是給新一代的考驗。而新一代呢？L更關心新一代，這些與她同一個年齡區域的人。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紀，他們能不能毫無愧怍地對自己的下一代說：

「我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現在，這片美好的大地是你們的，你們去繼續建設吧！」

能不能？

L走在中秋的月色裏，想得很遠很遠。月亮儘給人一種超越時空的、永恒的感覺。萬古一月，從古時照到現在，照在故鄉也照在異鄉，照着人們的苦難，也照着人們的希望……

第二天上午，L去參觀一所毛紡廠。跟農場一樣，這所工廠的前身也是轉業部隊兵團，當年用煮大鍋飯的鐵鍋洗羊毛，這樣赤手空拳起家的，而今已是年總產值將要突破四千萬元的大毛紡廠了。（後來L在廣州的交易會上，看到這廠出品的羊毛，陳列在外銷商品橱櫃裏。）

走在廠外的空地上，L看見好幾座有兩層樓高的「金字塔」，外頭罩着油布，看不出底下是什麼。陪她參觀的人告訴她：這些「金字塔」全是剛剪下來的羊毛堆成的。L難以置信地望着這一座座羊毛小丘，感到一陣莫名的欣慰。

從工廠回到招待所，L等着見幾位年輕人。這是她提出的要求——與內地來的知青談談。她知道一兩個小時是談不夠也談不完的，可是她願意認識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即使只是淺淺的認識也好。

來了七八位男女青年，歲數跟L都很相近。也許因爲這個緣故，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倒很快就沒有了什麼拘束的感覺。他們從事的工作，有的是教員，有的是工人，還有美術工作者；全是六四到六六年間響應支邊號召而來的知識青年。多半來自上海，也有從北京和天津來的。

L聽國內的親戚和朋友談起過：在六十年代上半期，許許多多上海的初中、高中應屆畢業生，都搶着要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生產建設兵團」，到新疆去志願支邊。那時的年輕人充滿着理想的憧憬，獻身祖國邊疆開墾建設大業的雄心，糅合着對少數民族文化色彩的浪漫主義的嚮往，促使他們踴躍地爭取參加這支隊伍。

而今，這支由當年十來歲的青少年組成的隊伍，已經長成爲三十出頭的青壯年了。他們經歷了獻身的激情，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衝突與調和，奮鬥與挫折以及更多的奮鬥——其實，每個年輕人，在他成長的心路歷程中，幾乎都經過這些。他們或許只是經歷得更多，也更深。但他們到底渡過了許多難關，許多考驗，一步一步走過來了。

他們中間有的沉靜，帶着禮貌的含蓄和親切的微笑很少說話；有的却朗爽而健談，向L談他的工作、他的興趣、他的生活和他的希望。有的談到過去的無知與現在的努力；有的談到學習的熱情和學習條件的限制……。L聽着他們，試着把自己想成是他們，試着去瞭解他們、體會他們的感受。

他們，是這一代中國青年的縮影。這個小小的邊疆新城，是新中國的縮影——身經百戰的上一代開創了一個規模，規劃了一個建設未來的藍圖，胼手胝足從事艱苦的基本建設。然後，年輕的生力軍加入了，他們也許沒有上一代豐富的戰鬥經歷，但有上一代的熱情；他們也許還沒有完全學會上一代的手藝，但他們有無窮的創新見解和蓬勃的力量。一場本不該有的時代性的悲劇傷害了他們，但他們還是勇敢地清洗了自己的傷痕，勇敢地站了起來。二十

年後，他們將站在二十世紀的轉角處，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然後把從上一代手中接過來的薪火，傳給新生的下一代……

L送走這批年輕的朋友之後，在招待所的庭院中緩緩地踱着。一片焦黃的大葉子，像手掌般冉冉地輕輕覆下來，無聲地落在小徑上。多麼熟悉的葉子——L抬頭一看，一棵棵法國梧桐，不但長在小徑旁，也長在外面的大路旁。上海的街道兩邊，不就是一排一排的法國梧桐嗎？樹，在這裏生了根、成了林；人，也該會吧？

L忽然想到米開蘭基羅晚年的雕塑作品。有一座題名爲《甦醒的巨神》（The awakeing Atlas）的，完全沒有其他作品那樣精美流麗的細節與線條，而是一個看似尚未完工、尚未成形的粗糙的人形。但那人形中蘊含了無限的生機、力量與可能，而發出一股無比宏大的氣魄。

一九八〇年五月完稿於美國加州

《駱駝祥子》新英譯本做到信達雅受讀者嘉評

米一葦

老舍（舒慶春，1898—1966）的名作《駱駝祥子》的英文新譯本已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譯者是瓊·詹姆斯（Jean M. James）。英譯名是 Rickshaw: the novel of Lo-t'o Hsiang Tzu。

書評者認爲新譯本比舊譯本優越得多。第一個譯本是由伊凡·金（Evan King）執筆，於一九四八年出版。英譯名是Rickshaw boy。書評者指出金氏的譯文有許多處不但不忠於原文，甚且擅自把小說的結局加以改頭換面。該書評者這麼說：“一本忠於這部已經成爲二十世紀經典小說的原文的譯本是付諸闕如太久了，但現在我們終於如願以償了。這個新譯本的譯者詹姆斯，不但在文字上、且在精神上非常地忠實於原作。他把老舍多姿多彩的、生動的語言很成功地譯成現代英語，讀了一點也不覺得這是由中文翻譯過來的。詹姆斯的譯文可讀性極高，適合於現代讀者的口胃。”

新譯本可說是做到譯文的三個要求：信、達、雅。

精裝本售價美金十元九角五分，平裝本售價美金四元九角五分。

書評者特地向大學圖書館和大地方的公共圖書館推薦這部新譯本。

外國文訊

世界詩壇點滴

被譯成五種文字的羅馬尼亞詩集

五十年代羅馬尼亞文學是疲弱的，而尤金·傑本利恩(Eugen Jebeleanu)在一九五八年已經出版他的詩集《廣島的微笑》(The Simile of Hiroshima)。作者本人毫無疑問在羅馬尼亞文化生活中佔有一席地位。他的創作風格早期注重形式的詩句，及後在六十年代轉而出版一些憂鬱的愛情詩篇，或較莊嚴的寓言，爲自由而辯護。

《廣島的微笑》最近重新出版，並翻譯爲五種文字。這對作者來說是很大的榮譽。這本詩集的主題是政治性的——廣島的原子彈導致人類的滅亡。它的論述略帶抒情：說出人類不同的夢想，甚至對宇宙的探索，詩句洒麗清新，使讀者容易接受。

此譯本曾經作過明智的修改。它的出版是有意義的，對當時鬧文學荒的羅馬尼亞來說是珍貴的。（馬利）

英譯李清照詩詞

中國宋代著名女詞人易安居士李清照的詩詞，已由美國詩人肯尼思·雷斯洛(Kenneth Rexroth)和林宗(Ling Chung譯音)譯成了英文，書名是《李清照詩全集》(Li Ch'ing-chao:Complete poems.)

詩集包括五十首詞和十七首詩。

書評者指集中收集的詞和詩充分反映女詞人一生的經歷。她生在一個很有文名的官族之家，童年的生活是快樂的，而她的青年時期也充滿了歡笑。她的婚姻很美滿，跟夫婿趙明誠都有很高學養，夫唱婦隨。中年以後遭逢兵荒馬亂，又加上喪偶之痛，女詞人的晚景頗爲悲涼孤苦，顚沛流離，她一生遍歷歡樂、悲涼、失望、孤寂、以及流徙之苦，這都是她詞作的主要題材。寫盡了人世滄桑與悲歡離合。她的詩詞像一杯香茗，看似清淡但聞之飲之却有撲鼻的沁香和强烈的辛苦之味。

譯者還寫了一篇作者生平簡介，和在所譯作品中附了許多註解。這對讀者是很有幫助的。（米一筆）

加拿大年輕詩人獲獎

加拿大魁北克詩人弗蘭斯瓦·夏隆(Frangois Charron)榮獲一九七九年艾梅爾·奈里坎(Emile Neillgan)詩歌獎金。夏隆現年二十七歲，最近出版了詩集《創傷》(Blessures)。

奈里坎文學獎金是以加拿大詩人奈里坎的名字命名的。奈里坎生於一八七九年，死於一九四一年。許多人認爲奈里坎年青時期寫下的帶有象徵主義色彩的詩歌是加拿大法語現代文學的開端。

夏隆獲得獎金三千美元。奈里坎詩歌獎金每年頒發給居住在北美的三十五歲以下的用法語寫作的詩人。（童曼）

璇璣圖

趙紫宸

人物表：

蘇蕙（字若蘭）（蘇）
竇滔（竇）
趙陽台（趙）
老院公（院）
胡寬（胡）
春雲（春）
秋月（丫環）（秋）
小鸚（丫環）（小）
小鳳（丫環）（鳳）
耿忠（耿）
黃傑（黃）
傅游（傅）
舞女六——八人（舞）
家員（家）
家僮工人（僮）

車夫工人
打傘工人
兵四人
鑼手二——四人
旗手六人
衙牌四人

第一幕　乞巧

院（唱）：治家凡事都精當，好一個夫人實在强，待我們又嚴又寬又體諒，他自己呀描龍綉鳳寫文章。

（白）：現在已是黃昏時候。今夜是牛女歡會之期，老爺夫人要在這裏乞巧，我不免收拾起來。（收拾介）

春上（唱）：閨中領了夫人命，要與院公說分明，準備瓜果和香案，夫人要廊下拜雙星。（白）：呀！老院公！

院（白）：姑娘，何事？

春（白）：夫人吩咐，好好準備香案在廊下排好，黃昏時節夫人要來乞巧呀。

院（白）：曉得（指看介）。你看這裏是香案，這裏擺好了酒果文具、金簫和玉笛。煩姑娘通稟，請夫人出來看看，就此乞巧罷。

春（白）：是，有請夫人。

蘇帶秋月上（唱）：出蘭房，進畫堂，走向迴廊，蓮花並蒂晚風凉，一鈎新月照銀河，天孫織罷（了）錦雲裳。

院、春（白）：啓稟夫人，瓜果、香案、酒席、文具，都已齊備。

蘇（看介，轉向院）（白）呀！老院公果然擺得不錯。現在已是黃昏，我要遙拜雙星。這裏有丫環們服侍，你老人家辛苦了一天，下面痛飲幾杯，歇息了罷。

院（白）：謝夫人。

蘇（白）：春雲、秋月侍候了。

春、秋低首同（白）：是。（點燭焚香介）

蘇（唱）：初秋天氣夜昏黃，池塘早已睡鴛鴦，正是從來天漢繞銀牆，織女依稀出洞房，打扮得粉香膩玉如花樣，輕移蓮步待牛郎。（拜介，上香介），我這裏深深拜，把言詞述上，願天孫賜我繡口錦心腸，願我夫妻情義長，相親相愛永相傍。

（跪着上酒，慢慢不起）

寶上（唱）：見夫人長跪深深拜，玉手親燒爐內香，上前來扶起嬌模樣：（扶蘇起介）夫人呀！我也有點風流相，你比天孫還要強，我其實也勝過小牛郎。（白）：呀，夫人，你才貌無雙，針黹繡綫，巧奪天工，你還要乞什麼巧呀。

蘇（白，指天上介）：老爺，你來看，（唱）：銀雲半壁倚天開，織女牽牛自作媒。

寶（唱）：河北河南兩相望，是誰先過鵲橋來。（白）：夫人，誰先過橋呀。

蘇（白）：自然是牛郎呀。

寶（白）：不，不，自然是織女呀。

（蘇、寶同笑介）

寶（白）：夫人，你看，新月一鈎，清光萬里，那可不吹玉笛。我來吹笛，夫人你來唱罷。（取笛介）

蘇（白）：還是我吹笛，老爺唱的好。

寶（白）：既然如此，夫人吹笛，下官和你並肩，來按宮商（二人弄一笛介）（唱）：秋星耿兮夜凉，天河低兮銀牆，牛女今宵兮歡暢，意綿綿兮情長。

蘇、寶（白）：好極了。

蘇（白）：時候尚早，吟詩同詠七夕如何？

寶（白）：下官奉陪。

蘇（白）：春雲，你將蠟燭刻畫三分。（轉向寶介）老爺，蠟燭燒到刻畫的綫上，必要成詩，如若不成，罰飲一大盃。

寶（白）：下官謹依來命。

蘇（白）：秋月磨墨侍候。春雲刻好蠟燭，斟酒兩大杯。（春照做介）。秋月你來發號說一、二、三。

秋（拍手說）：一、二、三。

寶、蘇（執筆寫介）（同唱）：刻來蠟燭影紅搖，磨香墨、拂花箋，揮霜毫，新詩競作詠良宵，同看天仙渡鵲橋。

蘇（擱筆介）

春（白）：夫人做好了。

秋（白）：好呀！夫人擱筆了。（看燭介）蠟燭燒不到一分呀！

蘇（用手禁止春、秋介）

寶（焦急介）（白）：呵呀，蠟燭呀蠟燭，你太不公平了，在夫人那邊你燒得那樣慢，在我這裏來燒得這

樣快！燒得太快，呵呀！急死人呀！（寫完介）

蘇（白）春雲，老爺的蠟燭燒到那裏了？

春（看介）（白）：夫人，夫人，連刻線都燒掉了。

蘇（白）：老爺詩成，讓妾身拜讀。

寶（將詩遞過去介）（白）：夫人請看。

蘇（念介）：飲牛野水到來遲，太息牛郎憲煞癡，慢弄梅花吹玉笛，忍教織女久相思。

寶（自取蘇詩念介）：蓮塘花岸水迢迢，短笛吹來渡野橋，換得雲裳新錦繡，知郎貪愛看紅嬌。（白）：好極，好極，下官輸了，甘拜下風。（拜介）

蘇（白）：老爺的詩原是好的，只是成得慢了些。（捧酒杯介）就請滿飲一杯。

寶（飲介、愧介）（唱）：減少了陳王八斗才。

蘇（白）：妾身與老爺作耍呀，我也陪飲一杯。（取酒飲介）（唱）：忘却了譙樓更鼓催。

寶（偎蘇、白）：春雲再斟一大杯來。

春（白）：是。（斟酒遞與寶介）

寶（白）：夫人，你飲一半，下官再飲一半。（舉杯飲蘇，蘇飲介）（白）：這酒夫人飲了就好香呀！（飲介）

寶、蘇（同唱）：你飲酒來我作陪，你也醉，我也醉，大家醉到玉山頹，雲雨巫山夢裏來。（相偎介）

幕下

第二幕　舞筵

小（上白）：春天來了，桃花開了，留春院裏要熱鬧了。姑娘說今天晚上有一個什麼文會，叫我來擺設擺設。（拂拭介）（唱）：園裏桃花滴滴嬌，有情人那得不魂銷，桃花比不上姑娘如花貌，問桃花，那有春風解舞腰。（白）：呀！姑娘來了。

趙、胡（同上），趙（唱）：襲人花氣艷陽天。

胡（唱）：楊柳輕籠淡淡煙。

趙（唱）：洞裏留春春得住。

胡（唱）：誰不銷魂在姐姐前！

趙（白）：師傅請坐。

胡（白）：請坐，（同坐介，小侍側介）

趙（白）：呀！師傅，今天晚上主持文會的就是那寶大老爺，你可曉得他是甚等樣人？

胡（白）：那寶滔麼？倒是一個好官，年紀輕，脾氣大，

做詩做文也還來得。只是那班文人末，（唱）：
酸溜溜都是假斯文，擁着黃臉婆不稱情，想來
撥雨撩巫雲。

趙（笑介，唱）：饞嘴和尚想吃葷。（白）：呀！師傅，
你滿腹經綸，在這裏教我吟詩讀曲，未免辜負
才華，你何不上京趕考，求取功名？

胡（白）：我不去，我不好去。

趙（白）：敢是缺少盤費，我可以贈你銀兩。

胡（白）：不是呀！（唱）：雖是清貧有薄田，賣田可以
上青天。

趙（白）：敢是教詩作曲，拋荒經文，怕考不上？

胡（白）：不是呀！（唱）：文章本是囊中物，探囊取物
也方便。

趙（白）：那末到底爲了什麼呀？

胡（唱）：我是情絲已被春蠶縛。

趙（起立，走上前面，舉袖遮。白）：呵呀！我看他眞心
愛我，我也傾心，無奈青樓賤質，書香門第，
怎相配呀？（唱）：他與陽台兩情牽，我有心
向他衷腸訴，煙花女怎做並頭蓮。

胡（上前拉趙袖。唱）：你的心事我知道，我不揣冒昧吐
眞言。

趙（白）：你不怕沾汚了清名麼？

胡（白）：怕什麼。

趙（唱）：我願與你配良緣，我終身要託有情郎，那能夠
乞人憐，終年楊柳舞翩翩。

雜（上白）：會文的老爺們到。

趙（白）：師傅請裏面坐，待我接待客人。（胡下）就說
有請。

雜（白）：裏面有請。

耿忠、黃傑、傅游同上。耿（介紹介，白）：這是黃相公，
這是傅相公。呀！幾日不見陽台，你精神出落
得格外風流了。

趙（白）：耿老爺誇獎了。（文人就坐）（趙侍）

黃（白）：春來春去，那個留得住？大姐，你這留春院，
顧名思義，是能把春留住的，呵呀呀，力量可
眞不小呀！

趙（白）：黃相公取笑了。

傅（白）：管他留不留，大姐呀！我小名叫阿春，你不留，
我也會留下的呀。

趙（嗤之以鼻，不理介）

耿（白）：文友們，這時候寶兄爲何還不到來？

黃、傅（白）：想快來了。

寶（帶兩家僮上，不通報，直走進來）（唱）：可笑酸丁要結文字緣，要我撇下公事游洞天，洞裏尋春我不慣，（遙見趙、驚奇介）呀！原來是桃花深處有神仙。

（耿、趙等迎接）文人（白）：迎接寶兄。

趙（低頭白）：迎接寶老爺。

耿（指趙向寶介，白）：這就是善歌妙舞的趙陽台。

寶（呆看介，白）：果然名不虛傳。

趙（走到外面驚介，白）：我道是一位官府，原來是個佳公子！

寶（白）：酒筵文具齊備了麼？

耿、黃、傅（白）：齊備多時了。寶兄，先會文，還是先飲酒？

寶（白）：我們一面賦詩，一面飲酒如何？

耿、黃、傅（白）：如此甚好，請。

寶（白）請。（入席介）

趙（引胡上，白）：老爺們，這是教我吟詩的胡相公，今夜恰好在此。

寶（白）：既然如此，也請入席；

胡（白）：小生敬陪末座了。

（趙引兩舞女把盞介。衆飲介）

寶（唱）：風清月朗留春院，詩如錦繡酒如泉。（對耿白）：耿兄，（唱）：莫把良宵空辜負，（白）：來來來，（唱）：大家來把詩句聯。

耿（白）：好極了。我們大家聯句，就請陽台姊妹磨墨侍候。

（趙磨墨介，黃拉傅袖笑介，傅皺眉發急介）

耿（白）：寶兄主持文壇，就請出題。

寶（白）：就詠留春院如何？

耿、黃、胡（同白）：本地風光，好極，好極。

寶（白）：我來作第一句，有佔了，（寫介，唱）：花暖香濃夜。

耿等贊（白）：起得好，起得好。

耿（續寶寫，耿唱）：明眸皓齒姸。

黃（續寶寫、唱）：春迷歸不得。

寶（白）：好、好，點題了，傅兄請續。

傅（拉黃到前面，求告介，白）：老黃，老黃，你叫我來是會文，你們倒會起詩來，我那裏會詩，你快快代我做一句，你告訴我怎麼說。

黃（白）：不代，不代，不能代，你肚子餓我好代你吃飯麼？你有疾病我好代你吃菜麼？你這草包，抽抽根草出來，就療草塞責罷，（黃硬拉傅入席，傅抱頭作頭痛狀介）。

胡（起立一揖，白）：傅相公頭痛，不可相强，小生不才，代他做一句如何？

寶（白）：如此，請說出來我寫。

胡（唱）：妙麗舞當筵。

寶、耿等（白）：果然好詩，結得好，結得好。寶（白）！胡相公我敬你一杯。（飲介）

耿（白）：胡秀才的詩句，是要陽台歌舞呀！（目視趙介）。

趙（向前道萬福）（白）：請老爺們指教。（引舞女們上，且舞，且歌，（同唱）：繡帶廻旋兮飄揚，春花開兮芬芳，冲高天兮雙白鶴，戲清波兮兩鴛鴦，洞裏留春兮春住，玉堂人物兮飛觴，人生行樂兮須及時，秋風起兮凄凉。（舞畢，向前行禮介）。

寶（白）：仙音妙舞，迥異尋常。

耿（白）：大家有賞。趙（指使舞女分兩邊下）。

寶（白）：呀！陽台姐，聞你歌舞之妙，舉世無雙！煩你獨舞一番如何？

趙（白）：遵命。（作嫦娥奔月舞，用粉紅綢帶盤旋飛舞唱）：夫君不是有情郎，偷藥奔逃到上方，金蟾閉氣悶的慌，白兔兒玉杵搗玄霜，桂花飄搖散細香，廣寒宮殿夜凄凉。

寶、耿、黃、傅、胡（同白）：眞是妙舞，有勞了。

寶（白）：夜已三更，我們散了罷。（作暈狀），呵呀，下官醉了，外面風寒，如何走得。諸公先行一步，下官稍待，酒力清醒再走。

耿、黃、傅、胡（同白）：如此，我們少陪了。（同下）（此時場上只有寶、趙）。

寶（白）：陽台姐，下官酒醉，敢煩玉手親煎香茗，取來與下官醒酒。

趙（白）：遵命。（下）

寶（白）：呵呀！且住，趙陽台歌舞之妙，蓋世無雙，我不免收他爲妾。自古以來，一妻一妾，主持中饋，聖人弗禁。況且夫人賢慧，料想無妨。（向外喚介）：家僮那裏？

僮（入，低頭，白）：侍候老爺。

寶（白）：你們將我馬匹牽回府去，稟告夫人，就說耿老爺有詩酒之會，强留不放，我今夜不能回府了，

快去快去。

僮（白）是。（下）

趙（捧茶上，唱）：一杯香茗夜三更。（白）：竇老爺用茶。

竇（白）：陽台呀，下官中酒，不能冒寒，已經吩咐家僮牽馬回府，我今夜呀，（唱）：留春須在你小蘭房。

趙（作難介，白）：竇老爺這，這萬萬使不得，這裏是青樓，豈是達官貴人棲宿的所在？

竇（白）：這達官貴人麼？喏、喏、喏，其中也有個多情種子。何況你是陽台，我是襄王。（唱）：豈有楚襄王，禁身不到陽台上。（佯醉，倒在趙身上介）。

幕下

第三幕　察異

蘇（春秋帶路同上）（唱）：歸來夜夜醉如泥，白日裏不是東行就是西，迷離恍惚精神異，老爺的行徑太稀奇，我冷清清走在樓台上，天上依舊雨雲低。（坐介，白）：春雲，這幾日老爺遲眠晚起，你可聽得他睡夢中說些什麼？

春（白）：沒有聽見。

蘇（白）：秋月，你呢？

秋（白）：前天我在夫人房裏掃地，錦帳掛了一邊，我見老爺（唱）：頭兒靠着鴛鴦枕，腿兒壓着翡翠衾，嘴裏呀涼台涼台喊不清。（白）夫人，夫人，老爺一定在那裏涼台上着了涼，所以那樣哼。

蘇（白）：休得胡說。

蘇（白）：春雲取我的針綫來。春（白）：是。（春取介）

蘇（白）：秋月你去探聽，老爺回來速報我知。

秋（白）：曉得。（下）

蘇（刺繡介，白）：這悶葫蘆幾時才揭得開呀（唱）：老爺和我兩情依，路柳牆花他不品題，官聲清潔人人讚，鳳凰豈向荆棘棲。他原是一個柳下惠，我自信是梁鴻妻。（白）：呀！只恐未必呀，（轉念介，唱）：人情九曲黃河險，世事十峯華嶽奇，我定要留心去審察，不讓花言巧語把人欺。

秋上（白）：啓稟夫人，老爺扶病回來了。

蘇（白）：現在那裏。（起立）

秋（白）：老院公攙上來了。（蘇慢行向前，看介）

竇（扶着老院公上）（白）：唔，唔（吟呻介）

蘇（上前白）：老爺玉體如何？

竇（慚介，白）：連日詩酒案牘，累得病了。阿唷、阿唷，頭痛呀，夫人，攙我去睡吧。

蘇（鎮靜不言，攙竇下，回顧春雲，春隨下）

院（氣喘，白）：這、這是那裏說起，這、這是那裏說起！

秋（白）：老院公，老爺打那裏來呀！好端端的弄成這個樣子！（院公不答）哎，你怎麼不說話呀？老爺害的什麼病？夫人會醫病，她法灸神針，一治就好，是不是？

院（白）：哼，這個病古怪得很哪，只怕夫人也治不來。

秋（白）：到底是什麼病？

院（白）：不好說。

秋（白）：敢是羊癇瘋、豬頭瘟，什麼病什麼病？

蘇（手挽竇衣暗上，對秋白）：唔。（院、秋屏息侍）

蘇（翻來覆去看衣裳介、恨恨介）（唱）：粉痕酒漬汚羅衣，眉黛胭脂亂淋漓！

秋（看衣介，白）：這些一搭一搭的，不是夫人磨在老爺身上的麼？

蘇（白）：唔，胡說。（嗅介）（唱）：那個先生有這薰香味，那個老爺有這蘭麝氣？

秋（忸怩地，白）：不是老爺的人氣兒，肉味兒麼？

蘇（怒視有頃唱）：他被人勾引把情移，我又恨又惱又慘悽，（哭）（白）：我明白了，老院公過來。

院（白）：老奴在此。

蘇（白）：老院公，前些日子老爺一連三日沒有回來，前幾夜又在三更之後回來，爛醉如泥。昨夜則通宵未歸，我早已懷疑，不想老爺改了常度，愛上了路柳牆花。我想老爺那樣顛倒迷戀，所遇見的定然是絕代佳人。你一定曉得，細細的告訴我來。

院（白）：老奴不敢隱瞞。（跪下）

蘇（白）：起來，不要瞞我，老爺所作所爲，諒來與你無干，慢慢的講來。

院（白）：夫人呀，（唱）：留春院裏賦新詩，文人攛掇老爺折花枝，趙陽台歌舞人間少，（白）：阿呀，老爺呀，（唱）：他意馬心猿不自持。

蘇（白）：老爺天天在留春院，夜夜在留春院，難道就獨佔了留春院不成？

院（白）：夫人呀，（唱）：豈但佔了留春院，而且獨佔了舞腰肢。（白）：如今老爺吩咐把留春院的牌子摘下來，吩咐家僮們把守門戶，不許游蜂浪蝶飛進去呢！

蘇（白）：那趙陽台舊日的相識，難道大家都罷休不成？

院（白）：有個痴心胡秀才（白）：他也不能向裏面通個殷勤呀！（唱）：可憐他兩淚汪汪長悲嘶，他如今遠隔他方去！再無一個敢來盼佳期。

蘇（白）：老爺買妾，你們怎樣稱呼他？

院（白）：老爺千叮囑，萬叮囑，叫我們稱他二夫人。（唱）：趙陽台他也有威儀，可是他還是紅淚雙垂背面啼。

蘇（白）：却是爲何？

院（白）：老奴不曉得。

蘇（白）：我知道了，我自有道理。秋月，你看看老爺睡着沒有？

秋（白）：是。（行）

蘇（白）：回來。（秋又回來）悄聲告訴春雲，好生煎茶、扇藥，伺候老爺，快去快來。秋（白）：是。（下）

蘇（白）：老院公，準備車輛侍候，吩咐兩個家僮帶路，把家法帶在身旁。

院（急介）：夫人，這、這是爲何？

蘇（白）：不用你管，快去準備。

院（低頭，白）是。（搖頭下）

秋（白）：老爺睡得很香，春雲不離左右服侍老爺。

蘇（白）：秋月，隨我來。（下）

幕下

第四幕　笞艷

趙小侍上（白）：懨懨瘦損，花鈿不整，春恨閒愁，好不煩悶。（坐介）自從耿老爺請老爺會文之後，老爺一見鍾情，歡娛顚倒，無所不至。他日夜沉醉，也不回府去，也不理公事，這樣下去，如何得了。我乘機勸他，他不肯聽，越發的瘋魔起來了。思想起來好不愁悶人也。（唱）：恨自幼無家親戚貧，學歌賣笑苦沉淪，留春院

桃李春風我管領，誰來惜玉意溫存，只有胡寬性穩定，他倒愛我有眞情，竇老爺不肯問情形，無明無夜把歡樂尋，他愛我也不假，我勸他，却勸不醒。（白）：阿呀，（唱）：難道說我是尤物害了人？

僮上（白）：啓稟二夫人，小人送老爺回府，夫人察出情由，十分氣惱。審問了老院公，老院公不敢隱瞞，實情相告，夫人備了車輛，帶了從人，就要到留春院裏來了。

趙（白）：曉得了，下面侍候。僮（白）：是。（下）

趙（白）：阿呀！且住，老爺言道，夫人賢慧，御下寬厚，爲何不將娶我之事和他說明。夫人生氣，即便前來。阿呀！老爺呀！你只管恣情行樂，全不想我的難處呀。小鸚，小鳳！

小二人（白）：有。

趙（白）：這屋裏東西散亂，塵埃凝積，還不快快收拾收拾。

小和鳳（白）：曉得了。

趙（白）：夫人若果然賢慧，想必事已如此，不會深責。（唱）：假如夫人眞賢明，我便對他也開誠，低首下心聽命令，便操井臼也高興。（白）：若是夫人盛氣凌人，欺壓婢妾，我趙陽台那裏忍受得住，若是夫人要打要罵……這、這便怎麼處？（唱）：假若夫人來逼凌，無緣無故施威淫，見老爺甜言進，背老爺威凜凜，事事容忍我不肯，難免朝朝要競爭，一家子他號令，我豈不要孤苦零丁。（白）：唔，我趙陽台也不是好惹的……。

蘇與從人上。（不通告，直走進來）

小（白）：不得了，夫人來了。

趙（上前迎接）

蘇（唱）：我怒冲冲穿花徑，留春院果然好幽靜，楊柳垂絲花眼明，池塘睡鴨無憂驚，轉彎抹角進花廳，（見趙介。不理介），（白）：我面前：（唱）：就是那妖艷的美人。（白）：家僮，這是老爺的別室，與我搭座。

僮（白）：遵命。（搭座在正中介）

蘇（慢步入內坐介），（白）：家人們，兩廂侍候。（從人同白）：是。（兩旁立）

趙（在一邊，向外，白）：看這個光景，來勢不妙，（皺

眉介，整衣介，慢行介。）（白）：趙陽台，拜見夫人。（萬福介）

蘇（白）：好一個美艷的佳人！

趙（白）：不知夫人駕到，有失迎迓，望夫人恕罪。（行一禮，立側介）

蘇（上、下審視介白）：你就是留春院管理羣花的趙陽台麼？

趙（白）：從前是的。

蘇（白）：如今呢？

趙（白）：夫人有所不知，月初老爺來此會文，已經娶我爲妾了。

蘇（白）：趙陽台。

趙（白）：侍候夫人。

蘇（白）：寶大老爺這幾日詩天酒地，臥柳眠花，昨天中酒臥病吟呻。他沒有提起過娶人作妾。寶大老爺家中，琴瑟和好，決無瞞過我的事情。你迷惑了寶大老爺，還則罷了，爲何圖謀欺詐，冒認官妾，是何道理？

趙（白）：阿呀，夫人呀，娶妾之事，街巷全知，耿老爺和朋友們都來吃喜酒，鬧新房。難道夫人竟沒有曉得麼？

蘇（白）：小賤人，還要誆騙！

僮（嚷白）：夫人生氣了，你還不跪下？

趙（立不動）

秋（上前拉他）（白），跪下罷，你要是妓女，冒充官妾，自然要跪下，你要是老爺的小老婆，那末，你就與我們一樣，夫人生氣，也是要跪下的。丫環是做小老婆的原料，小老婆呀，弄得不好，還要回頭做丫環哩。秋（猛力推趙，趙跪下哭介）

蘇（白）：你這賤人，怎樣迷惑寶大老爺，怎樣用酒用色傷害他，從實訴來。

趙（白）：夫人呀，（唱），文會時，酒如泉來詩如錦，陽台歌舞助清興，老爺佯醉不肯行，酒闌人散遣散了二家丁。（白）：陽台苦苦勸他（唱）：達官貴人要謹愼，莫爲青樓汚美名。（白）：老爺他拉拉扯扯說道：（唱）：酒醉只怕東風冷，我是襄王該與陽台近。

蘇（白）：你這賤人，不知羞耻，說出這樣話來。

趙（唱）：耿老爺自願做媒人，糊裏糊塗也就成了親。

蘇（白）：這樣說來，你一定是寶大老爺的美妾了。好、好、起來。

趙（白）：謝夫人（起立介）

蘇（審視趙手中的扇子，驚介。）（白）：陽台！

趙（白）：夫人。

蘇（白）你手中所持何物，拿來我看。

趙（將詩扇遞上介）

蘇（看扇子，怒。起立介。）（唱）：一見詩扇怒氣生，
老爺贈我與我定情，上面纏綿詩幾首，如今竟
送給小妖精。（白）：老爺你好，你忘恩負義！
（唱）：忘記了海誓與山盟。你、你、你、你
拋棄了恩愛情！（坐介）（白）：小賤人，我
好恨呀！

秋（又推趙跪介）

蘇（白）：陽台，這柄詩扇，是你問老爺要的，還是老爺
給你的？

趙（白）：是老爺賞賜的。

蘇（白）：老爺是怎樣給你的？

趙（白）：夫人呀！（唱）：老爺醉後來逗引，就把詩扇
定了情。

蘇（白）：這是我的東西，上面寫得明明白白，你怎敢拿
去。

趙（唱）：老爺當時也說清，他說你與夫人俱多情，他說
詩中語句明，我對你一樣表眞心。

蘇（白）：住口，你敢以下凌上，侮辱於我，說什麼與我
一樣。（起立，唱）：我越思越想心頭恨，滿
懷忿怒不能禁。（白）：取家法來。

秋（奉上家法）

蘇（白）：我恨、恨、恨、恨不得打死這小賤人。（打介，
趙哭介，打時——）

寶（急奔上），（唱）：夫人尋到留春院，使我又是惶慚
又是驚。（向內看，見打介，奔入，抱持趙介。
白）：夫人，這、這、這、這是怎麼了。

蘇（白）：問你自己。（寶慚介，又去摩撫趙介）

蘇（白）：負心人，你作得好事！

寶（白）：什麼好事不好事，娶妾是平常得很，何用打草
驚蛇，大驚小怪。古人一妻一妾，主持中饋。
夫人，你是明白人，還要我說麼？

蘇（白）：你、你不說，你爲何不說？

寶（白）：夫人這般盛怒，說也無濟於事！

蘇（白）：好、好！（把詩扇擲過去），這是什麼你去看
來！

寶（白）：阿呀，夫人，這是我一時糊塗……請夫人收回去罷。

蘇（白）：你狠心薄倖，我要它何用？

寶（白）：不要就罷。我不過魯莽了些，辦法不對，其實也沒有什麼罪過。

蘇（白）：住了，你有四大罪過，怎麼不知道？

寶（白）：哦！這一？

蘇（白）：這一麼，（唱）：陽台早已有情人，你拆散鴛鴦罪不輕。

寶（白）：無媒無聘不算鴛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二？

蘇（唱）：你兩柄斧頭伐樹根，爲了酒色耗精神，父母遺體你毀傷，不孝之罪罪不輕。

寶（白）：是、是、是、這三？

蘇（唱）：你爲官府有責任，傷風敗俗理不應，你廢公事不到衙門，你對國家不忠心。

寶（白）：是、是、是、這四？

蘇（白）：不說也罷。

寶（白）：一定要說。

蘇（唱）：想起來我的忿恨難禁！（白）：負心人呀！你與我定情之時，是怎樣說的？（唱）：你把詩扇贈給小賤人，從來男子多薄倖，我看你負心的罪也不輕。

寶（白）：夫人，下官知罪了。你看滿堂的人，叫下官如何下得去。夫人你寬容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蘇（不理不睬介。向家僮白）：家僮，車輛侍候。

幕下

第五幕　決裂

寶上（唱）：聖上命我守襄陽，王命火急我心忙，升官轉覺責任重，家中事最難辦妥當。（坐介）（白）：家員。（寶唱時家員暗上），吩咐家下人等收拾行裝，準備車馬，明日五更，一並啓程，奔赴襄陽。

家（白）：是。（下）

寶（白）：適才聖旨到來，說我爲官清正，升我爲襄陽太守。我想襄陽乃軍事要衝，國家屏藩，我寶滔能文善武，倒也可以勝任。只是家事糾紛，無

從處理。陽台入府以來，府中未曾一日安寧。

（唱）：東樓含怒西樓哭，我寶滔弄得無主張，欲待不帶陽台去，可憐他孤苦零丁委路旁，欲待携帶陽台去，夫人作梗我費思量，回頭先把夫人請……

家（白）：有請夫人出堂。

蘇（上，唱）：老爺呼請有商量，蓮步輕移到畫堂。

寶（白）：夫人來了請坐。

蘇（白）：請坐，（坐介），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寶（白）：下官喜從何來？

蘇（白）：適才聖旨到來，升老爺爲襄陽太守，從此老爺可以大展鴻才，豈不是可喜可賀。

寶（白）：原來夫人已經知道。呀；夫人，王命催促，急於星火，明日一早便要登程。夫人速作準備，一同前去。

蘇（白）：但不知還有何人同去？

寶（白）：全家同行。

蘇（白）：二夫人自然也去。

寶（白）：是呀！

蘇（白）：呀，老爺，你有人服侍，有人調護，飢則加餐，寒則添衣，妾身甚是放心。這裏園庭雅靜，妾可獨守，（起立介），老爺不用妾身同去，妾身也決意不去。

寶（白）：呀，夫人，下官到了襄陽，責任重大，須要夫人幫助呀！

蘇（白）：二夫人能歌能舞，儘可幫忙。

寶（白）：啊喲，夫人，到這時候你如何還來譏誚？陽台果有長處，但是政治、軍務、案牘、錢糧，他全不知道呀！

蘇（白）：那末留下二夫人，讓妾身前去。二夫人去，妾身不去，妾身去，二夫人不能去。情勢甚明，如何決定，全在老爺。

寶（唱）：可憐陽台苦零丁，下官又獨木不成林。

蘇（白）：既然如此，妾身告退。（拂袖走介）（寶上前拉，蘇掙脫介下）。

寶（搖頭嘆息，白）：家員，有請二夫人。

家（白）：後堂傳話，請二夫人出堂。

寶（踱來踱去爲難介）

趙上（唱）：夫人早晚把我欺，一味摧殘不講道理，我被鞭打難忘記，我是個人，爲什麼把頭低，（白）：

老爺。

寶（白）：陽台一旁坐下。

趙（白）：告坐，老爺呼喚陽台，有何吩咐？

寶（唱）：適才聖旨下雲霓，箚子傳來是御批，命守襄陽就得去，明天一早是行期。（白）：呀，陽台，此地有田園房屋，要人看守，我有意命你留在這裏管理、照料，不知你意下如何？

趙（白）：夫人自然同行？

寶（白）：正是。

趙（白）：陽台獨守家園，夫人意下如何？

寶（白）：這是下官的主意，與夫人無干。

趙（白）：陽台只知歌舞，不會治家，還求老爺帶我上任去。老爺呀，我是鳳凰，（唱）：只向瑤池一面棲。（白）：老爺，夫人不許我同去，是不是？

寶（白）：夫人麼？唔，我只怕你猜着了。

趙（白）：夫人管理家人生產，事事精明，何不留他管理家園？

寶（唱）：你唱清歌着舞衣，夫人的文章世所稀，檄文奏草要他寫……

趙（唱）：你讓他輕視讓他欺。（白）：老爺你有蓋世才華，驚人文學，夫人爲何還要譏笑你？

寶（白）：下官原不及夫人。

趙（白）：夫人爲何改塗你的文章，（唱）：動不動就蹙損了她兩道眉！

寶（白）：陽台，夫人治家嚴肅，你看下官身上點塵不染。襄陽府內也少不得她呀！（唱）：夫人凡事謹容儀，惡僕豪奴不敢欺。

趙（唱）：只是可憐的老爺子，回家來龍口太前還要把本遞，琴棋書畫都限制，不敢逍遙笑嘻嘻。

寶（白）：夫人原是下官的畏友呀，（唱）：夫人擅長刑政與軍機，助我運籌最合宜。

趙（白）：老爺，你要女人代你做官，志氣何在，況且你有許多幕僚。幕僚聽你的話，夫人只聽自己，一意孤行。老爺是大丈夫，豈可日日夜夜向女人低頭。（唱）：老爺，太阿倒持不可以，大權柄要捏在自己手掌裏。

寶（遲疑半晌，趙注意寶，看讒言有效否。）寶（白）：陽台，你痛詆夫人，屢進讒言，如何道理？

趙（唱）：你把好意當惡意，我一片眞心全然枉費。（舉

手挽袖露臂介）。（白）：你看這臂上。（哭介），（唱）：青青紫紫打破皮，你還要什麼好憑據？（哭介）

寶（察看、撫摩趙臂，恨恨介）（白）：陽台，不要啼哭，你明日同行就是。（唱）：深知身在情長在，（這句是李義山的詩）

趙（走向前，用袖遮，唱）：不是花迷客自迷。（亦是李義山句。特註）

寶（白）：陽台，你且去收拾行裝。

趙（白）：是。（下）

寶（踱來踱去，發愁，自言自語，白）：夫人不去，陽台同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眞左右爲難呀！

春（捧紙包上），（唱）：夫人差我上畫堂，要與老爺送文章。

寶（坐）

春（前，白）：夫人命我將老爺的詩文呈上。（寶取放在一旁）

寶（白）：夫人在房中現作何事？

春（白）：正理老爺的東西，明天老爺好帶去。

寶（白）：春雲，你去稟告夫人說，老爺上任，須要夫人同去，請夫人三思。

春（白）：是，（行幾步）

寶（白）：回來。夫人若肯同行，快來報我。

春（白）：是。（下）

寶（白）：夫人秉性剛强，但對我呀，（唱）：一片眞心情義長，我强迫她，她不賣賬，我軟求她，她看我無主張，我冷落她，她也許會想想，想想我還是她的有情郎。

春（又上，捧一小盒，上前，白）：老爺，夫人送上盒子。

寶（開盒看介，白）：原來是一顆勻圓的珍珠，阿呀且住。玉是避寒的，珠子是避灰塵的。她還是叫我避開陽台。我已許下陽台，叫她明日同去，這顆珠子倒是白送的了。呀，春雲，我且問你，夫人明日同行不同行？

春（白）：夫人嘴裏老是念着，「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想是不去罷。

寶（白）：下去。老院公那裏？

院上（白）：老奴在此。

寶（白）：夫人對你甚是信任，你去奉勸夫人，明日與你老爺同行。

院（白）：是。（下）

寶（起立，行步，白）：夫人呀，你去了，凡事好辦，你若不去，凡事困難，你不要與我爲難呀。

院（捧玉玦上）

寶（白）：你回來得好快呀！

院（白）：啓老爺，夫人不發一言，也不許老奴開口，只命老奴將玉玦呈上。

寶（接玉玦，反復審視介。白）：玉玦、玉玦，主意已決。好呀，不去就不去。大丈夫當機立斷，何必多疑。（唱）：送來玉玦太荒唐，你太小器你太狂。（白）：夫人呀，（唱）：你不要後悔遲，大丈夫作事原該自主張。（白）：罷、罷、罷、（唱）：明朝只帶陽台去。……老院公。

院（白）：在。

寶（白）：你老成忠實，我命你管理家事，看守田園，小心服侍夫人。下去。

院（白，低頭）：是。

幕下

第六幕　警悟

蘇上，春秋同上（春捧一盤爐香，秋捧一瓶花，帶路），

蘇（唱）：經年生死信悠悠，又見桃花牆外頭。燕子自來花自發，人生長恨水長流。（春、秋安置手中的東西。）蘇（白）：春雲。

春（白）：有。

蘇（白）：打起珠簾。

春（捲簾介）白：是。

蘇（白）：老爺一去，音信全無，忽忽已是一年。（望園子介）你看園子裏，黃鶯作對，粉蝶成雙，好不快活。只有我蘇若蘭呀，（唱）：朝朝別恨與離愁，清淚長垂倚小樓，得自由，不自由，心向春風欲訴休。回首傷心無限事，一任芳華去不留。（入坐，看書介）

春（白）：妹妹，昨日到今天，夫人水米沒有沾牙，也不梳頭，也不戴花，眼淚汪汪的，幹什麼來着。

秋（白）：她在想老爺。老爺請她同去，她偏偏不去，老爺去了，她又偏偏捨不得，朝也想，夜也想。眞是個怪性兒。

春（白）：你說得輕些。（瞧裏面介）

秋（拉春，白）：老爺在這裏，天天熱熱鬧鬧的，二夫人又唱歌又跳舞。不想她（指內介）放着榮華富貴不要享，弄得孤孤另另、冷冷清清。大白天沒有一個人來，半夜裏鬼也聽不見。姐姐你說，難受不難受。不用說她，就連你我……

春（瞧裏面搖手介）（白）：少說點罷。

秋（白）：姐姐家裏的小伙子給老爺帶走了，你不寂寞麼？

春（作羞秋狀）

蘇（白）：你們鬼鬼祟祟說些什麼？

秋（白）：沒有說什麼，春雲姐姐在那裏想小伙子呢！

蘇（白）：休得胡說，（拿起書來，翻來翻去，放下，嘆息，白）：花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好不困人呀！（起立唱）：我坐不定睡又不穩，不料想兒夫竟薄倖，我有意向襄陽通個信，誰做針兒將綫引。（白）：春雲去喚老院公來。

春（白）：是。（下）

蘇（白）：秋月，你剛才和春雲說什麼？

秋（白）：沒有說什麼。

蘇（白）：唔。

秋（白）：我們說大家冷靜得很呀。

春引院上。院（白）：夫人呼喚老奴，有何吩咐？

蘇（白）：你家老爺，音信全無，我命你打探消息，你聽見些什麼沒有？

院（白）：夫人呀！（唱）：來往客人我問過，都說襄陽政不苛，老爺官聲眞不錯，有口皆碑百姓歌。

蘇（白）：如此說來，老爺倒能兼善天下的了，你還聽得什麼來？

院（唱）：聽說老爺得人和，除暴安良新政多。只是沒有聽到二夫人。

蘇（白）：二夫人的事，那個問你來。

院（唱）：奴才心裏沒奈何。

蘇（白）：你有什麼沒奈何的？

院（白）：夫人呀，老奴常見夫人悶悶不樂，定然有事在心。老奴也猜得幾分。噯！老奴縱有話說，也不敢告稟呀。

蘇（白）：我看你素來誠實，也想問問你，你有什麼話，何不早說？

院（白）：奴才不敢。

蘇（白）：你說錯了，也不要緊，你且說來。

院（白）：老奴該死。老奴曉得夫人爲難，其實老爺離不

開夫人，夫人也離不開老爺。夫人要老爺回心轉意，却也不難，只要知彼知己，就有辦法。如今，夫人若往襄陽，不免過於自卑，假若不去，又不免過於自高。老爺不來請，夫人怎樣去。老爺沒有信來，夫人也沒有信去，老爺夫人各不相讓，夫人呀，那裏再見得到老爺？這個僵局要能打開才好呀！

蘇（白）：依你之見，該怎樣呢？

院（白）：夫人呀，要正本清源。（唱）：誰有過錯誰當認，解鈴還待繫鈴人。

蘇（白）：誰繫的鈴？

院（白）：夫人請想。（唱）：第一是老爺不該應，第二是夫人太忍心。

蘇（白）：唔。

院（白）：老奴該死！（跪介）老奴不說也罷，從古以來，那有在下的批評在上的。

蘇（起立、尋思介、又坐）院公，你倒說得是，起來說話，我不怪罪於你就是。

院（白）：多謝夫人。（唱）：老爺的朋友不正經，留春院會文圖空名，若要會文，就該揀地方，府中有水榭和花廳，魁星閣文昌殿在附近，何必定要青樓去安行，既在青樓設文壇，也不該弄到夜三更。（白）阿呀，老奴不說也罷。

蘇（白）：你說，你快說。

院（白）：老爺作孽與二夫人無干，二夫人拗不過老爺。（唱）：夫人不該打罵二夫人。

蘇（白）：怎麼不該？

院（白）：夫人，那二夫人出身寒微，從小陷入娼門，受人糟蹋，已極可憐。不料老爺玩弄她，夫人又責打她。二夫人有口難分，自然要懷恨在心的呀。（稍待，蘇默然）院（唱）：嘆息紅顏多薄命，被人玩弄被人輕，夫人呀，男人汚辱女兒身，還要女人自己壓女人。二夫人縱然有過錯，她的過錯其實最微輕。（白）：夫人秉性剛正，心情孤高，不肯容讓末，二夫人不免要自衞，老爺也不免要偏袒了。

蘇（起立白）：阿呀，且住，老院公的話，字字刺心，句句有理。男子汚辱女人，這說明了老爺的不是。女人自己欺壓女人，這又說明了我的罪過。想我蘇蕙，幼秉庭訓，頗讀詩書，每逢讀到「唯

女子、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心中大不自在，每逢讀到「武王有能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女子簡直不算人，心中也萬分痛恨。如今院公一語道破，一針見血，看起來院公的見識竟超乎聖人之上，而我蘇蕙的見識末，反不如不曾讀過聖賢經書的院公。阿呀，蘇蕙啊，蘇蕙，你的鐵竟鑄成大錯了！院公的話（唱）：好似晨鐘催夢醒，我怎能再把顏面爭。又羞，又愧，對院公說，（白）：院公啊，（唱）：老爺與我都是亂胡行，他不該强人作妾辱女人，他不該生活飽暖便思淫，他不該重男輕女自專橫，他不該任意摧殘夫妻情，男女都是父母生，欺人太甚不公平。（白）：我呢，蘇蕙啊蘇蕙，你聰明反被聰明誤了。（背着院公唱）：你不該孤僻又驕矜，你不該女人壓女人，自身受了不平等，苦待陽台欠思忖，（轉過來對院公白）：院公啊（唱）：我若再見二夫人，定要陪禮認罪名。（白）：院公，你的忠言，啓豁我心，我與老爺果然都有過錯，只是僵局已成，如何打開？

院（白）：夫人賢明，若把孤高的心情放下，爲老爺想想，爲二夫人想想，自然就會撥開雲霧見青天。

蘇（默然上前，稍停，白）：我與老爺隔絕一年，我有工夫細想，難道他就不悔悟麼？（唱）：我這裏自思忖，他那裏會想清，我若有長綫把他牽引，怕他不拜倒石榴裙。（笑介），院公，我知道了。

幕下

（上）

三訪西樵

懷焰

初睹名山如夢，夜聽飛瀑沉洪；
仿佛已行萬里，携手沒入山中。

梅花渺紫荆濃，奇岩上倆迎風；
天涯唯君可伴，青巒共枕幾重？

携兒再訪樵峯，洞中天地無窮，
燈光水色如幻，回傳童音琮琮。

八〇年四月廿六日

魯迅佚文《我的父親》與《莊子》「無怛化」

張向天

魯迅早期的思想，頗受莊周的影響。郭沫若一九四〇年有《莊子與魯迅》（收《沫若文集》第十二卷）之作，已作詳盡的的分析和闡釋。他有這樣的話：

「魯迅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詞彙，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爲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贊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莊子的反映，無論是順是逆。……」

經郭沫若的研究，用莊子書中的故事或寓言爲創作題材的，有《故事新編》裏的《出關》和《起死》兩篇，這是不錯的；近來新發現的魯迅「五四」時期的佚文（見本年五月三日《人民日報》）中，有《我的父親》一篇，其

取材就出自《莊子》。

魯迅的原文是：

我的父親躺在床上，喘着氣，臉上很瘦很黃，我有點怕敢看他了。

他眼睛慢慢閉了，氣息漸漸平了。我的老乳母對我說：「你的爹要死了，你叫他罷。」

「爹爹。」

「不行，大聲叫！」

「爹爹！」

我的父親張一張眼，口邊一動，仿佛有點傷心，——他仍然慢慢的閉了眼睛。

我的老乳母對我說：「你的爹死了。」

阿！我現在想，大安靜大沉寂的死，應該聽他慢慢到來。誰敢亂嚷，是大過失。

我何以不聽我的父親，徐徐入死，大聲叫他。

阿！我的老乳母。你並無惡意，却教我犯了大過，擾亂我父親的死亡，使他只聽得叫「爹」，却沒有聽到有人向荒山大叫。

那時我是孩子，不明白什麼事理。現在，略略明白，已經遲了。我現在告知我的孩子，倘我閉了眼睛，萬不要在我的耳朵邊叫了。

〔原載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國民公報》「新文藝」欄。題爲《我的父親》。〕

這篇散文詩，它無疑的是《朝華夕拾》中《父親的病》的最原始的思想構思，後來加以深而且廣的發展，才成爲《父親的病》這樣內容豐富的回憶文章。

《父親的病》結末一節，有如此的記述：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喫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

早晨，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

又較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纔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却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這一節和新發現的佚文《我的父親》，都是同一題材，叙事的前後層序和所要表達的思想，都是一致無二的。所不同的是叫魯迅大叫父親的人物，佚文一篇作「老乳母」；而《父親的病》則作「衍太太」。在用語方面也有小異，佚文作「爹爹」，後者作「父親」。在日常生活中，呼父爲「爹」，較近自然。

佚文的《我的父親》的全文主題是人在臨斷氣的時候，應當是「大安靜大沉寂」地「徐徐入死」；不當亂嚷，擾亂他的死亡。

這思想的取材，是出自《莊子．大宗師》。

《大宗師》篇有這樣的故事：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關鋒的這節語體譯文是：

「不久，子來生了病，喘氣急促，將要死了。他的妻子圍着他哭泣。子犁前去探問，（看到這種情形，他）說：「去！躲開！不要驚了造化。」（關鋒《莊子內篇譯解和批判》頁二二四）

這就是《莊子》書中有名寓言故事之一：「無怛化」。「無」，毋也；「怛」，驚也。「化」謂造化。意謂：人當造化將死，不要去驚擾他！

《莊子》注說：「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爲怛之也。」

魯迅文中的「阿！我的老乳母。你並無惡意，却教我犯了大過，擾亂我父親的死亡……」這思想正取源於此。

人死乃屬自然，當人死復歸於自然，何須大嚷大叫呢？有誰見過人向着荒山大叫啊！

魯迅的這篇佚文的構思，雖又重現於《朝華夕拾》的《父親的病》一文中，但若果稍加分析，則可看出二者有顯然的不同。《我的父親》文字稍簡，表達的是莊子的那種委運順化、純任自然的思想；而《父親的病》文字稍繁，而所表達的却是對生命理解的一種新看法，對一貫行之有素的所謂孝道、對人臨終的落後不合理的習俗舊規，提出了自己的批評。這也當視做「醒過來的人的眞聲音」！

從魯迅這篇源出莊子思想的佚文，又可爲郭沫若當年所未及見，著文較早的《莊子與魯迅》一文做個補充。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於香港

一朵小花

（外二題）

舒婷

永定山區有一座寸草不長的峭壁，上面是一個沒有任何標誌的小墳，像一只悲哀的眼睛，凝望着羣峯隔絕的天邊。

不知是誰，在這裏放下了一枝半凋的金鳳花，有如故鄉海岸上一小朵褪色的紅雲，以憔悴的容顏伴隨着寂寞、長眠的心。

十年前，她和我們大批人來到這裏，誰也不曾注意她的姓名，她的模樣。她也許溫柔，也許倔强；她可能有青春照人的紅暈，也可能只有一雙常含淚水的眼睛；可是當她永遠離開了我們之後，却成了我們之中最美麗、最不幸的象徵。

第一年秋收，她下了水田，傍晚開始打寒戰，半夜發起高燒，必須立即送往醫院。於是不經動員，就集合起七、八位知識青年，最小的只有十五歲半。一位老農執着松明引路，担架隊走入深山。

到汽車站去，必須走三十里無人烟的小路，攀越幾千級石階。這邊是黑糊糊的深澗，澗水似乎在遙遠的地方潺潺作響；那邊是筆直的石崖，怪石參差，似乎作勢要把人推下去。不容易呵！那位老農回來說：這些小伙子放下担架時，身上的衣服成了破布條，每個人都有芭茅、荊棘、石棱留下的血印，可是担架沒有稍爲傾斜過。

隔天上午九點鐘，姑娘在縣醫院病床上翻了個身，面朝打開的窗口，停止了呼吸。她得的是一種奇異的病：鈎端螺旋體傳染病。

這個生平沒有寫過一行詩的姑娘，却留下了詩一樣的遺願：請讓我的墳墓，朝着故鄉的方向。

也許是心酸的心願，引起我們離愁深沉的共鳴；也許是這意料不到的結果，震動了我們開始思索的心；總之，方圓幾十里的知識青年，在那一兩天裏，平滑的前額都刻上了印記。

石壁上鑿子和大錘的叮噹聲，隨風傳到每一個窗口，那一夜，多少人無眠！

決定第三天下午四時出殯。

爲了安定情緒，公社幹部通知在這天下午三時開全體知青大會。

中午，下起了濛濛霏霏的雨絲兒。公社那個老是慢了十五分鐘的老掛鐘拖拖沓沓地響了三下。只有風吹起紅布長幅，會場上空無一人。

通往峭壁的公路，小道和田埂上，沉默的人羣絡繹不絕。雨越下越大，人越聚越多，誰也不響聲，只有沉重的雨粒打在沙土上的噗噗聲，和脚步移動的擦擦聲。

這是什麼？哀樂嗎？

一剎那間，誰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這是眞實的。在撲素的白木靈柩後面，居然有一支小小

的、英勇的樂隊。每個音樂家在自己的學生時代都是母校的樂手，可是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聽衆，他們的演奏一定從來也沒有這樣出色。

黃昏，雨停了。有一位靦覥的青年站在石壁上，用柔和的、帶點口吃的聲音朗誦她自己的悼詩：

一朵小花枯萎了……

……

我珍惜地檢起這株金鳳花，這是哪一位同伴從故鄉來，特地帶來告慰姑娘的呀！我沒有什麼可以獻上，但是讓我告訴你，善良的姑娘，我是最後一個離開這裏回家鄉去的，今後你也許更加寂寞，然而你也應當會得到安慰的，因爲再也不會有人，重覆你的命運了。

夜思

這是綠島一個普通的靜夜。

濤聲止息了。海，我心愛的大海呵，似乎固執地等待着什麼。只覺得胸中膨脹起無限的惆悵，它帶來了更強烈的渴望，渴望離開這裏，到溫煦的陽光中去痛哭一頓，但，我又能走向哪裏呢？

我放下手中簌簌作響的詩稿，絕望地絞起雙手。血，青春鮮紅鮮紅的熱血呵，就要從我的傷口流失。我推開窗門，把臉緊緊貼着冰冷的窗欞，任雨毛毛軟軟地落在亂髮上。

高傲的日光岩被樹木的陰影烏雲似地浮托着，看起來像疲倦的老人，他在不安地傾聽着，能夠得到回答嗎？連星光也死去的深夜呵！

即使月光如劍，能夠劈開這凍結的黑暗，閃電似地劃過你的長空，你肯鼓起你的萬頃波濤回應嗎，大海？

即使心如微星，能夠穿透這凝聚的雲層，照耀你那愁悶的天庭，你能舒展千年的笑容恢復已逝的熱情嗎？古老的山呵！

回答

——給一位沒有見過面的朋友

我相信我們在另一個世界見過面。

是一對同在屋檐下躲避風暴的小鳥？是兩朵在車轍中倖存的蒲公英？我記起我是古老的大地，簪着黎明的珠花；你是年輕的天空俯身就我，垂下意義無限的眼睛。

一戴上假面，我們不敢相認。

我相信我們還有其他未泄露的姓名。

你是夢，我是睡眠；你是巍峨的冰峯，我是蒼莽的草原；你是躺在受孱的土地上的不屈的弗拉基半爾路，我是路旁履着綠苔的一汪清泉。

在我們以顏色劃分的時候，我們彼此不相信。

我相信我們都通曉一種語言。

花鐘喑啞的鈴聲；殞星沒寫完的詩；日光和水波交換的眼色；以及錄音帶所無法竊聽的——霞光嫣紅的遠方給予你我的暗示。

如果一定要說話，我無言以答。

一九七七，一，廿四。

拾回的記憶

陶然

老樹

我依稀覺得，有一棵百歲的老槐樹，竟然被我遺忘在心中的某一個角落。它就在這樣的冷風、這樣的寒氣、這樣的夜空、這樣的星光下，寂寂地把枝葉巍峨地向天空伸展。

我遲疑着，恍惚墮入朦朧的世界。我好像做着一場悠長的夢，夢中的路，向無際的遠方鋪去；就在天邊，我又邂逅那冷風，那寒氣，那夜空，那星光。

而在眼前，也有一棵枯乾的老樹，樹皮脫落了，樹幹在齊着屋頂處給鋸斷了，但它却仍然頑強地立在那裏。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樹。

可是啊，這棵不知名的老樹，竟攪動我的心湖，招來一種亂紛紛的回憶。

我的憧憬是抽出的新芽，縱橫交錯地織成綠色的旗幟，在春雨中輕輕飄揚。

憧憬遠去了，只有冷風、寒氣、夜空、星光依然故我。

我確切地記起，有一棵百歲的老槐樹，曾經在我心裏住下來。

風沙

你也不喜歡風沙麼，那淒厲的呼號有如太悲哀的老婦人在嚎啕的風沙？

我也不喜歡：萬里晴空驀然消失在漫天黃沙的飛舞下，蔚藍給染成昏黃一片；沒頭沒腦砍下來的狂風，活像從四面八方發動攻勢，縫的眼睛，依然抵擋不住無孔不入的襲擊；在劇痛中，臉上又增添被抽打的痕迹……

誰會喜歡它呢？

我與你一樣，盼望的是那明澈如鏡的藍天，柳絮翻飛的春風，輕輕洒下的陽光，微微蕩漾的湖水……

在歡聲喧語的海洋中，該是我們泛舟遠航的時候了吧？你那常駐的微笑，帶來了潔白的夢境、炙熱的探索，連靈魂也在最隱祕的地方發抖。

可是，啊，窗外竟是驀然而來的風沙，那令人背轉身子、縮起肩膀、閉上眼睛的風沙。它猶自以永不疲倦的嘮叨，在忽高忽低地號叫着。

我忽然覺得，有一顆明亮的星，隕落在我的心田裏。

胡同

這長長的巷子啊，就是我留下美好記憶的胡同。

在陽光下、在月色中、在風沙裏，輕輕的脚步，曾經從東到西，又從西向東地印下永遠的痕迹。

這胡同的名字，曾經長久地低迴在耳畔，勾起想像長上無拘無束的翅膀，漫天徜徉。它好比是可塑的膠模，隨着我的幻想，一會捏成這樣，一會捏成那樣；最終却在不成形中化成一個美麗的朦朧。

而今，我確實穿過這陌生而又熟悉的胡同，以往的想像只是抓不實的空氣，千思萬想，抵不過一個眞實的存在。

就在這條胡同裏，我撿起散亂的花瓣，醉人的香氣飄到雲外；而那朱紅的大門，就是令我心跳的溫熱的標記。

這長長的巷子啊！

電車

夜正朦朧……

大街寂靜。飛馳的是無軌電車。整座車廂給搖幌得心神不定。

司機耍酒瘋呀，你嘟囔着說。

車窗把自行車落寞地拋棄，涼風呼呼地撲來，從車頭到車尾賽跑。

車站引誘我們起身——

高速中的一煞，我騰雲駕霧般向前拋去，慣性玩弄我表演三百六十度的前滾翻，跌坐在過道上，猶自莫名其妙。嘩然聲裏，却驚愕在你腫起的小腿上。

自行車上一個少年的一次偏頭，竟將車把歪向電車道。少年安然無恙，代價就是滿車的斛斗。

夜仍朦朧……。

對話

縹縹渺渺，那聲音在空中滾動，越過大街小巷，化成眞切的波動，漾到我耳中。

你那含笑的語調，從不可見的地方發出，你的神態却鮮明地攫住了我的眼神。

陌生並不是重重關山，有了眞誠引路，就會在摸索中找到捷徑。即使是相處短暫，也可以心靈相通。

聽吧！那縹縹渺渺的聲線，不是變得如此玲瓏瓏？

鼾聲

也是這樣的鼾聲呀，在隆隆的火車聲中，忽強忽弱地呼嚕着，就在室內徘徊不去，撩得我心情惝怳。

曠野的風，呼呼地滑過窗外。列車排開原野，從兩旁飛過去的，該又是綠色的田野、汩汩的水流、零散的農舍、暗淡的燈火……

由冷漸暖的大地，載着孤獨的你和我，在夜的困倦中鋪開，把距離拉向無盡。

漫來悄悄的睡意，在一瞬間，我自以爲又置身往日那地方：書桌、沙發、雙人牀。我傾聽着那樣的呼嚕，爲一種寧靜的喜悅所籠罩。

猛然醒轉，隆隆的火車聲中，依然是那樣的鼾聲；仔細一瞧，眼前分明是：車窗、行李、雙層牀。

我的心朝着反方向飛去了，就在那樣的鼾聲中……。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三號風球下，於香港。

馬利

保加利亞一部描寫心理的小說

《沙漠的草原》（The Green Grass in the Desert）整個故事中，環繞着一個藝術與生命的主題。題中主角阿納斯托斯（Anastos）是一個悲觀人物，他有好沉思的獨特個性，這常使他爲一些關於生與死的疑難問題所困惑。他要探索生存的意義，要追求燦爛的人生。書中由剖析生存的價值從而找到眞理。

純粹以閱讀爲一種樂趣的讀者或不會喜歡書中的論調。但主角性格的感染力，會令讀者有所同感。當然，並非每一個人，但首先必將是那些和主角性格相近似的人。

故事的叙述基本是依賴於冗長的對白交代，作者的影子使人覺得他活現在書中。

作者廸科（Diko）是散文作家，在小說創作方面有其個人的風格。

大嫂生日這一天

凌冰

到泰國探親期間，碰到的喜事可多哩！有：五哥的新屋落成和大兒子澄國娶親、二哥的小女兒出嫁，再就是嬸母和大嫂嫂的生日。家人們喜孜孜地笑說我是幸運使者，既給他們帶來了歡樂，也分享了他們的歡樂。

這兒單表大嫂生日這一天。上午我在堂姐家中作客，午飯後才趕到大哥家中參加大嫂生日的晚宴。由於親戚朋友衆多，留泰期間，我每天平均要到二戶人家去拜訪，並由他們請我吃中、晚飯。大哥喜談笑，說我命好，就像「阿媽食伙頭一樣！」（潮俗兒媳衆多的父母，每天由兒媳們輪流供飯。）但跟着他吞吞吐吐地說：「又像……」他望了望大嫂；霎霎眼睛作了一個胆怯地不敢遽然說下去的表情。我好奇地催促他說：「像什麼呀！」他顧不了嫂嫂目光的制止；收不了口似地滑出來說：「像公猪……」（潮俗往往幾戶人家合養一頭猪，輪流飼養，逢年過節就宰了

分配。）大哥語音剛落果然引起大嫂的一場責罵。大嫂還頻頻向我表示歉意，那知我却覺得很平常，沒有什麼過分。記得小時在家中，我們兄弟姐妹就喜歡「鬥嘴」取樂。大哥親切地拉着我說：「亞妹，俺無計論，兄妹仔有耍有笑正相好。」大嫂盡管裝得狠狠地瞪了大哥一眼，但却掩藏不了眉宇之間的笑意。指着大哥說：「你看，他像不像做祖父的人啦！」這時，大哥却不慌不忙地把頭顱扳正，裝出一副鬥鷄眼來，樣子眞是滑稽突梯，我和嫂嫂不禁大笑起來。

人們往往愛說，往事如煙。固然是說它消逝去了，但可知道它也會有凝聚的時刻。這時在我的腦海裏就像煙堆霧砌似地，許多人物、場景由模糊而清晰，漸漸兒的推到一個大特寫——那是青少年時期大哥的頭像，一副鬥鷄眼的頭像。記得小時，姑叔兄弟姐妹們常在一處玩耍，遇到衝突、吵架時，大哥往往走來調解，最後他裝出一副鬥鷄眼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天大的意見馬上化爲烏有了。有時被大人責罵；或不稱心時，大哥往往又朝着你扳正頭顱，裝出一副鬥鷄眼來，這時誰都會破涕爲笑，煩惱頓消了。童年時代，正是由於大哥的幽默詼諧、和這副滑稽突梯的鬥鷄眼曾經給與我們一羣孩子多少溫炙和安慰啊！而今，卅多年後的重逢，我這位善良的大哥還以他樂觀的性格、裝出一副鬥鷄眼來爲我們相聚的時光增添歡笑，眞是令人感激。

大哥的住處是二層複式住宅，後面是一列平房，四週是草坪。籬笆旁種着各種樹木。有高聳入雲的椰子樹；有濃蔭蔽日的鳳凰樹；還有芒果、菠蘿蜜、酸木嵌、龍眼樹；種得最多的是香蕉。大哥說泰國香蕉品種很多，他園裏就種了十多種，跟着他取了幾個瘦小得像手指樣的香蕉給我，說是名種，我有點不太相信，遲疑了一回才接了過來。大哥催促說：「嘗一嘗嘛！」我當即吃了一個，覺得既香甜又有韌性，實在好吃，連吃了四個。大哥說：「好吃哩！這叫做人不可以貌相，物也是一樣。」

屋後右角有一株石榴樹，火紅的石榴花掛在枝頭，一對並蒂的石榴臨風搖曳，看來石榴直徑就有三吋，可謂碩果。侄兒們把它摘了下來，放在漆盤裏，說這是給壽星公壽星婆的禮物。

石榴樹下的臨時廚房搭起來了，桌上有着各種等待烹調的菜色。還有二個大型的石油爐。如果這二個大型石油爐變成炭爐的話，那一切就像以往潮州家中有喜事時在院子裏的石榴樹下「到會」一樣了。最令人注目的是在草地

上臨時用石頭砌成的爐灶，炭火熊熊，廚子在上面燒烤乳豬，油脂滴在烈火上，嗶啪有聲，青少年們都被吸引了來，團團圍住，廚子見有人欣賞，更大展身手，把燒豬翻來覆去，動作輕捷，就像耍雜技樣。看得大家嘖嘖不已。

今夜，筵開五席，大哥、嫂嫂及其子孫卅多人，佔了三席。另二席是鄰居，親人們因住得遠，沒來參加，使人想起「遠親不如近鄰」這句古話來。跟着大哥向左右鄰舍大聲叫喊，林伯、張伯他們二家大小向園裏奔來。實在有點「隔鄰呼取盡餘杯」的味道。顯然，大哥和鄰居們關係很是不錯。

夜幕漸漸兒降臨了，樹木上綴着的各式電燈亮了。在吃過脆皮乳豬和香滑魚翅之後，人們猜拳喝酒，歡樂就像海潮一浪高過一浪。大哥充滿愛意地扶起大嫂，對兒孫們說：「我敬你們阿媽一杯……」大哥舉杯到嫂嫂嘴邊，嫂嫂啜着酒。大哥激動地說：「我一生最敬重你們阿媽了，我們共甘共苦了一輩子……你們就要學我們一樣，相親相愛呀！」這時林伯竟要大哥講戀愛史，感情豐富的大哥實在有着滿肚子的話要說，他望着嫂嫂，抹着喜樂的眼淚，說：「我和阿鸞……」一時間數十個人圍攏了來。

說起大哥的戀愛史可眞不賴。三十年代的舊中國啊！封建落後，男女授受不親，但大哥却愛上他的女同學阿鸞，那時他十六歲而阿鸞却只有十五歲。他們二人一道踏青、觀潮、細語……。學校和鄉裏流言蜚語不少，事情終於傳到祖父耳裏了，老人家大爲震怒，認爲是敗祖辱宗，大逆不道，在廳堂裏把大哥重打四十大板，並從鄉下趕到數十里外的汕頭市去當學徒。好得三叔父見他們二人年紀雖小，但誓死相愛，很是同情，遂偷偷地把大哥送到泰國。而阿鸞却在家鄉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征人歸來！

經過了六個年頭的努力，大哥積了一筆錢回鄉娶親，祖父無可奈何只好同意。這椿情比金堅的愛情故事在我們鄉中很是轟動。它是大哥、大嫂二人反封建、爭取婚姻自主的勝利。也開了我們家兄弟姐妹婚姻自主的先河。

婚後不久，大哥帶着阿鸞——我們的嫂嫂到泰國開闢他們的新天地。於今數十年過去了，他們也已是綠葉成陰子滿枝了。……這時，桌上已上了最後一道菜——生炊烏魚。大哥夾了滿滿一箸說：「亞妹，俺許厝下宮池烏魚多肥呀！蒸隔夜吃，就像吃鮮鷄肉一樣！」

大哥的話又把我帶入回憶之中，風景依稀，我好像回到潮州家中似地。只是耳邊一片喧騰，原來大哥的孫兒、孫女們穿着五色繽紛的泰國民族服裝——他們有的奏樂、

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最忙的是他們的父母——大哥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們紛紛舉起相機，興致勃勃地在給孩子們拍相，父母們的喜悅和得意之狀，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最後一個節目是兒孫們舉杯向二老祝酒，大哥和大嫂互相勾着右手，舉杯痛飲，滿園子的人又鼓掌又叫喊，淹沒在一片歡樂的海洋之中。

眼前的情景在我來說，實在有點如夢如幻的感覺，我的腦際總是出現着另外一些人的臉孔，那是我兒時的伙伴——姑叔兄弟姐妹們，大概有廿多人吧！時間曾經把我們親密地結合在一起，然而又輕輕地把我們分開了。昨日我們最親密的人——大哥，今天却是另外一羣在我看來完全陌生的人（天哪！我是第一次會晤他（她）們的呀！）的父親、岳父、祖父和外祖父，他（她）們才是大哥、大嫂最親密的人呀！兒時的伙伴們啊！今晚，你們又在何處呢？我知道的，你們都各自和在我看來萬分陌生而却是你們最親密的人生活在一起。而我自己又何曾不如是呢！事實早就是這樣，但我怎麼會直至今晚才感覺到和爲之震驚呢！

馬來西亞舉辦馬來詩歌收集競選

禾子

馬來西亞“全國馬來作家聯盟”與國民銀行最近宣布聯合舉辦收集最佳馬來詩歌作品競選，擬頒發的獎金近馬來西亞幣一萬五千元。此項文學獎稱爲“國民詩歌獎”（Anugerah Puisi Putra）。上述兩機構已成立評選委員會。參加競選詩歌必須在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寄至該“全國馬來作家聯盟”。

舉辦這樣一種詩歌競選，在馬來西亞尚屬首創。它的競選機會是絕對公開的。

“全國馬來作家聯盟”主席伊斯邁爾·侯賽因表示：“好些地區一直在使用馬來語。這正是給最佳詩作頒發獎品的好時機。參加的詩作只要是馬來詩歌便成並不受詩歌作品的作者的國籍所限制。”

此項文學獎今後將每年頒發一次。參加競選的詩歌收集人必須送交所收集的同一詩人寫出的五十至一百篇作品，其中十篇必須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在報刊上發表的，另十篇必須是未經公開發表的。已在市面上發行的詩歌選集不能用來參加競選。

獲選後，作品的作者仍然保留其出版權，但“全國馬來作家聯盟”有權優先出版該作者的選集。

外國文訊

成田之美

松謐

朋友從日本成田回來，帶了一束藍色的康乃馨和小白花給我，藍色的康乃馨原是我最心愛的花兒，那些不知名的小白花却是我在成田小鎮的花店首次發現的，當時的白花兒正散亂的夾雜在一束束鮮紅的玫瑰上，外面用透明玻璃紙輕覆着，晶瑩如繁星點點。後來我就總以那些白色的「星星」花陪襯藍色的康乃馨，靠近凝視時就好比一方藍天與絮雪的混雜。藍天，成田的藍天正是那般的高，那般的清麗。

由於工作關係，去年冬天我常有機會到成田，每踏出成田機場就立刻要接觸那股清冷的空氣，這空氣是特別的，它正刻劃出成田小鎮靜穆安舒的性格。一個日出不久的清晨，我就迎着這冷空氣在酒店附近的成田郊區踏步，沿途看見一列列整齊的樹叢，不錯，它們應是屬於日本的樹，帶着日本民族規律却雅致的氣質。

酒店外有舒適的旅遊車免費接送旅客到成田小鎮，那天我出外的時間比較早，車子上只有我一個乘客，司機照樣笑容可掬的跟我招呼。約十數分鐘後便到了小鎮，說了日語中最簡單的那一句謝謝，我便往街上走去。

成田的馬路，正如日本其他地方一樣，每逢綠燈亮時，便有音樂伴着人過馬路，常有人對我提及一個傳說：一些香港朋友因不守交通規例，於是被日本交通警察强迫練習來回馬路數十遍。我從不曾在成田街上衝過紅燈，並不是怕罰，而是我喜歡那熟悉的音樂所帶引出的節拍。一天之中，它反反覆覆的沈吟着，就像不厭其煩地訴說同一個故事。它說什麼，對我就如日語一般的未能明白，但又總覺得悅耳。

一條修長的不闊不窄的路，兩旁大多是日式的一層平房，在那兒你可以發現各式各樣的店鋪，有服裝店，玩具店，鞋帽店，小食店等。不要以爲這樣簡單的小鎮所售的東西會比市區的差遜，它反而使人總覺得附近的

居民幸福，既不要擠在鬧市購物，又可以買得好東西。也許自己是粵犬吠雪，以致對日本一般水準的貨品都被吸引得出神。在成田，你可以整天流連店舖之內而不覺得煩厭。

我欣賞日本人富有美感的心思，不信的話，姑且在成田這小鎮內買一點點東西你就明白了，買幾個餅子，他們會替你好好的放在美麗的盒內，盒上圖案化地平放幾塊有花紋的紙巾，再用絲帶，花紙包紮好盒子，最後放進袋中。在香港購物，袋的用途就是放東西，然而，單是一個成田，每家商店的載物袋的不同設計已經夠你着迷，與香港實際的商人接觸久了，到了日本，你很容易以爲那刻意裝飾的包裝是一種奢侈。

那天我在成田街上徐徐行着，只有部分店舖剛開始營業。成田鎮上的人，還是同出一轍的整齊雅潔。那天我看見一位日本少婦踏着小巧的單車往街上購物去，她的單車上放置了一個很精致的小籮子，用來盛放所購物品。看着她從街的那一端悠閒的踏車過來，令人看得很舒服，一個富足的民族，就算連小鎮風光也可以讓人攝取好些美麗的圖畫，在香港繁忙的生活中，街上所碰到的十有八九都只是緊張顏倦之容。

成田修長的街道盡處，有一座廟宇，那天早上我定要瞧它一瞧，我不知是否成田的整潔寧靜令我產生了一種偏見的好感，因爲我曾到過不少地方的廟宇，都沒有能像成田的那一所給我這麼好的印象。正如各地的名勝區一樣，成田廟前的廣場也充滿了頗多的小賣攤檔，所不同的，就是那難得的整潔與安逸的氣氛。

從廣場往廟上走，約二百多級階級。到了上面，就像是別一個世界。在那裏你眞的感到那靈氣的存在，中國的廟寺，著名的如蘇州的寒山寺，或杭州的靈隱寺，你進了裏面，就只是進了一個變了名勝或歷史陳蹟的廟寺軀殼，我奇怪日本一個不大出名的成田廟，就惹人如此的遐思。古木鬱蒼蒼，再加上蓋了半斜坡的紅葉，更襯托出廟的幽美。成田廟有一特色，就是遍地都是灰鴿子，它們不怕人親近，旁若無人地覓食，一個日本小男孩在慷慨的撒米給鴿子吃，它們一邊吃，一邊嘰咕嘰咕的發出悅樂的聲響，我不能解釋到底是這聲音還是那靜穆的氣氛，令我感動得幾乎要掉眼淚。

離開廟宇後，我便往原路走去，鎮上有一家小吃店子是我慣去的，每一次我都往那處吃一盒鱔魚飯，店員溫文有禮，招呼週到，却從不肯收小費。鱔魚燒得香香的；再喝一兩口日本綠茶，在這寒冷的天氣中，會令人

特別覺得愜意。走的時候，店員會一面鞠躬，一面道謝，我在想人若常在有禮的氣氛中生活，性情總會變得和順些。

除了吃鰻魚飯之外，在成田小鎮內，我也總必往花店一行。

沒有到過日本以前，我從來不知道玫瑰可以如此堅挺，康乃馨可以如此有色澤，在香港，儘管你是一個惜花人，你也被迫只能碰到花店上常賣的幾款花兒而已。而成田花店內却有令你目不暇給的花，都是清新可喜的，不像香港花店內的花既貧乏，且還要黏上一層都市的汚氣。

那天我全神貫注的在賞花時，忽然發現店內的幾個日本女孩正在整理一大堆橙色黃色的罌粟花。罌粟花在圖片中倒見過不少，眞正的罌粟花我還是第一次遇見。當時我情不自禁的用英語對其中一個日本女孩說：是罌粟花？她聽了之後，就與別的女孩互相笑了起來，並且一面答道：是的，罌粟花。在她們令我莫名其妙却是歡樂的笑聲中，我看見那女孩突然拿起一大束罌粟花，用玻璃紙小心的包紮好，然後遞了給我。我慌忙的問她要多少錢，她說：不用錢的，這是送給你的禮物。我揮手表示不好意思收下，她就將花硬往我雙手塞過來，我高興得連忙用日語和英語說了幾聲謝謝，跟着差得不敢久留，拿着美麗的花就往街上跑。

天氣仍是很冷，我抱着花兒，很怕它們被風吹壞了，走着的時候，却又後悔不認清楚那送花給我的日本女孩，以便將來回送她禮物。一生中在香港逛花店不知多少次，却從沒有遇到這樣的美事。一直沒有忘記那成田的花店，還有那個令人懷戀的成田冬天。

一九八〇·四·廿七·香港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詩與散文（文藝手札）　泰　松
悼念叔父（散文）　凌　冰
山澗（散文）　沈仁康
時間時間（散文詩）　泰　松
人在紐約（散文）　夏　雲
霧中迴響想當年（隨筆）　田　文
貓帶來的信（小說）井上靖著　樹文譯
九峯山情（詩）　歐陽翎
黎寨留言（詩）　周良沛
音容宛在（詩）　歐外鷗
夜祭（小說）　東　瑞
在國外演唱中國歌曲的回憶（散文）　周文珊
古代女性美及其化粧（隨筆）　錢歌川

父親

新鳳霞

我家住在天津南市昇平後楊家柴廠，是個典型的貧民家庭。父親作小買賣，賣糖果、糖葫蘆等，母親是童養媳。父親比我母親大十五歲。母親生了七個孩子，全靠父親一人養活，我從小就嘗夠了過苦日子的滋味。

我父親兄弟三人，還有一個守寡的大姑母，父親排行第三。我的二伯父和大伯父都比我們家好過些。大伯父是中醫，還會算命，管人家的紅白事，過年過節還給人家寫對聯，雖掙錢不多，可是沒有孩子負担，只有一個後老伴，也不吃閒飯，給人家縫縫洗洗，伺候月子人等，因此他家日子好過。二伯父是京劇琴師拉大弦的，也會拉二胡、彈三弦等。二伯父精明能幹，二伯母去世，留下一個兒子。後來二伯父娶了同慶後班子的有名妓女，她自己開班子還買賣女孩子。二伯父自從娶了這位能幹的二娘，生活更好了，搬出我們的院子，一家單住。二伯父出來進去穿綢裹緞的，比我們家强多了。二伯父家買來的大女兒叫楊金香，唱京劇刀馬花旦，是個好演員。

我常常跟着金香大姐去戲院子，也學着唱戲，也跟他們一道練功，有時也能演上個小孩子什麼的角色。

我父親是個耿直人，不喜歡二伯父一家人，我去唱戲都是偷偷的去，因爲我從小常去二伯父家裏，受了大姐影響，也想長大了唱戲，當個好演員。父親非常忠厚善良，他從小學徒，學糖食手藝，能做各種糖食，如麻糖、糖粘子、糕點、糖葫蘆、炒紅菓、山楂糕、海棠蜜餞等等。因爲家裏負担重，父親離開了資本家，自己做糖葫蘆賣。

母親常常流淚，因爲父親身體不好，有肺病，又比母親大十五歲。母親常常爲了生活太貧苦而難過，跟父親吵嘴。我很小就懂事了，看見父親掙錢這麼困難，母親爲了父親掙錢少和他吵嘴，我就對母親說：「你別難過，我長大了掙錢養你。」

我從小就沒有看見父親坐下來休息過，永遠是忙忙碌碌地緊張勞動，他常常咳嗽，再加上兒女多，生活貧苦，他吐血了。父親吐了血還照樣爲這個窮家忙，天天出去做小買賣。

有一次，我父親一大早就上市賣貨，下了一整天大雪，父親晚上回來在大門口不住的咳嗽，我聽出是父親的聲音，趕快到門口去接父親，看見父親吐了一口血在雪地上，他趴下身去用手抓起，連血帶雪又送回口裏嚥下去了。他對着我擺着手說：「沒有事」。他認爲這就補上吐出的血了。他有病不吃藥，硬頂着。說：「吃藥太苦了。」可是後來我才知道父親不吃藥不是怕苦，而是吃不起。一次，母親得了月子的病，我給母親煎藥，父親在一邊說：「這藥是補身子的好藥，好好地煎。」煎好藥，母親吃了一半就吃不下去了。父親看見了，心疼地對我說：「可別倒掉哇！太可惜了！這可是好藥呢。」他端起碗來自己喝下去了。他說：「這可不能浪費掉了。」我看見心裏難過，父親有病捨不得花錢買藥，他何曾是怕藥苦，要不，怎麼把母親剩下的半碗藥吃下去了呢？但這不是治他的病的藥，這是治經血不調的婦科病藥哇！父親老實忠厚沒有文化，太無知了。他吃了這半碗藥後，對他的吐血病當然沒有好處。結果一天幾次大便，小便也多，身子更虛弱了。父親還囑咐我，不要跟別人說，怕人家笑話他。我非常心疼父親這個愚昧無知善良的勞苦人！我決心長大了一定要長本事，掙錢養活父親母親！

可憐的父親眞是刻苦儉省，我至今記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親叫我幫她給父親做一件半身長的對襟大棉襖。我十二歲就會做針線活了，雖是舊裏子舊面子，給絮了一層新棉花，這件棉襖父親去作買賣才肯穿，平時捨不得穿上。一

天下大雪才停，父親就要出門，我母親對他說：「風後暖，雪後寒，穿上棉襖去吧。」父親開始不肯穿，被我母親一勸穿上了，可一轉身又脫了，說：「去作買賣時再穿吧。」我母親生氣了：「看你這小氣勁兒！」他才又穿上了。父親這個可憐相兒招得我母親常罵他。

我父親去作買賣是到妓院賣糖葫蘆，晚上去，要深夜十二點多才回來，我和母親夜裏給父親等門，我們坐在炕上小炕桌煤油燈前做針線活兒，等着父親回來。有時我母親帶着弟弟妹妹們先睡一會兒，我一個人等着。這天我們正等着，聽見外面嗚嗚地刮着西北風，母親說：「聽聽這大風！虧得今天給你爸爸穿上了新棉襖，要不，多冷啊！」

我給父親等門。他總是一進胡同就咳一聲，我就聽出來是父親來了，就趕快跑去開門。這天父親連咳了幾聲，我耽心父親這麼心急是作買賣受了什麼氣了？我趕快跑出去開門，見父親雙手抱着肩，凍得直哆嗦，早晨穿出去的新棉襖沒有了，就穿着小破袄襖。怎麼回事啊？父親不容我說話，就逕直跑進了屋子，進了屋子一言不發，坐在炕邊上對着小煤球爐子烤火。母親一眼看見父親身上沒穿棉襖就急着問：「棉襖哪？」父親已經暖和過來了，才慢慢地說：「給了人了」。我母親急了：「你給了誰呀？這麼冷的天，冬不借棉衣，夏不借扇哪！」父親說是給了五兄弟了，就是我父親的把兄弟，我叫五叔。父親說，跟五叔一道在妓院作買賣，五叔看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子，被一個日本憲兵打罵侮辱，五叔氣恨不過，衝上去打抱了不平，救了那個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女孩子。那羣憲兵就反咬一口說五叔偷了他們的錢，抓他進了憲兵隊。

五叔爲人很好。常來我家，是個堅强的漢子。他三十幾歲，非常豪爽，直性子，常說：「人要有點骨氣，寧折不能彎哪！」父親說：「這次五叔打抱不平被憲兵隊抓走時，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袄襖。去坐牢哇！十冬臘月，進了憲兵隊九死一生啊！要受刑啊！」又對我說：「爲人要雪中送炭，不要錦上添花。」

我父親一個字不認識，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但他會講《三國》、《列國》、《隋唐傳》講俠客、義士，都是從聽書看戲中學來的。

父親把新棉襖給了人，母親本來很生氣；聽父親說完這些，母親嘆了一口氣，也不作聲了。

影電與書銷暢

川歌錢

一九七九年尾接到上海趙景深兄來信說，「一別四十四年，眞是長久的離別。記得你以味橄的筆名，寫了不少吸引讀者的隨筆。我編《現代文學》，你還投稿。」我當然也記得他當年在開明書店出版的《柴霍甫短篇小說全集》，精裝十多本，看去很是堂皇，令人欽佩不置。尤其記得他和北新書局的老闆李小峯的妹妹結婚時，我也被邀請去參加了婚宴。座上有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夏丏尊、章錫琛、徐調孚等人。我在一九三六年秋離開上海到英國去，也就離開了中國的文學界和出版界。那以後接踵而來的，就是八年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了。景深兄說的四十四年，就是從我出國那年算起的。到現在快到半個世紀，遠隔重洋，幸又獲得聯繫，自然彼此都有一段古好講呢。

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份雜誌上，讀到景深兄一篇短文：

從《楊門女將》談起，才眞使我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消除了。我已不再耽湎於古，而回復到今了。他在那文中說，「要有一種與影劇有關的小說，來幫助他們了解和提高興趣。還要有一種較好的歷史小說，來輔助他們對於影劇的理解。」他所說的不外是小說與影劇相輔相成，正是我在美國所看到的現象。如果一部小說拍成了電影，它一定會暢銷起來，不過暢銷的小說，並不一定是好的文學作品，更不一定是傳世的傑作。一般人的愛好，畢竟是和文學有很大的距離的。責難者不斷地抱怨，說暢銷書目只能代表普通的，甚至粗俗的趣味。

暢銷書這個名稱，是爲滿足一種要求才應運而生的。當時需要一個新的詞兒，來稱呼那些並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只是人們最喜歡的書籍，把社會上一般人所愛買和愛讀的書，記錄下來，加以分析，便可構成當時人的社會史的一部分。我們早有「曲高和寡」的一種說法，優秀的文學作品，懂得的人不多，常要待知己於百年之後，暢銷書是不能以文學眼光去衡量的，例如汽車大王福特的自傳，大家爭相購讀，並不是欣賞他的文章，而只是想知道他成功的秘訣，發財的途徑而已。

暢銷書一名的來源，據說是由於紐約一個書商，每天回家經過一個書報攤，他無心地問什麼是他們銷得最好的書（best-selling books），也許十本、八本，就是他們的暢銷書（best sellers）了。可是這個令人羨慕的名詞，便因此傳開來，現在出版家、電影製片者、電視節目人，把任何風行一時的書，都叫做暢銷書。

美國最早的暢銷書目，出現於一八九五年的文學刊物《讀書人》（The Bookman）上，指的是小說而已。到一九一二年《出版家週刊》（Publishers Weekly）也沿用了這個名稱，來概括文學作品和其他所有的出版物。現今的暢銷書目，只分小說(fiction)和非小說(nonfiction)兩大類。通常是非小說比小說銷得更好，總在一倍以上。這也可以反映一般讀者的傾向了。

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七十年代美國最暢銷的小說，有下列五種：

一、浦佐（Mario Puzo）寫的《教父》（The Godfather），一九六九年出版，銷售達一千三百五十萬册。

二、布拉迪（William P. Blatty）寫的《伏魔師》（The Exorcist），一九七一年出版，銷售達一千二百一十五萬册。

三、貝奇（Richard Back）寫的《天地一沙鷗》（Jo-

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一九七〇年出版，銷售達一千〇四十四萬册。

四、席格爾（Erich Segal）寫的《愛情故事》（Love Story），一九七〇年出版，銷售達一千〇二十一萬册。

五、彭奇雷（Peter Benchley）寫的《大白鯊》（Jaws），一九七四年出版，銷售達九百四十一萬册。

這五本小說爲什麼會銷售得這樣好的呢？那就是因爲電影的宣傳。書中的故事拍成電影之後，很是叫座，成爲家喻戶曉，看電影的人既多，看原著的人也跟着多了。現代的小說，不像古典名著，多半是拍成電影後才出名的。電影宣傳力量之大無以復加，原著的小說，無需廣告，也能不脛而走，暢銷起來。

上述這五種書決不是什麼文學的傑作，但也不是一無是處，除了娛樂價值而外，還是有它們的反映社會的作用。社會心理學家認爲七十年代，是「快樂主義」（hedonism），「自我中心」（me-ism）和「自我陶醉」（narcissism）的時代，而七十年代的暢銷書，正是反映這個時代的作品。《教父》和《大白鯊》，娛樂性高，是屬於快樂主義的範疇。而《伏魔師》、《天地一沙鷗》、和《愛情故事》，就是自我陶醉和逃避現實的表現。各書都有它的時代背景，不可抹煞。

關於新一代的美國青年，報紙上描寫得最好，我現在不妨引用一段如下：

許多美國的年輕人，找到了新的英雄，那就是他們自己。小說家渥爾夫（Thomas Wolfe），把這叫做「自我十年間」（Me Decade）。觀察家說，這種傾向有嚴重的社會影響，從離婚率的增高，參政興趣的降低，以及人際關係的漠不關心，感情淡薄，種種現象，就可以看得出來。

社會分析家用「新的自我陶醉」，來形容這種行爲舉止。根據他們的說法，自我陶醉的人覺得要和別人親近，是很難辦到的。因爲他們認爲別人的存在，僅僅是作爲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電視上經由廣告節目，首先傳達了這個消息。它告訴我們說，「你今天就該有一個機會呀。」於是，「爲我自己，我就得這樣做呀。」

小說家把這種社會傾向，加以描繪，電影又活生生地用實人實物的行爲，刻劃出來，自然要風靡一時，造成小說作品的暢銷了。

除了上述七十年代的五種暢銷書以外，在美國的文藝界，以戰爭爲主題而描寫的小說，拍成電影，搬上電視的，

亦復不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有三十五年了，大家對它逐漸遺忘，而越南戰爭又給了他們新的經驗，在現代美國人的頭腦中，戰爭的陰影是很深刻的，加以蘇聯的侵略野心，日益暴露，控制東歐之不足，魔手又伸到東南亞，更進還有攫取中東的趨勢，也許就是這個緣故，使人担心將要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小說家才把筆鋒一轉，來描寫過去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歷史上最長久的越南戰爭的慘痛經驗，以促使人們及時警覺。美國文藝界大家一窩蜂地，以戰爭作爲題材的傾向，可能就是由上述的動機而來的。

美國班頓圖書公司在一年多的時間內，竟出版了二十幾種有關戰爭的書籍，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一口氣就發行了十五種之多。電影方面也對戰爭片頒發奧斯卡金像獎，有家電影製片公司，竟投資三千五百萬美元，來攝製一部描寫越南戰爭的電影，諸如此類，就可以看出大家採取以戰爭爲題材的熱潮，電影滿座，小說暢銷，更是必然的結果了。

舅父俞平伯先生重刊青島紀遊詩謹以絕句記之

艾岩

津沽風日晒書薰，舊葉重翻海內欣。多少客塵棲
報架，明窗曾見筆如斤。

一角江山勸玉壺，十洲新趣借書模，膠東雲水添
空硯，抄得槐翁①筆墨租。

芸香春在越山青②，十葉精勤照筆耕，若悉秋兒③
能記錄，落花重慰老人星。

墜履遺簪忘海南，裁齊秋水玉爲函④渭陽春草皆
經雨，珍重郵鴻影二三。

①舅父室名曰古槐書屋，昔潘大臨催租敗興，舅父以筆墨爲租，半生清操，必無敗興之虞。

②外高祖父曲園老人名其著書之廬曰春在堂。

③秋兒爲余小名，昔年窻課，皆依舅氏教誨。

④去秋覓得紀游，欣喜過望，以此詩久佚，舅父又無存稿，亟爲繕寫寄呈。

雨

中申

1

幼年時每逢遇見下雨，
像遇見母親一樣親暱，
光着小小的身體奔跑，
在雨裏喊叫、蹦跳、嬉戲；
每滴雨都是一粒黃金，
這麼多，讓我怎麼拾取？

看着成人撐起了雨傘，
或是皺着眉穿上雨衣，
我不理解他們的心理，
雨多好，何必慌忙趨避！
爲什麼不也脫個精光，
來跟孩子們一同淋浴？

2

戀愛了，跟情人在一起，
我們喜歡清凉的小雨，
踏着郊外如茵的草地，
落雨了，一點也不焦急；
雨打濕了頭髮和睫毛，

雨潤濕了我們的笑語。

每一滴雨都是一個單詞，
不斷地重復着「我愛你」；
美的聲音啊美的雨滴，
每根雨都是一行詩句，
面前排列着無數詩行，
難怪宇宙間充滿詩意。

3

我的生活發生了變異，
心裏像塊乾涸的田地；
雨能夠淋濕我的衣履，
却不能落進我的心裏；
雨忽然變得平平淡淡，
失去了它往日的魅力。

我更害怕秋天的夜雨，
緩慢、單調，像人的淚滴；
像流着流不盡的淚水，
像發出無休止的嘆息；
聽着那怨訴直到天明，
哀愁也傳染了我自己。

4

然而我畢竟還是愛雨，
愛雨帶來的閃電、霹靂；
狂暴的雨冲刷着大地，
一切污垢都被它洗滌；
襟懷坦蕩者站出來吧，
萬物都該接受這洗禮！

大雨過後出現了虹霓，
像一條彩橋多麼美麗；
城市和鄉村容光煥發，
人們愉快地舒展雙臂，
潔靜的空氣吸進肺中，
全身增添了新的活力！

往事何須憶

——寄蒙田

歐外鷗

有朋友建議
說我有閒有時間
除了寫詩
寫寫回憶錄又何妨

二十年代過去了
三十年代過去了
四十年代過去了
五十年代過去了
六十年代過去了
七十年代也過去了
祇不過屈它六七個手指

古今多少事
長溝流月去無聲
過去便過去
烟消雲散如逝水

就算一場大火燎原
動地驚天
平息了亦無踪無影
地久天長無迹可尋

六七十年個人往事
何足道哉
爲功爲過爲是爲非
自己心知
同年人同代人亦知

無論歡樂
無論痛苦悲哀
俱往矣
不存在

回憶那些逝水逝烟
逝水逝烟在何處

白頭宮女話當年
當年又何在
話不話
當年事都不在
似水如烟
歐外鷗一個極端現實主義者存在主義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下午

巴蜀風情

雁翼

噴灌圖

大巴山，也許，你的熱情，
被禁錮的太久太久，
周身爆裂開許多許多的小口。
心靈的聖水噴向藍天，
像潔白、美麗的迎春花，
開滿了山前，也開滿了山後。

一九八〇年一月

川西平原

一切都是綠的，綠的令人心醉，
綠的麥苗在綠的田野排行列隊。
綠的竹林圍着綠的村舍，
綠的小河淌着綠的流水。
連空氣也是綠的顏色，
把蒼白的雲染成了碧玉，
也許，人的感情也是綠色的吧？
才把隆冬塗上一層濃綠，
你看，社員們笑瞇的眼睛裏，
也綠水盈盈，好像就要外溢……

一九八〇年一月

峨嵋山素描

快活的風在山崖戲花弄草，
憂鬱的雲在峯巒東走西飄，
小松鼠追趕着花翅膀小鳥，
在枝頭上表演着生命的活躍。
粗野而又大胆的小河水，
從千尺陡崖上向下猛跳。
也許，那是信男善女的靈魂吧？
在捨身崖上暴怒、呼嚎。
國外來的友人按動着心的快門，
把白的雲海、血的日出拍照。
而俏皮的毛猴，坐在杜鵑花旁，
捉跳蚤、喝啤酒、吃麵包……

一九八〇年二月

草堂內外

楠木林裏，有石桌竹椅，
荷花池旁，小鳥枝頭輕啼。
長廊西廂，各種花朵爭艷，
但最美的地方是牆外小溪，
荒草密，翠竹稠，
坐一坐準是枯葉滿衣。
可是，在溪裏的魚兒都知道，
這裏是最理想的風景區，
不然的話，那些青年男女，
爲什麼偏偏來這裏相聚，
而且，心情是那樣甜蜜，
而且，總是不願意離去。

一九八〇年一月

桂湖寄語

楊升庵走了，金刀銀槍銀押，
留下了這一林郁香的桂花，
陪着可憐的黃娥女，
思念着遠在天邊的他。
相思淚伴着桂花落，
像秋的毛毛雨，白天下夜裏也下，
落滿了一池桂湖水，
仍不見流放人回家。
五百年過去了，時代早變化，
湖水還沒有乾，爲什嗎？
莫非黃娥今仍在，
離別酸淚還在洒……

一九八〇年二月

大渡河呵

難道你生來就是這樣的秉性？
總是在峽谷裏左撞右衝，
抱一懷卵石，東投西拋，
喧鬧着，不會有片刻的安靜？
大渡河生氣了，拍擊着山壁，
吐訴着哀怨和抗爭：
「倘若有一條平坦的道路，
我會像小鹿一樣柔順、安靜。」

一九八〇年二月

長鋼之夜

在墨黑墨黑的夜幕上，
塗上淡淡的杏黃、濃濃的紫紅，
如萬朵鮮艷的牡丹花，
盛開在長城鋼廠的夜空。
於是，在古老的劍門山下，
出現了一片神奇的風景。
你看，連天河的星，
也落在花叢，變成了蜜蜂，
不過，它們不是採摘花粉，
而是陪伴那些種花的園丁。

一九八〇年二月

新景

巴蜀最美的風景在哪？
不在峨嵋，不在三峽；
從鄉村到工礦，
你訪問每一戶人家，
都會告訴你：人的心裏，
有過一次原子核爆炸。
把禁錮思想的大壩，
全都炸垮！
一條新的蜀水滾着激浪，
一座新的巴山花開如霞，
一個新的希望明淨如月，
在巴山蜀水間高掛……

一九八〇年二月

想像

（印度尼西亞）鄭遠安

當我一枝想像的筆
醮滿自己情感的色彩
揮洒一道繽紛的虹橋
碧空已是那麼地藍的藍的
碧空已是那麼地藍的藍的
我的筆帶着幾莖芳草的欣綠
靜躺在海隅頹坦的荒地
讓自己心中的浪花呵浪花
舐盡了種種的創傷舐盡
舐盡了種種的創傷舐盡
而我心靈中的燈塔
神態傲然的閃爍着光芒
猶如我這枝千斤担的筆
決然地把它移動在波濤上
決然地把它移動在波濤上
藍的碧空如是我的詩的境界
那我應有一個不着痕迹的超越
像一朵無根的流雲呵流雲
忘去斑爛斑爛的記憶忘去
忘去斑爛斑爛的記憶忘去

寄自雅加達

寄盲樂師

（新加坡）康靜城

瀑水滾滾
浪花迸開在千尺石崖上
飛流日夜不息
疲憊的盲樂師喲
你却長坐在此
在此遊人必經之處

手持一架古琵琶
雙脚夾起小鈸兒
混和着口中的聲聲低吟
彈唱一曲又一曲
陣陣悲愴　陣陣凄切
陪着風鳴水咽
在山林石岩間盪起

有人動着惻隱之心了
抛下一銖又一銖小錢
或許感到些微慰藉吧
那琵琶又再重重彈起
一段教人掉淚的調子
哦！盲樂師喲
若有重見天日的一刻
無須再爲貧病悲哀乞唱
對着瑰麗山川
你嫻熟的樂音
一定會比今天雄壯
一定會比今天動人！

一九七九年底於泰北瀑布

寫在戰爭時期的詩

（雪梨）古　弦

好像是憑弔

你躍入
當死亡躲在樹枝上用槍口瞄準
在戰壕裏舉頭仰視
你躍入

砲聲便跌在狼藉的脚印上
曾經是一個市鎮
如今所有的房屋皆被嚼碎
街道與荒地躺着一堆堆癱瘓
躺着斷足與鏽銬
躺着腐爛骨肉不止一次的死

躺着砲殼
躺着一種創傷等待一次降落
　一種希望等待一次染血的接濟
你
　躍入
這是一座被孤立的城等待解危
這是一條血路

白晝在地窖裏顫抖夜晚爬出來喝着自己的尿
你最豐富的一頓晚餐是一碗血水煮熟的粥

你躍入
用刺刀封鎖這空前的强暴

噢！戰士，你掉落的鋼盔
一如所有掉落的鋼盔
在荒涼的戰地唱着輓歌
你的名字將被昏迷在手術室中的夥伴讀出
在每次回顧

一九七二年七月於越南頭頓

那背槍的漢子

那背槍的漢子穿過黑的小路走到指揮部
背着燈光給自己的影子擺了許多姿勢
接着就點了一根煙
慢慢地燃燒着枯燥的一個鐘頭

那背槍的漢子無聊的踱着方步
從指揮部前面
一直繞到後面
才發現不見了自己非常戰士的影子

那背槍的漢子又走了回來
把臉仰着
一顆跌落的星便發現他的鋼盔上寫着：
NTQCA（註）

一九七二年七月於越南頭頓

註：NTQCA即一個孤獨的中國人越文縮寫

我看《城堡》

谷旭

對於卡夫卡，我的看法跟愛德蒙·威爾森E. Wilson很相似，甚至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威爾森的影響。威爾森把卡夫卡比做氣象學上的「布洛肯幽靈」Brocken Specter。他這麼寫道：

> 氣象學上有種神秘的現象，叫做「布洛肯幽靈」：霧裏現出了一個像人的影子，這個影子就在你身邊，頭上發出五彩的光輪，你會覺得這怪物可怕是可怕，但却離你遠得很。卡夫卡在現今的文學界就好像這個幽靈，威脅是有，但似乎顯得頗爲遙遠。（見《文學評論精選》中的《我看卡夫卡》）

卡夫卡是德語作家。他的作品在三十年代便被譯成英文。一九三〇年，他的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城堡》Das Sc—hloss的英譯本首次出版，但未引起英美文學界的注意。七年之後，他另一本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審判》Der Prozess的英譯本出版後，就受到熱烈歡迎，並且在文學界引起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後來他的作品不斷被譯成英文，使他在歐美文壇上聲譽與影響便與日俱增了。

美國詩人奧登W. H. Auden認爲卡夫卡「與我們時代的關係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亞、與歌德與他們時代的關

係。」（見《卡夫卡問題：K的尋求》二四八頁）

美國女作家奧茨把卡夫卡推許爲「本世紀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傳奇英雄和聖徒式的人物」（見論文集《新的天國，新的大地》二四八至二七六頁）。

威爾森比較冷靜，而且對卡夫卡的作品閱讀得較多，了解得更深。他沒有被狂熱的讚獎和輕率的貶斥所左右，持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寫道：

> 我雖然佩服卡夫卡生動地表現出混亂與墮落的世界的天才，但我絕不以爲卡夫卡是個偉大的作家，而且我也一直奇怪，爲什麼有那麼多人把他看成是個偉大的作家。
>
> 無疑問的，他的一些短篇作品是第一流的，可以跟果戈里或愛倫坡相媲美。這些短篇作品，同果戈里或愛倫坡的短篇一樣，都是寫實的惡夢，在具體的形象中，表現出神經質者的病態。至於卡夫卡的長篇小說，亦的確能夠表現出徒勞無益的奮鬥所含帶的喜劇感和悲劇感，它的成就足使「卡夫卡式的」這個字眼，流傳千古。但是《審判》與《城堡》二書並不是這樣了。儘管這兩本書被卡夫卡的崇拜者奉若聖書，但它其實是東補西綴而成的未完成的作品，未能把作者的原旨完全表現出來。

威爾森這一看法是對的。一個文學批評家決不能盲目追隨時尚，必有一套屬於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是閱讀了那個作家所有的作品，和一切有關這作家或作品的評論，再經過融會貫通，深思熟慮，才能以自己的意見爲經，以諸家之意爲緯，語則取長而棄短，事則擇精而芟蕪之後，鎔鑄而成的，絕非謬增臆見。威爾森就是一個這樣的文學批評家，對於他的意見，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的。尤其是他對卡夫卡的看法。

假如沒有記錯，我最早接觸到卡夫卡，應該是從《城堡》開始。那是五十年代初期，我對東歐，特別是舊俄的文學作品極有興趣，狂熱地閱讀着陀思妥也夫斯基、契訶夫、迦爾洵、庫普林和安特列夫。對於出生於奧匈帝國布拉格的猶太人卡夫卡是異常陌生的。

一位朋友送給我一部《城堡》，三十二開本，白報紙印刷，內文字體和印刷釘裝都顯得相當粗糙。我只是匆匆的翻過，沒有細看，所以連譯者的名字也忘了。不過可以肯定，在五十年代初期，卡夫卡的作品已經介紹到中國來了。

我認眞地閱讀卡夫卡的作品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了。我的日本朋友原田英次兄把幾本卡夫卡作品的日譯本寄給我。計有：高橋義孝譯的《蛻變》（日譯《變身》），前田敬作譯的《城堡》，原田義人譯的《審判》。都是新潮社出版的袖珍本。英次兄在一封信裏寫道：

「我建議你好好地讀讀卡夫卡的作品。初讀的時候，你可能不習慣，因爲他是一個最神經質的文學家，他用了很多怪異的象徵，使人讀來有一種難言的恐懼。有些時候，甚至會覺得他的思想非常混亂。不過，我建議你耐心地讀下去，你便會慢慢地發現了很多反常而又合理的東西，他合理地苦心安排了許多反常的情景，讓你看到一個夢魘般的世界，從而引起你的深思，引起你的警惕。

「我建議你耐心地讀讀卡夫卡的作品罷，最好是從他的短篇集《蛻變》讀起。」

英次兄是研究德國文學的，他介紹我讀過赫塞、磐爾、湯瑪斯·曼、恩斯特·勃洛克。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建議，耐心地讀了卡夫卡的《蛻變》。

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寫得實在太好了。讀他的《判決》時，感到那個宛似擁有無上權威、發號施令的判官一樣的父親，用一雙巨大而無形的手緊握住我的咽喉，迫我像他的兒子那樣跑去自殺。讀他的《蛻變》時，感到我自己也像小說中的主角薩摩札那樣，從夢中醒來時，竟發現自己變成了一條大蟲，給家人折磨死了。讀他的《流刑地》時，彷彿看到那個士官與旅行家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總之，讀他的短篇小說時，有一種等同身受的奇妙感覺，給它緊緊的抓住了！這對我來說，該是一種新的經驗，在這以前是從未有過的。

但在讀《城堡》時，便失去這種等同身受的感覺了，頓然覺得很難進入，未及終卷，就想將它放棄。我眞懷疑英次兄的鑒賞力。在這時候，我給英次兄寫了封信，在信中談到這個問題：

「老實說，卡夫卡的《城堡》，我實在讀不下去了。……鬆散、凌亂、費解，越讀越使我感到不安。它似乎在跟我玩着猜謎遊戲，而又不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綫索。有時幸運地猜着了，但猜到的只是一點點。有時却完全猜錯了，但却好像有很多地方猜得很對。

「……你知道，我不是個缺乏耐心的人，但我實在沒法把《城堡》這本小說讀完！」

終於，我把《城堡》放下了，讓它寂寞地躺在書橱內渡過了幾年漫長的日子。

再次拿出《城堡》來讀，已是七十年代的事了。

那時，台灣大量地出版了卡夫卡作品的中譯本。計有：

蛻變　金溟若譯　志文出版社出版

審判　黃書敬譯　志文出版社出版

絕食的藝術家　張先緒等譯　晨鐘出版社出版

城堡　熊仁譯　晨鐘出版社出版

卡夫卡情書選　馬春英譯　晨鐘出版社出版

卡夫卡格言與寓言　張伯權譯　楓城出版社出版

碰巧在這之前，我讀了好些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如初克果的《哲學小片》、尼采的《上帝之死》和《悲劇的誕生》、雅斯培的《存在哲學入門》、考夫曼的《存在主義哲學》。對存在主義哲學有了一點認識。並且也讀了沙特的小說《牆》和《嘔吐》，卡謬的小說《異鄉人》、《黑死病》和《薛西弗斯的神話》，領悟了他們所用的象徵手法，和在小說中所發揮的哲學思想。回頭再來讀卡夫卡的《城堡》，就像找到了一條鑰匙，打開了關閉着《城堡》的那道厚門，看到城堡裏邊的一點點東西。

讀書，有時是個艱苦摸索的過程，時而走着平坦的道路，時而走着羊腸小徑，時而走進榛莽叢生的山路，時而攀高，時而涉水。只有耐着性子走下去，才能找着一條通路。我讀《城堡》時所經歷的就是這種情形，也只有這樣才能眞正享受到讀書的樂趣。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　燈下

七屆青年文學獎評審結果
定期公佈並舉行多項文娛

第七屆青年文學獎徵文比賽的評審工作經已完滿結束，一年一度的文藝晚會暨頒獎典禮已定於七月十九日在香港大學陸祐堂舉行。

當日下午將先行舉辦「投稿者座談會」，屆時評判將會總結一下本屆各組來稿的質素，得獎名單將於當晚公佈，並同時頒獎。本屆獎品承蒙台灣著名雕刻家朱銘先生爲我們設計。

當晚尚有多項文娛表演，包括古箏演奏，中國現代民歌，意大利歌，默劇等，歡迎各界人士參加。詳情請電5-468414或12-625461諮詢。

校上兵騎

作那利摩・A・H（廷根阿）
譯昕李

我年青時已有沉默寡言的傾向，隨着年齡的增長，生活更驅使我一步一步走向孤獨。我認爲如果一個人不想讓自己的苦與樂成爲鬧劇，不想自己成爲丑角的話，就應保留自己的苦與樂，不過，有些人却寧願扮演丑角以容忍難以忍受的刺激。

我之所以選擇當兵是因爲我認爲最孤獨的生活莫過於兵營生活。在那裏，我們像僧侶一樣與世界脫節，但却缺乏一個可以供我們效忠的上帝，而且，軍紀在使人與人間保持距離方面比僧侶的靜默室還更有效。

我的意思是說，我不喜歡交際集會，在這些場合裏，

你總會以眞情流露作爲結束而破壞了一切，儘管開始時並非如此；我想指出的是，我現在要敍述的人與事却是屬於一些不受環境及其他人影響的類型。

從頭講起吧。首先我得說明我不得不出席這次集會的原因。這事與一個退休老同事的家庭有關，雖然現在我也退休了，但四分之一世紀以前，他是炮兵少將，而對我實在有恩。所以，那天晚上，我一改習慣，晚飯後就穿好衣服，朝他屋裏走去，他屋子離我家還是頗遠的。

天氣眞好，這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難得的眞正的春天天氣，當我走過林蔭小道時，空氣一片清香。

我也花了不少氣力才擠進屋裏，因爲這個時候來客最多，大廳進口擠滿了人。我首先向主人致意，然後回過頭來看看客人，原來都是些熟悉的朋友。我與這一個還剛談完，馬上就碰上另一個，就這樣一邊談一邊走，不久我竟到了後院。

那裏人很多，多數是炮兵，也有別的兵種，其中有一位步兵將軍，他的名字恕不奉告，因爲他與某一事件有關連。有人送來了酒，我却因多年戒酒，就用咖啡代替。多數人都愛喝酒，因爲在窮村僻壤駐軍時，只有喝酒與賭錢才能解悶，對這一點，不僅我能理解，就連他們帶來的那些呆滯的、庸俗的太太也能理解。

有些過去失了聯系的朋友互相詢問別後情況；另一些人則共同回憶當年兵營生活小故事，這些小故事一般人聽來雖然會覺得粗俗愚昧，但却注入了士兵的純眞感情。過了一會兒，一種强烈的憂鬱感——像潮濕空氣中的水氣一樣明顯——籠罩着每一個人。事實是這樣：雖然很少人穿上制服，但在互相交談之後，大家都了解對方的地位及軍階，於是，凝視自己手中的酒杯，大家都在考慮：大家年齡相同，才智相仿，而命運却有這般差別。我對他們的感受十分理解，就像他們親口對我說一樣，因爲，我又何嘗不爲自己婉惜呢？如果我不是在一九三〇年因事被迫退休，我現在又會是怎麼樣的高官厚祿呢？

正是在這樣的時刻裏我發現了他。他已經五十多歲了，但仍像年青人一樣窈窕，滿頭灰白頭髮，雖然手、頸較短，但行動瀟洒自如。他身體狀況如此良好，加上滿面笑容，我想他一定是屬於那一類軍官，他們一天不停練劍擊，爲的是想保持輕巧靈活的身段以討好女性，到頭來却使自己變得有點女性化了。不過，他還具有某種我不能描述的氣質，使我一時不能作出結論。

我發現了他：其他的人也發現了他，因爲在一片喃喃

低語的交談聲中，突然爆發一陣笑聲。大家轉身看到一群男女——他們在强忍笑聲——當中就站着滿面歡笑的他。有人想打聽歡笑的原因是什麼，知道的就馬上說了出來，於是又是一陣歡笑。

歡笑的浪潮還沒涌到我們這一邊，我們只在互相打聽他究竟是誰。我記得剛來時我碰上了他，他很熟落地問了我一些近況，我可認不得他，只好笑笑，聳聳肩頭，而他却毫不拘束地拍拍我的背部。其他的人也想不起他是誰，只有一位上校肯定曾經在某個團裏見過他，結果，我們對他還是一無所知。

這時，這位朋友的觀衆越來越多了，而我也趨前看個究竟。他現在做一種遊戲或試驗——他自己做得很好，其他人則竭力模仿——閉着嘴巴，只是通過鼻子說話，還要讓別人聽懂。忘掉了剛才的沉重心情，圍着他的人，一個接一個地進行嘗試。不久，整個院子都充滿了難聽的、奇異的鼻音。將軍也成了其中的一名，也許他認爲這是贏得一位上校的年青太太的芳心的一種手段吧。這一位專家還不時進行指導，從靠近他的那些人哈哈大笑的模樣看來，我可以肯定他所說的都是帶有猥褻性質的話。

有些人對此現象不滿就離開後院了，我也準備離開他們這一群時，他却走過來面對我說：

「你不覺得有趣，是嗎？」

在他的語調中，在他那挖苦的上翹嘴角中，在他那大大的灰色眼珠中，隱藏着責備甚至是威脅的成份。我瞪了他一會，然後不作回答就轉身離開了他這一群人到另一邊去。

第一個遊戲還沒有玩完，他又想出另一個來了。而奇怪的是，我雖然走開了，但他那金屬般的刺耳說話聲仍然吸引我的注意。新遊戲就是擺動耳朵，據說這是他在學校時學會的玩意。被觀衆包圍着，他開始擺動耳朵。最初是兩耳一道擺動，然後左耳單獨擺動，再後是右耳單獨擺動。後來就由他觀察模仿他的那些「學徒」了。

我記得當時他先盯住將軍，而將軍則竭盡全力拉動臉上的肌肉也無法使耳朵擺動，到頭來只引得上校夫人一陣笑聲。但是，最使我佩服的是（雖然不斷供應的酒起了作用），他不僅能控制了女性，甚至使到她們的丈夫也能容忍。

我對這樣的場面實在討厭極了，於是下決心不再理會他們。也正因爲這樣，所以後來發生的事我也只是到了後半截才覺察。

看來是他對一位騎兵軍官談到騎馬的事，似乎他說騎兵雖然有時遊行得很威風，實際上對騎馬一無所知。因爲在訓練期間，他們只學會怎樣跌下馬來，使他們十分害怕。然後又引導他談到騎師應如何幫助馬匹起跑。我也不知道情況是怎樣的，到頭來，在爭論中，他竟然使那位騎兵四脚爬在地上。

當我回過頭去看時，騎兵就這樣爬在地上，背上還騎上了另一個軍官充當騎師。那個人（他們現在說他是騎兵上校）在旁鼓勵他們，甚至還叫他們往前爬。到了這個時候，我也不得不笑了。

就在這時，主人的女兒，一位高高的，廿來歲的姑娘，在後院進口處出現了。當人們看到她時，都靜下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然而，那個扮演馬匹的軍官因爲低着頭沒看到她，仍然繼續爬行，背上還騎着人。姑娘臉色蒼白，兩眼又紅又腫，驚訝地看着他們。這是很自然的，因爲就在前面的房間裏，她的父親今早剛因血管栓塞而去世。

但那一位騎兵上校眞是個神經如鋼的人，他一點也不感到手足無措，相反，他趨前和她談話，說話的聲音如此低沉，實在難以聽出他說的是什麼。就像別的人一樣，我也很想知道他在說什麼，因爲我看到姑娘的表情在變，變得不那麼呆板，不那麼傷心了。當她抬頭看着他微微一笑時，大家都更驚奇了。而且，不久，他還令她走進院子和大家一道，輕輕鬆鬆地交談，這眞叫人難以置信，好像從那時起，她與死者的血肉聯系就不再存在似的。

如果我還繼續描述那個人如何控制在場的人，使自己成爲中心，那就沒有意思了。事實上他就是這樣做的。有些人退走了，但新的人又參加進去，雖然開始時他們會皺眉頭表示不快，但很快就變爲上校的俘虜了。

我爲什麼還留下來呢？我自己也說不上。整個過程令我反感，然而，我又感到有必要留下來觀察這種狡猾的人物，那就像禁果吸引人那樣的吸引我。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當我看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了，我決定離開，我向主人告辭後就走了。我突然發覺有人跟在我後面，我回頭一看，是他。

在半黑暗中，他看來很累了，但兩眼仍閃閃發亮。與這樣一個人作伴離開，實在令我不快，但也無可奈何。

我們一道走。街上空空，沒有行人。空氣一片陰冷，但他却說很熱，他脫下外衣，這時我嗅到一股濃濃的汗臭味，我估計是剛才他活動過度之故，但我只挪開一點，沒哼聲。

脫了衣服之後，他似乎仍渾身不舒服，他就像神經質的人那樣，老在扭動頭頸。而且，他又馬上拉下領帶，解開襯衣的鈕子。我故意不看他，因爲我認爲這個樣走路是很不成體統的。

從我們一踏上街道時起，他就不停地告訴我一些我記不大清楚的事，不過，他講的都是諷刺人類愚蠢的話，特別是針對剛才屋裏的客人，都是些故意氣我的話，而我只是作了一次回答。我回過頭來看着他說話時，眞的嚇了一跳，我也懷疑自己是否眞的看清楚了，他的臉眞是這樣黑嗎？臉上眞的有這麼多毛嗎？我甚至覺得他整個人也變得矮小了。事實上，我無法再看下去了。而他則還是繼續往下說。

他確實是把我氣夠了，雖然我沒有表示。突然間我聽到他問我要到哪裏去，我正在考慮該怎樣回答才能擺脫他時，一回頭，倒發現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停下來。大約五十碼外一部電車正在開過，他很可能已上了電車。我的視力不好，無法肯定他是否在車上，也許電車曾在我身旁駛過，只是我沒發覺吧了。於是我回到家裏，不過，那一晚却不能說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我上墳去參加葬禮，我爲死者感到難過，我又因好奇而想再次碰到上校，而且後一種心情竟然掩蓋了前者，我實在應感到難爲情的。

我在等候葬禮的人群中尋找他，在送葬的人群中尋找他，在禮拜堂做彌撒的人群中尋找他，但他不在。說實話，沒看到他，我也不感到奇怪。

使我奇怪的却是每當我向人問起他時，人們的那種異常的反應：他們瞪着我，似乎他們不知道我問的是誰；有些人只說了一、兩個我都聽不明白的詞，而這些人全都是在昨天晚上清清楚楚地見過他的。看來是這樣：提到他就會使人想起一些令人尷尬的事情，所以，他們就決定忘掉他，就當他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所以，我也就不再問了。

兩天之後，我因故去死者家裏。當我走進屋時，我嗅到一股刺鼻的汗臭，這可不是陌生的氣味。死者的女兒接待了我，帶我進一房間交談，突然間，她站了起來，異常疲倦的舉手抹額，走過去打開窗門。她一邊打開窗門，一邊問我是否嗅到一股難受的氣味，我承認之後，她則解釋這是由於屋裏鮮花太多之故。

就在這時，我分辨出來了：那根本不是花的問題，那就是那個上校脫掉外衣時所發出來的刺鼻的汗臭。不過，我沒有哼聲，只是對着姑娘點點頭。

夢醒，在醫院裏

陳不諱

阿榮剛剛做了一個夢。

夢裏，他成爲一個足球明星，在一場爭奪錦標的比賽中，個人連中三元，擊敗對手。賽後，他捧着獎杯，受到萬千球迷的狂熱擁戴，人們湧進球場，把他抬起來。他成爲大英雄。各報的記者圍着他採訪、拍照。離開球場的時候，受到球迷的夾道歡呼，不少球迷要求他簽名留念。這之後，幾間大球會的班主都競出高價來邀請他。……

好夢從來是短暫的。醒來之後，他立即記得自己是斷了脚，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一陣巨大的痛苦湧上心頭。

他想，自己這一生算是完了。

「你哭了？」一個關切的聲音在他耳畔響起。

阿榮側過頭去看看，發覺鄰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換了一個人。

「是不是脚很痛？」那人繼續問。「要不要請護士來給你打止痛針？」

阿榮搖搖頭。他不願意說話。

那人也不作聲。

阿榮不歇地嘆氣。

「年青人爲什麼要這末悲觀呢？」那人又說話了，這次，好像是對阿榮說，又好像是自言自語。「應該堅強起來。」

阿榮很不以爲然。

「你這是唱高調，」他對那人說。「你看，我還有什麼希望？」

「你說你的腿斷了？」那人問。

阿榮雙手交叉放在胸前，悶聲不響。

那人接着說：「腿斷了，駁好了，便可以再走路了，爲什麼沒有希望呢？」

阿榮沒有答腔。

那人又說：「腿斷了，不過是一件小事吧了。」

阿榮本來已經相當煩躁，這時再也壓抑不住，他憤怒地對那人叫道：「你不要說風涼話！如果我能夠走路，我一定先揍你一頓！」

阿榮這末一叫，却驚動了護士。

待護士離去後，那人說：「你誤會了，我不是說風涼話，我確是這樣想的！」

「你爲什麼不替我想想！」阿榮仍然是氣憤不已。

那人並沒有氣惱，他說：「那末你把你的情況跟我說一說，讓我替你想想。」

「話不投機半句多！」阿榮決絕地說。

「我們其實已談得不錯呀！」那人說。

「我們沒有共同語言！」阿榮說。

那人失笑道：「這末說，我們倒是敵人了！」

阿榮索性來個不理不睬。

「糟了，我的敵人成了啞巴了！」那人嘆息說。

阿榮還是按兵不動。

那人也沒再說話。

等待了十多分鐘，那人還是默聲不語，阿榮很想知道他是否睡了覺，於是掉過頭去偷看。

原來那人在津津有味地看書。

阿榮這個動作那人也發覺了，他高興地對阿榮說：「我以爲你睡了！」

阿榮連忙合上眼睛。

他想：這人好像一點病也沒有。

「喂，我眞的替你想過了，你聽不聽？」那人的聲音又傳過來了。

「有話就說，別婆婆媽媽地！」阿榮說。他張開了眼睛。

「我想，你的情況可能與別人不同！」那人說。

「當然與別人不同，」阿榮的說話來了。事實上，他早就按捺不住。

「你知道嗎？我這隻是食糊脚呀！」

「哦，你是踢足球的，打前鋒的！」那人說。

「你的反應眞快。」阿榮說。

「踢足球，就是要反應快，打前鋒反應快，射門的機會特別多。」那人說。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阿榮笑道。「你是球迷？」

那人也笑起來，但他沒有答阿榮，他說：「我們談得不錯，不能說沒有共同語言吧，但我連你的名字也不知道。我叫阿泰，你呢？」

「我叫阿榮。」阿榮爽快地答。

「我們可以化敵爲友吧？」阿泰說。

阿榮感觸地說：「球場上無父子。球場外是好朋友，球場上便變成死對頭了。敵人和朋友的界線其實也不十分清楚的。正如你和我，剛才是敵人，現在是朋友，說不定過幾分鐘又是敵人了！世事是很難說的！」

「我也給你說得糊塗起來了，」

阿泰說。「想不到你年紀輕輕，却有這末大的感觸啊！」

阿榮說：「瞧你老氣橫秋的，你多大？」

「二十五。」

「這樣，你不過比我大四年。」

「四年，一千四百多天，不少了！」

阿泰朗朗地說。「嗯，阿榮，你是幹什麼的？不是專職踢足球的吧？」

「我是想做職業球員的，想了許多年了。職業球員，幾千元月薪，萬千球迷的偶像。不過，談何容易呢？香港幾百萬人口，有多少職業球員？裏面還有不少是外來球員！講身材，我五呎十吋高，一百五十磅，甲組身材！我的技術也不差呀，在球場上浸了七、八年，如果有機會讓我在甲組踢半個球季，我準可以踢出個名堂來！不僅我有這個信心，我的隊友對我也有信心。」阿榮滔滔地說。

「你說你在球場上浸了七、八年，那末你不用做工嗎？」阿泰問。

「我家裏很窮。我常常想，只要我冒出頭來，一家人的生活便可以改善了！但爸爸常常罵我，罵我是波牛。他說，踢足球，鍛煉身體還可以，要踢到名利雙收，便是妄想了。我多在球場，少在工場，也不知因此丟了多少份工作了！我想，即使把身體練得像牛一樣又有什麼用？不是一樣要捱窮？」阿榮愈說愈激憤。「最痛苦的是，我得不到父母的諒解。他們甚至把我看成是敵人，一看見我便罵、罵、罵！他們愈罵，我愈拚命練。當時我也是太幼稚了！不過，後來，我確實得到一個很好的機會。唉，今後我也不再踢球了，我是踢不起來的了！」

阿榮很難過。

「其實你還可以踢球呀？」阿泰說。

「那個班主肯聘請我？要知道，我現在還是藉藉無名之輩，有的當紅的甲組球員，斷脚之後，雖然接駁好，但因爲心理威脅，起脚便處處慢了一步，班主這就搖頭了。我在斷脚之前也難以受到注意，現在斷了脚，肯定更加絕望的了！」阿榮傷感地說。「我現在可以說是一無所長了，眞是前路茫茫！」

「你太悲觀了！」阿泰說。

「到底你是不了解我的！」阿榮嘆道。「我有我的遭遇，你有你的遭遇，你不能夠體會我的心情，我和你說什麼也是話不投機的！」

「人與人的看法，很少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相同的多，不同的較少，便應該算是談得來的了。」阿泰說。「有的人是這樣看的，兩個人是否投機，主要看在大方面的看法是否相同，

小的不計較。」

「你在講大道理哩！」阿榮譏諷道。

「這不過是我個人的體會。」阿泰說。「好了，阿榮，你的脚是怎樣斷的？待會兒，我也說一個關於足球的故事給你聽。」

「我不想說太多了，」阿榮沉聲道。「我的脚是在球場上給踢斷的。那次，我第一次得到機會上陣踢甲組波，爲了希望引起班主的注意，我當然把力使盡了！隊友傳球給我，我正站在龍門口，週圍有對方的幾個守衛，我也管不了，拚命去踫球。對方有一個守衛也拚了命的攔截。他也是新人。這樣，我的脚便斷了。」

「到我講故事了。」阿泰說。

阿榮搖頭說：「你不要說了。足球，足球，我不想再聽到這兩個字。」

阿泰也搖搖頭：「你不僅悲觀，而且軟弱哩！呃，你不要動氣，我們擺事實，講道理。我給你說一個故事，這是某一個人的遭遇，聽完了，你也可以評評，這個人做得怎樣，好不好？嗯，這個人就叫做阿昌吧！」

阿榮沒有表示可否，他這時是拿不定主意。阿泰却沒有待他拿定主意，他清一清喉嚨，便有層有次，有板有眼的說開來了——

那不過是早晨五時，阿昌已經在趕路了。

他實在很累。怎能不累呢？這樣早便上路，是連續一星期的事了。

他是個普通的五金工人，白天要在工廠作繁重的勞動，晚上有時還要加班。

他是趕往球場。他很累，但很快樂。他不是因爲足球而快樂，他大大不像一些人，把足球作爲第一生命——嗯，我沒有說這有什麼不好。

他本來是不喜歡足球，甚至是害怕。這也沒有什麼不好，是不是？

詳細點說說吧，反正有許多時間。小時候，有一次，他和小學的同學一起去踢足球。那天是學校考完畢業試，大家像獲釋的囚徒一樣，高興極了。他是破例和同學們去踢足球，這也是他第一次在球場上踢眞正的足球。這是說，在窄巷橫街裏踢膠製足球的滋味，他是嘗試過的。

他原來不懂得踢足球的，人家叫他踢什麼位置他便踢什麼位置，根本無法選擇。他只求發洩。

球滾到脚下，他便拚盡全力的踢，不辨方向。隊友埋怨他，說他根本不是踢足球。他也不計較，只是很高興。

別人或許也是爲求發洩吧，總愛大力把球向他踢來。不同的是，別人是踢慣足球的，脚頭很勁。

他覺得，飛來的足球像炮彈。

他從來不知道，踢足球可以踢出這樣的勁道！他嚇得呆住了。到他可以掙扎的時候，足球已經「射」到了！「拍」的一聲，正中他的肩膀。

他整條臂膀都痠麻了。他想，幸好足球只是擊中我的臂膀，換了胸膛，或者是小腹，都不得了呀！

這時，他不需要發洩了。他不踢了，連忙退到一旁，無論同學怎樣叫他，他都不來了。

就是這樣，足球在他的腦海裏留下了一個可怕的印象。這個印象一直沒有改變，因爲他也再沒有踢足球了。

等不到學校公佈畢業試的結果，由於家庭困難，他便要輟學去當學徒了。當學徒，在某方面類似奴隸，處處受到束縛。即使有時閒，他也不會想到去踢足球。

那時候，他怎樣也想不到，在多年之後，他會在凌晨五時，趕往球場踢足球！

而且，他居然當上守門員。

隊友都叫他做「黃大仙」，他不介意，他也自封爲「世界上水平最低的守門員」。他十分願意「退位讓賢」，但隊友無人甘當這個位置。他們的球隊新組成，眞正懂得踢球的不多，跟人比賽，總是給人家的前鋒甚至中場球員練習射門，守門員要不歇地吃「波餅」。既然隊友們不當，一個球隊中總要有人守門的，阿昌便自告奮勇，當起「黃大仙」，大吃「波餅」了。

阿昌的球隊跟人家比賽，還是近日裏開始的。也是自那次比賽之後，球員們才一致認爲，要在早上練球。在這之前，他們也是有練球的，不過往往是利用中午飯後的一段短短的時間，在球場旁邊的小空地上轉轉，把球搓來搓去而已。球場常常有球隊比賽或練球。

阿昌也想了辦法。

球隊的隊員都是同廠的工友。阿昌用工廠的廢紙造了一些紙足球，讓工友——也是隊友——在間隙時間裏踢踢。雖然只是紙足球，隊友們也興致勃勃。

一次他們踢得興起，不斷把紙足球加重、加大，結果把一塊窗門玻璃「射」破了。

之後，他們便不能繼續在工廠裏踢紙球了。

他們很希望能夠在球場上踢球，大大脚脚地踢眞正的足球。

他們認爲，最好是在早上開工前踢。

只有比人家早到球場，才能佔得到場地。

早上六時，應該算早了，却又不算早。

球場的早晨，特別是足球場的早晨，是在凌晨四時許五時便開始了。

阿榮，你是踢足球的，這點，你是清楚的了。

足球場少，除了申請場紙之外，要取得練習的地方，便只有早點去，盡早去，六時去，五時半去，五時去，四時半去。

阿昌和球隊的兩三個隊員議定早點去球場，比其他隊友都要早一點。爲了讓其他隊友能夠多睡一點。阿昌他們的任務是在球場佔得地方，至少是一個龍門。

阿昌是球隊的發起人，也是負責人。上面說過，他也是守門員。

本來，他對足球是一竅不通的，而且，他害怕足球。

他設法學踢足球。他開始看電視轉播的足球比賽，他開始看報紙上的「波經」，他開始到球場實地觀看足球比賽。到球場看的比賽，有的是甲組比賽，要買門券，最廉價的也要五元，多看幾場，他便吃不消了；他較多看的，是在街場進行的比賽，那是不收費的，還可以站在鐵欄邊，看個清楚：人家到底是怎樣踢足球的。

當然，看和踢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看了一個時候，他似乎懂了一些，可是到踢的時候，又完全不懂了。

球例方面，他覺得不管是踢的時候還是看的時候，都是不好懂的。

他的隊友差不多都比他懂得多，他便常常向隊友請教。

對於足球，他漸漸沒有那末怕了。

一方面，也許是由於看多了，接觸多了；還有另一方面，是他切切實實感到，自己要這樣做，應該這樣做。後者，是主要的推動力。

一次閒談的時候，阿昌發覺，工友們雖然多數是年青的，表面上看起來也健康，但實際上許多都有病。阿昌也發覺，工友們在工餘時間裏，有的賭錢；有的不管上映什麼電影，只管往電影院裏鑽；有的整晚對着電視機，什麼節目都看；少數還上小舞廳胡混……

許多工友都感到無聊。

有的工友提議組個足球隊，許多工友表現出躍躍欲試的神色。因爲開工鈴打響了，他們沒有談下去。

阿昌是個有心人，他放在心裏。在一個機會裏，阿昌舊事重提，立刻得到工友們的響應。年青人沒有什麼顧慮，說幹就幹，齊心合力，一切困難統統給他們搬掉。

他們自印球衣，因此，他們快快樂樂的忙了許多個晚上。有空，他們便找個地方，談談球隊的問題。阿昌又提議，約同一行業的工人球隊比賽，大家都以爲很好，他們熱熱烈烈的商

量了幾個晚上，跟着是約賽、練習、研究，搞了兩個多星期，終於進行了比賽。球賽輸了，他們又總結原因，……這樣，他們便忙起來了，也精神起來了：有了運動，身體好了；有了寄托，心情也舒暢了。

阿昌累，但他累得甘心。累他不倒。

這個早上，他們約了另一支五金行業的工人球隊進行比賽。

阿昌想，這次我要踢得好一點了。守門員輕易輸，對隊友們的士氣是打擊很大的；既然我現在還是做守門員，就應該盡了自己的能力去改進，踢得好一點。這是球隊的需要啊！他想。

他買來一對啞鈴，自己進行加料練習——主要是負重跳躍。他以爲要加强自己的彈跳力。他住在一個小房子裏，幸好啞鈴只要有少少地方就可以練習的了。

他知道，這是急不來的，短時間的練習不可能帶來明顯的效果，但總有一點點好處。

開始比賽的時候，他一再鼓勵自己要打好這場比賽。

就在這場比賽中，發生了一宗嚴重意外事件。

在比賽開始的一段時間裏，阿昌確實有了進步表現，踢了十分鐘，仍然能夠力保不失。因此，隊友們個個士氣高昂，死纏爛打，寸土必爭。

阿昌很高興，他知道，只要球隊有一些進步的表現，隊友們就會繼續有勁頭，球隊便有希望了。

阿昌正在高興的時候，對方突然組織了一次快攻，射出一個非常漂亮的死角球。阿昌拚命躍高撲救。他不是怕輸。事實上，他從沒想過能夠贏這場球賽的。能不能救出這個球，他自己是完全沒有把握的，可是他不能不救，不能因爲難救便隨便了事。

阿昌是球隊的一名負責人，他當然是有責任感的，他常常要求隊友們做好；另一方面，隊友們的興致勃勃、認眞、努力，也反過來加强了阿昌的責任感。

事情往往是這樣的。

懷着無比的勇氣與決心，阿昌向着如炮彈般飛來的皮球直撲過去。

球給他救出來了。

他衝力太大，止不住去勢，兇猛地跟門柱相撞，他感到一陣劇痛。

他的一條腿斷了。

阿榮，他也是因爲踢足球而斷腿的哩！

「這個故事好聽嗎？」阿泰問阿榮。

阿榮一時答不上來，他只覺得這

個故事很新鮮。

「你這個故事是眞實的還是編造出來的？」阿榮反問。

正在這個時候，探病時間到了。

這一間是公立醫院，有個規定，每個病人每次只能接見兩個探病者。如果探病的人超過兩個，便要輪候了。

阿榮發覺，來探阿泰的人絡驛不絕。

探病時間過了，還有人要探阿泰。同時，阿榮也約莫知道了阿泰的眞正身份了。他本來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他只是太傷心，太消極，才對身邊的事情疏忽起來。

探病者都離去後，醫院裏又恢復了寧靜。

「阿泰，你把身上的被單掀起來給我看看！」阿榮請求道。

阿泰朗笑起來，道：「有什麼好看的。還是聽我把剛才的故事說完吧！阿昌斷脚之後，先由工友們送到一個著名的跌打醫師那裏治理。經過一個時期，已經有了很大好轉，工友們還是不放心，設法把他送進醫院調理。」

「阿昌很像你吧？」阿榮問，雙眼逼視着阿泰。

「阿昌是一個普通人，我也是一個普通人，這方面我們是相像的。阿榮，我跟你也相像呀！」阿泰說。

阿榮沉思起來。

阿泰沒有驚動阿榮，過了好一段時間，他才把一直握在手裏的一本書遞給阿榮，說：

「你也有興趣看吧？」

阿榮接過來看看，原來是一本介紹足球知識的書。

「你看？」阿榮問，他的目光閃爍不定。

「我還要學着幹哩，能夠幹什麼便幹什麼，多一個關心球隊的人總是一件好事吧！」阿泰深情地說。

接着，他出神地想着什麼。

阿榮看着他，也看得出神了！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七期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4

發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厦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 2.50

春山雨霽　（水墨畫）　黃來作

3 1761 11926531 2

上埃及舞（畫國）　楊之光

3119
6
3
7:no.7
980:July)
NADA_HK